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二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第一百五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2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和下午3时在
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M. J.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丹吞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元生
杨明良先生
冯增跃先生
胡小迪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明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诺斯拉蒂先生
莫哈马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默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哈尔福尤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安德森先生

特奕林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瑙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苏里科夫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埃夫多科欣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伦纳德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冈德森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康加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主席：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及其第150次全体会议开幕。

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轮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担任本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而我作为伊朗的代表荣幸地担任了这一职务。在真主的保佑下，我将按照《议事规则》并在尊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的帮助下，努力履行我的职责和义务，贾帕尔大使的意见是极为宝贵的。不用说，我需要全体成员的合作，因为我对自己的任务是相当陌生的。但是，我希望我们伊斯兰革命赋予我的诚挚的道德和精神将克服我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正式经历的种种不足之处，因为我相信，裁军事业需要坚强的关心人类前途的道德因素，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的话。

首先，我要感谢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感谢他在担任委员会主席期间作出的杰出贡献。他的才干和外交经验指导我们委员会经过了种种困难的讨论，而且对于我们大家筹备本届会议也是特别有益的。

我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欢迎首次作为代表团团长参加我们会议的各位新代表。我还要欢迎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女士再次参加我们的工作，她将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

我还要提到，主管联合国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乌斯季诺夫先生以及裁军中心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也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今年，我们开始委员会工作之际，裁军之船遇到的似乎是顶风，因此船员们必须更努力地工作，以便使这条船能把握住正确的航向而不卷入军备竞赛的逆流中去。那些心怀不测、道德败坏的人发明的凶恶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该使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一起防止全球性的浩劫。因为，在日益险恶的核屠杀的阴影笼罩下，我们无法作为有理智的人生活下去。

我来自一个我国正在为反对强加的和持续的侵略而战的地区。我们对可怕的战争创伤有着亲身的经历，并亲眼看到我们优秀的革命青年所作出的英勇牺牲。我们遭遇的苦难更加增强了我们对裁军这一崇高事业的信念，正如对我们的侵略所抱的政治和战略目标根本达不到一样，这证明战争是全然徒劳的。因此，我们认为有义务努力建立一个用来反对潜在的毁灭性的军备竞赛的国际机构，人类的形成并不是为了毁灭他自己。人类负有崇高的使命，但是，如果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

(主席)

发动战争最大能力的国家不放弃战争和战争工具的话，人类就不能完成其使命。这显然需要人类去重新发现其“存在之理由”的根本起源。

这已不再是哲学家们的梦想了。从政治上说，这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我希望，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将由人类的关注和利益以及裁军的信念来指导。

我现在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发言，他将为我们念联合国秘书长的祝词。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下面是联合国秘书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开幕式的祝词：

“当我第一次利用这个机会向裁军谈判委员会致祝词时，我是怀着极为不安的心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的。我不久前刚刚就职，我谨在此表示，我决心全力地、坚定地致力于裁军事业，并坚决支持你们所作的努力。五十年前的今天，国联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裁军会议。在那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提出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武装的和平不能保证不发生战争；二、军备竞赛本身就是相互畏惧和猜疑的根源，它会瓦解争取和平的斗志。

“今天，当委员会在世界公众对军备竞赛的致命危险表示普遍关切的情况下，召开1982年会议的时候，这两个前提仍然和五十年前一样恰当。然而对人类的危险却大大地增长了。军备竞赛积聚了大量的具有惊人毁灭作用的武器，核武器的存在已使努力争取裁军的任务变得特别紧迫。

“必须指出，赤裸裸的事实真相是：武库的现有水平同进行自卫的合理要求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这些武库竟如此庞大，如一旦投入使用，它们就会威胁人类的未来。另一事实是，愈来愈庞大的军备积累，极大地消耗了迫切需要用来减轻世界大多数人们所承受的贫困的资源。据估计，为整个人类提供一年必需品所需的资金比军备竞赛一个月的费用还要少。

“防止战争的问题的核心是裁军问题，但这个问题一直顽固地对抗着各种机构，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当然，裁军谈判要获得成功极为需要有利的国际气候。建立相互间的信任，纠正对他国军事实力和意图的错误看法，和平解决争端，采取核查措施，通过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来促进相互安全，甚至缩减南、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北之间的经济悬殊——所有这一切都和裁军的技术问题一样重要。

“世界决不能坐等理想形势的自然出现,然后再来采取裁军措施。裁军是不能通过对抗和谴责未实现的。军事优势的短暂的好处不可避免地会被由此引起的军备竞赛的长远的危害所抵销。我们应及早地认识到,各国和各族人民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他们共有的人性,也就是他们为争取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所共同担负的责任。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是在国际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候召开的。东西方之间在过去十年中煞费苦心才达成的,对稳定和平至关重要的谅解已被破坏。去年,螺旋形上升的军事开支在全世界又急剧增长。

“在国际事务的现阶段,迫切需要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取得可信的和实质性的进展。联合国正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届大会特别会议上,给裁军努力增加新的活力,并恢复在这一领域中取得进展的势头。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停止军备竞赛遏止走向对抗的趋势,裁军的努力就是非常必要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对核屠杀的前景日益感到震惊的人们将会密切注视着这届特别会议,在这一努力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人们普遍地对委员会正在拟定的综合裁军方案感兴趣。开始制订一项有计划、逐步发展和分阶段的裁军方案是重要的,它将为大会特别会议所作的努力奠定牢固的、令人鼓舞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缔结盼望已久的全面禁试条约。这将为进一步限制和最终消除核武器提供巨大的动力。这对加强不扩散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

“裁军谈判委员会、特别是核国家进行新的、持续的努力,以期在核裁军这一复杂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也是极端重要的。十分清楚,某些国家要比其他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希望大家对于最近大会通过的“防止核战争”的决议将提出建议和具体意见。

“目前,当国际局势仍然阴云密布的时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恢复了中程导弹的双边谈判,这标志着前进的一步。我希望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不久也即将恢复。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对整个国际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并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巨大的贡献。

“祝委员会的努力获得圆满成功。

主席：我感谢贾帕尔大使，并请他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我们对他重要祝词的赞赏。

同时，请允许我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第CD/231号文件，题为“1982年2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大会第36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的各项决议”。

我深为遗憾地宣布，维托里·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阁下于2月1日星期一逝世。

自1979年7月以来，蒙特泽莫洛大使一直是意大利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的常驻代表。直至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他一直是意大利的常驻代表。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诚挚的哀悼。

将在今天会议上发言的有墨西哥、荷兰、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代表。

我现在请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首先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历史上，我国所属的21国集团的成员——这一次是伊朗——再次主持了这个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年会的开幕会议。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此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并保证在你履行你的重要职责时给予充分的合作。我也想再次正式表示，对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尊敬的代表萨尼大使主持委员会1981年会议最后一个月工作的卓有成效的方式，我们深为赞赏。和你在开幕词中讲的一样，我国代表团也对新代表们表示欢迎，并如你刚才表示的那样，对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去世表示哀悼。

墨西哥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中首先发言，这已是多年来的老习惯了。今天我在首先发言时，首先想提及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即大会于1981年12月以138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的第36/83号决议。在这项决议中，国际社会最有代表性的机构联合国大会在满意地回顾了联合王国和荷兰已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成为《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一般称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后，还满意地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也已于1981年11月23日交存了批准书，成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因此，现在只剩下法国尚未批准，因为这份议定书只向四个对该条约确定的地理区范围内的领土担负“国际责任”的国家开放。

我选择这项决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正如你们所知，墨西哥政府荣幸地作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保存国政府，这一条约建立了至今唯一有可能建立的涉及人口密集地区的元核武器区。第二，我刚才提到的措施虽然是平常的措施，但却是委员会自去年8月21日结束其1981年会议以来唯一具体的裁军措施。

在大会根据其第一委员会提交的决议草案通过的其他许许多多裁军决议中，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36/97 I号决议肯定应占据优先的地位。关于这项决议，我认为值得提及两点，第一，决议是协商一致通过的，第二，在序言部分

大会

(1) 再次重申其1978年12月16日第33/91 C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a) 重申满意地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首脑于1977年发表的庄严宣告，其中他们宣告愿意努力达成协议，以便可以开始逐渐削减核武器的现有储存并且迈向这种武器的全面彻底销毁，以期世界上真正没有任何核武器；

(b)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三节所载《行动纲领》中最值得予以优先考虑的一项裁军措施就是缔结所谓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双边协定，随后两国应立即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便导致商定的战略武器的大量裁减和质量限制；

(c) 强调《行动纲领》中确认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负有特别责任。

去年12月通过的第36/97 I号决议并没有局限于重申我刚才念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是重要的；该决议进一步：

(2) 重申正如1979年12月11日第34/87 D号决议所述，同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关于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判原则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中的看法深信早日就进一步限制和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达成协议将有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确实，去年12月的决议还：

(3) 回顾其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宣布的：单凭现有武库中的核武器，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武器的增加，特别是核武器的增加，非但无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反而削弱国际安全；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持续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大会宣布裁军问题关系到世界一切人民的重大利益。

在去年12月的决议的执行部分中——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决议是协商一致通过的，也就是说这是在两个核超级大国完全赞成的情况下通过的——大会特别：

(1) 促请美国和苏联保证，“《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署后所开始的进程应予继续和巩固”；

(2) 同样明确地促请这两个国家“根据对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战略武器的大量裁减和重大质量限制达成协议”；

(3) 欢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根据1981年9月23日美国国务卿黑格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发表的联合声明，已于1981年11月30日在日内瓦展开关于核武器的谈判”，并深信“这一谈判将有助于增加稳定和国家安全”；

(4) 请两国政府“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7段和第114段的规定，便大会经常适当获悉它们谈判的结果”；以及

(5) 强调“双方需要自始至终地铭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该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感到极为失望的是，尽管墨西哥代表团和其他那些共同提出决议草案——即作为第A/C.1/36/L.42号文件提交给大会第一委员会的草案——的代表团同意在该草案中作重大更改，以便能使美苏两国接受此草案，使草案能协商一致通过，但现在有些人却主张，已经在这个城市中举行的关于中程核武器的谈判和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不管这些谈判仍然被称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从今以后被称为“裁减战略武器会谈”），也就是根据我刚才援引的决议的规定早该恢复或应该即将恢复的谈判，我再重复一下，有些人却主张这些谈判应该和国际生活中的其他事件“联系起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这种态度特别令人失望。必须承认，核超级大国的国际行为，无论是从一方或另一方或从双方来看，往往不能令人满意。显然，要接受我刚才提到的“联系”的论点，就意味着决不可能，或实际上决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裁军谈判。如果大家同意——正如不到两个月前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最近决议中再次强调申明的——双方必须“自始至终地铭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该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那么这种论点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各国在1978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申明的庄严宣言，这一论点与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政策显然就更为不相容了，各国的宣言是：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是同达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建立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以及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解而作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竞赛妨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不符合《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重主权、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不干预别国内政等原则。”

上述宣言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希望：两个核超级大国根据《最后文件》第27和第114段的规定必将向今年6月7日开始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报告，将会有不仅在中程核武器方面而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取得积极发展的消息。

另一个也和核裁军有关的项目是去年联大的议程项目之一，并且理所当然地一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占首位，我们相信它今年还将占居首位——这就是停止一切核武器的试爆问题。现在我想就此项目发表一些看法。

如同大会在其三十五届会议上所做的那样，大会在三十六届会议上也通过了两项有关这一项目的决议，即第36/84号和第36/85号决议。

后一个决议谨慎而明确地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将于1982年举行的会议初期的最高优先工作”。

无论是就这一问题的背景还是就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来说，墨西哥代表团有幸提议通过的前一项决议毫无疑问是更为明确和更为全面的。

在序言部分，决议显然是为了突出这些对于正确估计这个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事实，因而回顾到，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已经审议了不止25年；大会就此通过了40多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项决议；大会曾在七个不同的场合最强烈地谴责核武器试验；不论在核查问题上存在何种歧见，均无任何正当理由拖延缔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如果考虑到现有的核查手段以及关于这个问题一切方面所进行的详尽的技术和科学研究，可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项政治决定；作为部分禁试条约保存国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几乎在二十年前就在该《条约》中承诺努力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又明确重申了这项承诺。

在决议序言部分，大会还回顾其1980年12月12日第35/145A号决议，其中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委员会于1981年举行的会议开始阶段设立一个专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展开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并惋惜地指出，如委员会在那年的报告中第44段所述，由于两个核武器国家的消极态度，未能对此项要求作出反映”。

在决议的执行部分，大会除了吁请《莫斯科条约》的保存国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暂停试验外，还特别重申对于核武器试验仍然在“违反绝大多数会员国意愿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一事再次深表关切；重申其信念：多年努力而未能取得成果的这项条约“构成顺利防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将对核裁军作出贡献”；并再次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国”；

“(a) 铭记着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条规不应被用来妨碍设立一个有效履行委员会任务的附属机构；

(b) 支持委员会于1982年会议开始阶段设立一个开始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

(c) 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委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的条约案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当我们开始实质性工作的时候，我们应忠实地争取实现的正是大会提出的这三项要求或建议。应该回顾的是，1981年7月30日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瑞典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团提出一份工作文件(CD/204)，其中建议，如果“在委员会1982年会议——即今天开始的这届会议——开始召开时仍未能实现21国集团反复提出的要求，即设立一个讨论“核禁试”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该工作文件所载有的建议就应由本谈判机构在全体会议上正式审议。该文件的建议即对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第25条作下列补充规定：

“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规定不应被用来阻碍为了有效地发挥委员会的作用而按照第23条规定设立附属机构。”

我国代表团谨希望，我们将没有要求助于议事规则的这一修改，以防止把联合国安理会中经常出现的滥用否决权的现象搬进这个多边的裁军谈判机构中来，后者的性质与前者是根本不相同的。

按照《最后文件》的条款，核武器是占最重要优先地位的问题，而按照同一文件，仅次于它的优先问题就是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化学武器，即文件中唯一具体提到的这类武器。

正如对禁试问题一样，大会对此通过了两项补充性决议，第36/96A号和第36/96B号关于“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的决议。综合这两项决议的内容，大会显然希望明确而清楚地：

重申“所有国家必须严格遵守《日内瓦议定书》的原则和目标”，并重申所有国家必须加入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公约；

还重申需要“尽早制订和缔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吁请美国和苏联“尽早恢复关于这一问题的双边谈判”，并“将其联合倡议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还吁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还应该指出，看来大会希望强调它对另一项呼吁的重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说来，这项呼吁应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对委员会本身的呼吁。关于所建议的消除化学武器条约的问题，大会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1982年的会议开始时，作为高度优先事项，继续就此一多边公约进行谈判，谈判时要考虑到一切现有提案和今后的倡议，并特别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重新设立一个任务规定经适当修正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委员会能尽早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我国代表认为，本谈判机构有不可逃避的责任重视大会的这一呼吁，这一呼吁在这两项通过的决议中以相同的文字出现。事实上，第36/96A号决议是在不少于147票赞成、零票反对以及1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

我刚才匆匆回顾的六项决议仅占去年12月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关于裁军问题通过的大量决议的八分之一。想在这里不管如何粗略地审议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不适当的。但是我想指出，这些决议中的某些决议，比如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决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值得就此发表一整篇发言。我希望，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开始审议这个项目时，我将能作这样一篇发言。在结束我今天发言的时候，我只想再就“世界裁军运动”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补充几点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会以143票赞成、零票反对以及只有两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第36/92C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在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报告中的内容，并推荐其结论后，请秘书长将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报告和各国政府的意见送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便大会庄严开展裁军运动。决议明确地指出，开展裁军运动的一个主要行动应该是在特别会议的最初阶段、当各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各国外交部长都在纽约之际举行一次“认捐会议”，我们希望，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外长将出席那次特别会议，正象1978年第一次特别联大时那样。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我只想回顾一下我在此地和纽约经常讲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说我们相信，正在临近的特别会议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案》的进展情况。这就增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责任，第一届特别联大赋予本委员会拟订该《方案》草案的任务。正如大家知道的，委员会正努力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中草拟一份《方案》的草案，该小组至今已举行了47次会议：1980年共10次，1981年共24次，今年已举行了12次。我还想重复一些去年10月我在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开始时讲的话，我当时冒昧地提出我国代表团认为《方案》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即忠实地反映1978年《最后文件》第109段明确规定的方针，以及不应载有任何在文字上和精神上可被解释为从《最后文件》倒退的条款。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理查德·费因（荷兰）：主席先生，荷兰代表团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期间第一个月的会议主席。您将在这一职务中负起重大的责任。我们谨向您保证，荷兰代表团愿意在促进我们共同事业中同您全力合作，并祝愿您成功。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您一起为我们的好朋友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去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哀悼。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会议开始之时，我今天要在发言中先讲几点一般性的意见，谈谈我们工作的性质和职责。然后我将指出我们所认为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会议期间的主要工作。

但我首先不得不发表一点政治方面的意见。本谈判机构多次遵循并从来没有认为可以违反的是，裁军谈判对总的政治气候十分敏感是由性质本身决定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各会员国的安全利益。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人们也许可以在其他一些国际论坛中使自己置身于国际动乱之外，但在裁军谈判中就办不到。指出这点之后，我还应该说明，在另外一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机构并不适合于具体处理各种国际危机，尽管它们在世界各地不幸地经常发生。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我们的工作进展就会比现在还要小得多——不幸的是现况就是如此，我们也没法把我们的事业做好。

今天，正是经过这样反复权衡之后，我要在这里指出，我国政府对波兰的严重事态发展深感痛心，强迫实行军事管制法，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公民的基本自由遭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到压制，这一切都明显地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此外，如果某一军事大国一再为了它自身安全的假想利益，认为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的邻国，这就不能不对包括裁军谈判在内的广泛国际关系领域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人们从这种行径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归根结底，这个军事大国同邻国关系中最终和压倒一切的因素是，它本国的安全利益是建筑在损害别国的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现在我愿意就现存的和与我们有关的多边裁军机构，即一方面是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另一方面是纽约的联大第一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发表几点看法。

我们这些去年参加过大会的人都知道，第一委员会又通过了越来越多的决议，尤其是关于裁军方面的决议。而我们这些从事裁军工作，或至少是从事联合国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人都会记得，第一委员会并不总是那样有成效的，至少是如果你以决议的数字作为衡量成效标准的话。假如我们追溯过去，追溯到二十年前——第十五届大会，你将发现，第一委员会那时只通过了五个决议，每个决议只有二或三段前言部分和少数几段执行部分。这些决议中的每一个都经过几个星期的协商，决议的每句话都经过仔细推敲。正因为这样，这些决议受到全体成员国的重视。十年以后，也就是在1969年的第二十四届大会上，大会通过的决议增加到九个，它们的篇幅也大大增加了。去年大会通过了不下四十八个以裁军为题目的决议，其中前言部分和执行部分共达623段。

我刚才讲的，以及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提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不瞒你们说，我并不认为这种发展是积极的。使我更不以为然的是，去年大会顺利地通过的决议中，有些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些决议是宣传性的，甚而是不怀好意的。有的我觉得还相当愚蠢。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很好地记住，人们指望它成为一个认真的谈判机构，而不要因为大会的这个或那个决议有多数国家同意，就认为这些建议必然有利于真正裁军。但是，无论如何，荷兰代表团将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项决议就象我们认为它被提出来是认真的。在这里我只能表示，希望第一委员会设法以更加负责的态度行事，不要再象它近未不幸形成的习惯那样不负责任。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对纽约的第一委员会发表这些意见之后，我应该公正地指出，就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作风而言，不能认为这个机构本身已无懈可击。我们不时看到本委员会有一种趋势，那就是想把这一协商机构当作另一种进行宣讲的论坛。我们还不幸看到，这里有着日益增长的趋势，就是运用某种策略手段，有时是欺骗手段来妨碍工作的进展。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还能够说，这里也存在着某种非常认真地试图改进我们工作方法和程序的愿望。

在这方面，我愿意回忆去年我们对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所进行的有益讨论。经过考虑，我们认为，理想的做法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全年举行会议，把会议分成三或四个阶段，休会期间进行研究和评议等工作。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全年开会，代表团里就可以配备谈判专家，他们就能不受别处审议工作的干扰。按目前的体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负责进行谈判的人，还被指派到诸如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大会第一委员会等审议机构去评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结果，实际上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使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能力受到损害。本来可以用来进行谈判的宝贵时间无谓地赔进纯属审议性质的会议去了。

因此，我们建议，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提高工作机构的效率问题上得出结论。工作实践和组织机构两方面都有理由要求由裁军谈判委员会自己进行整顿，而不应当把这项工作交给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

我们主张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以指导委员会，即管理委员会的职权，在它的领导下，设立长期的或永久性的工作小组进行工作。这些工作小组具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它们可以制订自己的计划并设立附属机构。这些工作小组应该有个固定的主席，一个中等规模的办公机构，不应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会员承担参加每个工作小组的义务。与此同时，应允许非会员国但对某一议题感兴趣的国家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这种安排对解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员资格问题会有很大帮助。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处要增加专家人数。看来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必要象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和裁军委员会会议一度做过的那样，再次招聘一个译员和速记员的班子。这样逐字记录就可以较快地搞出来，代表团就没有必要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进行认真谈判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时应拨给附加费用，我认为这笔费用可由本委员会的会员国分摊。工作小组可以定期或遵照要求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报告。裁军谈判委员会此时可以评议工作成果并在适当场合给予工作小组以进一步的指导。与此同时，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指导委员会可以放手地象清理事务所那样去应付政治紧张局势，这样工作小组就可以不直接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认识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组织机构的改进本身并不能保证取得更好的工作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目前规定每个工作小组每周一次例会的制度有严重缺陷。这一制度的缺点之一，是它并没有考虑到，有的议题在各个不同的谈判阶段比别的议题可能更加消磨时间。

现在我要谈发言的第二部分，其中我将概括说明荷兰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工作计划的态度，我应当欢迎美苏两国关于中程核武器问题的双边谈判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否则，我就没有尽到责任。我们认为，美苏两国之间尽快恢复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双边谈判也同样重要，因为核武器的大量削减是走向核裁军的重要步骤。荷兰政府强烈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些谈判将会出现较好的前景。我们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未能生效一事始终深表惋惜。因此，我们现在更加希望，我刚才提及的两项新的谈判，将为这两个有关国家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军备管制谈判奠定基础。我们强烈敦促美国和苏联把它们共同努力扩大到其他同样极端重要的领域，例如，首先，关于全面禁试问题，在这方面，人们要求恢复包括英国在内的三边谈判；其次，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问题；和第三，关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春季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用来保证成功地为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做好准备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把优先地位放在实事求是地开始讨论全面禁试问题，这也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优先项目。把重点放在全面禁试的理由已毋庸赘述，因为我们已经在许多场合反复阐明，我们希望逐步削弱核武器的作用。在这方面，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会作出重大贡献，有助于制止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和横向扩散。事实上，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就是对如何掌握核军备竞赛的许多非常错综复杂的方面的一个具体而实际的示范。要求在短期内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另一个迫切的原因是，如果不搞全面禁试，就不可能维持一个非歧视性的和可信的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不扩散制度。

荷兰代表团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就全面禁试问题进行认真的和建设性的谈判，但是我们担心人们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兴趣事实上已经逐渐减退。荷兰政府深感忧虑的是，人们经常地，从各个方面对签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意义一直在提出疑问或者予以贬低。

我们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和问题的迫切性都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并赋予有意义的工作任务。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方面所起的作用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条约能获得——它应该获得——最广泛的国际支持和拥护。我们不仅认为有必要在全面禁试条约中规定适当的核查措施，而且我们深信，适当的核查是可行的。至于技术上的困难，我们相信，特别是有了荷兰也参加的地震活动科学专家在特设工作小组中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经验，都是可以克服的。我要提醒大家，这个小组在设计一个全球核查系统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人们要求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努力，包括地震系统的全面检查，继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在全面禁试条约范围内制定行政性组织的时机也已成熟。

全面禁试条约的必然结果是签订一项所谓的“停产”协议，该协议规定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物质。这也是遏制核军备竞赛的一个有效步骤。我们不是不知道所涉及的核查问题，但是停产是少数几种有效核军备管制措施的一种，这些措施国际核查系统已原则上制定出来，那就是：核保障制度。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合乎逻辑的。

理所当然，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应该重新成立。荷兰代表团同其他一些代表团一样，都认为去年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能干的瑞典大使利德戈尔德的领导下，已接近完成它的工作任务。因此，我们迫切希望，现在就可以商定一项新的任务，授权特设工作小组，作为优先项目，制订一项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

特设工作小组在讨论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之后，还必须深入讨论公约的核查条款。我们认为，核查应成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个系统同有意义的范围和合理数量的保护措施一起，要比维持化学武器的选择使用，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民族安全。没有适当的核查，各国就不会相信公约规定的条款会得到遵守。我们以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前讲过，经过反复考虑，我们认为在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国家的和国际的核查是相互补充的。总之，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武器系统现成的和大量存在的武器。

去年夏季会议结束时，在1981年8月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43次会议上，我曾荣幸地向大家提出过关于在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的协商和合作，核查措施和申诉程序的CD/203号文件。这个文件为一个合情合理的、然而有效的核查制度拟定了详尽的提纲，在拟订过程中还专门考虑了各种具体需要。请允许我简单地重述我们提案中的主要特点：

- 协商、合作、核查和申诉不是个别对待的，而是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系统的组成单位。
- 因此，国家和国际核查是相互联系的。
- 要求成立各国的国家执行机构。
- 国家执行机构将特别同即将成立的协商委员会紧密配合协同工作。
- 协商委员会应长期监督已公布的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和转用为被准许的用途。
- 协商委员会必须通过长期的现场视察对销毁和转用进行监督。
- 协商委员会通过不定期的现场视察，定期检查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的生产不超过规定的数量。
- 为了增加信任，协商委员会应不定期对各缔约国的设施进行视察，将通过抽签指定的办法定期进行。
- 协商委员会应有权调查关于被指控为在遵守公约方面态度不明或指控为违反公约的事实。
- 在进行这种调查时，协商委员会只有在同有关缔约国协商后才能进行。如果该缔约国不同意现场视察，它必须作出适当解释。
- 本公约每个缔约国可以使用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 可向安理会提出申诉。本公约每个缔约国在安理会可能发起任何调查时，予以合作。

鉴于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去年的活动成果，和巴基斯坦提出的第36/95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号大会决议获得极其广泛的支持，荷兰代表团当然赞成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的重新成立。去年我们对安理会的决议提出一个标准“共同方案”，它包括了各核武器国家正式声明中的共同点，受到积极的重视，对此，我们确实感到高兴和鼓舞。但是，看来特设工作小组去年确是按照我们要求的程度来处理了各项问题的，而现在皮球主要还在核武器国家的手里。因此，我们要求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共同努力，使它们各自的消极安全保证更加接近并尽可能地相互协调。如各有关核武器国家不进行共同努力，我们就看不到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有任何进一步开展工作的余地。这样，工作小组也就会多少处于袖手旁观状态。

在第三十六届联大期间，荷兰代表团遵照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有关条款的规定，曾为通过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议草案积极工作。大会决定把这个重要问题委托给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对这一复杂而又颇为敏感的问题采取两阶段处理的办法。第一阶段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春季会议期间，可制定一个摸底计划，目的是把所有可能突然出现的问题列出一个目录。为达到这个目的，各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并递交工作文件之后，最好能同专家们举行一系列非正式会议。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大约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夏季会议期间，这时可以采取其他适当行动，如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有关所谓放射性武器方面的进展并不能说服我们去改变我们在1970年第CCD/291号工作文件中所表明态度，当时我们会断言：“根据现有情报判断，放射性武器作战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看来不会有多大实际意义，或者甚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们基本同意瑞典大使利德戈尔德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4月7日第122次会议上发言中的精辟分析。我们赞赏瑞典试图加强本来参数极小的放射性武器公约草案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荷兰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7月14日第137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对原来瑞典的提案略加修正的方案。

不论重新成立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结果如何，荷兰代表团不会仅仅为了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上拿出成果，就热衷于帮忙弄出一个公约。如果要拟订放射性武器公约，那就应该是一个有实质性内容的，特别要对袭击高辐射强度民用核能设施所引起的放射性物质的扩散能提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出有效的禁止办法。

我们相信，按照我刚才提出的方针，执行本年度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计划所需要的组织安排不会遇到程序上的困难。总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成立特设工作小组和给这些小组选择主席时，可以依靠过去几年所取得的经验。我早先发表的、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最理想的工作结构的意见，不是针对眼前的紧急任务的。看来，最好的程序是遵循我们去年采取的行动方针，同时齐头并进，为今后商定一个较好的工作结构。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将是综合裁军方案。裁军谈判委员会已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负责准备这个综合方案。荷兰代表团支持第 CD/205 号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办法，这个文件是去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代表一批西方代表团提出的。也许我可以对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个人意见。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相信综合裁军方案能对裁军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当然，国际社会能制定优先次序和目标，并确立原则，如同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所做的那样，这个文件我们仍然赞成和拥护。我承认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过程中存在着阶段，但是，我的意见是，人们不应从这些阶段同时间的关系来认识它们的意义，而应从这些阶段同对现有安全安排的广泛信任或不信任的程度的关系来认识它们的意义。

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全面的标准可以用来选择一套适合于某一特定阶段的军备管制措施——不论它们是怎样地重要——如果不能认真理解关系到同某一特定安全环境有关的军备的重要性的话。鉴于这种情况，提出模糊不清的种种界限，看来对整个事业的信用似乎毫无用处甚至有害。军备管制和裁军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极大的热忱，在这方面，只能一步一步地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才能获得结果。显然，在着手协商某些军备管制措施时，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必须采用，那就是对拟订中的协议条款遵守情况的可核查性。这种现实的做法有助于建立信任，如果不是经常不断地培养信任，寻求促进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计划就不能取得进展，这个计划要求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给予认真的对待。

(理查德·费因先生，荷兰)

换言之，对荷兰来说，一致通过的第一次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所包括的行动纲领，仍然是未来行动的指南。要使综合裁军方案具有意义，就一定要尽可能严格地遵循最后文件的行动纲领。但是我们不准备把在综合裁军方案上达成一致的~~程度~~作为衡量军备管制工作上所取得成就的一般标准，以及作为衡量第二次联大特别裁军会议取得成就的特殊标准。军备管制是此时此地的问题，特别是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详细的，往往是艰苦的谈判来进行的工作。

无论综合裁军方案的进展情况如何，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次联大特别会议的成就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放弃肤浅的和不切实际的提案，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有效和可核查的军备管制措施的认真谈判以加强安全与稳定。

最后我愿意谈几点我个人的问题。现在距我参加当时称作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时间已经四年了。在这四年中，我被授权在日内瓦和纽约为我国致力于促进军备管制和裁军工作。不久，我就要离开日内瓦，也许不是永久的，但至少暂时要离开，不再担任荷兰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在接替我职务的弗朗斯·范唐吉大使到达之前，估计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将由瓦根马克尔斯先生代理。四年来，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大会秘书处的同事们给予我的友谊和合作，我将铭记在心并深表感激。当我提到我的同事时，我不仅是指那些来自我们盟国的同事，也包括那些属于别的盟国的同事，以及不属于任何同盟的同事。个人的尊重、敬佩和友谊与有时要使我们吵吵架的官方关系并存，这也许是在本委员会工作中最令人满意和深受鼓舞的现象之一。祝愿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荷兰代表在他发言中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瑞典代表团就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这一崇高重要的职务表示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我向您保证，瑞典代表团将在您担任主席期间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愿感谢您对我所说的一番友好的欢迎词。而且，我还要向在1981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后期有效地履行了职责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表达瑞典代表团的谢意。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主席先生，瑞典代表团愿和您同声欢迎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新的代表团团长，并和你一起对意大利代表团团长的逝世表示哀悼。同您一样，我们也极为赞赏荷兰的费因大使在任荷兰代表团团长四年期间的合作。我认为，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有着极好的合作关系，为此我愿向他表示感谢，并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

1978年1月31日，即联合国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前的四个月，我在裁军委员会会议发言时特别讲了下面的话：

“在本届会议期间，裁军委员会会议将面临它16年历史中最大的挑战。正以忧虑和急切的心情盼望着多年来为裁军所作的努力能产生决定性结果，外部世界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个谈判机构呢？是否会把我们看成根本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的一帮游手好闲的清谈者呢？我们是否已设法使本机构以外的世界看到了那些责成我们去解决的问题之复杂性，以及我们在寻求解决办法时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严重障碍呢？外部世界是怀疑还是相信参加裁军委员会会议谈判的各国政府为最终达成解决办法所抱的真诚和坚强的政治意志呢？”

“正如我在四年前所说的，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所知道的是，从现在起再过几个月的时间，世界社会中最有权威的机构将要检查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效率 and 成果。现在，我们这些来自两个军事集团、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的代表们要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必须在春季会议期间努力工作，以使我们提交给联合国的特别报告能反映出在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领域里取得的持久进展。”

当我重读这些话时，我觉得过去的四年就象是一场梦，从我们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历史中消逝了。从那时以来我们没取得任何结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虽在努力工作，但却是徒劳的。值得注意的是，形势仍和1978年初一模一样，有些情况甚而比1978年初更糟。

的确，有些谈判工作小组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展。但这并非是由于主要军事大国做出了贡献，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持之以恒的努力。显然，这些国家比大国更加明了当今世界所处的极为危险的局势，它们更加急切地要使我们的世界摆脱对其前途的威胁。

相当坦率地说，我怀疑这些国家对多边裁军谈判的态度是否是真诚。我的印象——并不仅仅是根据我过去三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经历得出的——是：超级大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国在削弱和破坏这些谈判。它们喜欢搞秘密而有限的会谈，根本不听他人的意见。它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只是起一个邮箱的作用，把它们的条约草案送往联合国，尽管这类条约草案也是少得可怜的。它们否认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权并有可能讨论议程中享有最优先地位的项目，例如，最重要的全面禁试问题。它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限制各谈判工作小组的职权。它们无视在法律上无约束力但要承担政治义务的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尽管它们也投了赞同票。

最近我们得到的报道看上去又一次地证实了我刚才所说的话。我们十分震惊地从报界得到的官方消息说，除了按照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在本委员会内进行的谈判之外，美国准备提议就化学武器进行另外的条约谈判。美国的企图是一旦这些谈判失败，它就能阻止国际社会的批评，并使其为生产这类武器的新一代所作的准备工作合法化。提议召开的会议将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签字国之间进行。的确，这份缺少核查手段的《日内瓦议定书》有必要加以完善。但是，把这样的谈判作为掩盖生产新的化学武器的烟幕则是不能接受的。

据同一条消息说，有人准备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来集中“讨论”苏联对阿富汗游击队使用毒气这样一个有争执的“问题”。我们是否能理解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多边的谈判机构将要降格成为一个互相指责的论坛，而且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取得的相当大的进展也将会付诸东流？我希望美国代表团就其目前的计划作出解释。

最近被激发起来投入各种反对险恶局势的活动的世界舆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名望起了破坏作用。早些时候人们有的是期待和希望，但现在有的却是失望。早些时候人们很感兴趣并参与活动，但现在却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能为力。1978年当我谈到“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会议是不对世界舆论开放的。自1979年1月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对外公开了，在这以后，开始对全体会议的旁听者十分踊跃。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席上几乎经常是空无一人。特别是在公众舆论觉醒并前进的时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应对这种现象给予严重的关注。与这种现象休戚相关的世界人民是否仍相信我们可能会取得的进展，还是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只是耸耸肩膀呢？

当我们开始考虑1982年春季会议期间可能取得的成就时，我们的确面临这些严重的问题。而回顾刚刚过去的1981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也并不少。让我们坦

率地说吧。

(英亚·图尔森夫人, 瑞典)

1981年又是裁军毫无收获的一年。是否有理由认为刚刚开始1982年会较有收获呢? 实际情况的确是矛盾的。在政治领域里, 超级大国与它们的军事盟国间的关系充满了严重的不信任、怀疑和惧怕。对阿富汗的侵占已持续了三年, 仍然看不到能达成一个为阿富汗本国或国际上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区域性战争、紧张局势、单方面使用武力和并吞他国领土已成为海湾地区和中东局势的特点。在这两个地区都是经济上极为重要的, 都是超级大国进行争夺和干涉的焦点。

在欧洲, 为增强信任和合作所作的努力——如在欧安会的马德里续会上所作的那样——通过波兰的自由和民主的愿望被凄惨地镇压而得到的启示它严酷地提醒人们, 安定是多么的短暂。这再次提醒了世界人民, 强加给东欧的共产主义真面目是武力, 这武力可以用来征服人们的生命和思想, 但在一个有自由, 能不受威胁地进行选择的社会里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觉到社会军事化的威胁, 特别是核武器的积累并可能扩散的威胁从而想有所作为时, 紧张和冲突的根源就愈形加剧, 使得这些问题的解决越发困难了。

尽管如此, 还得寻求并找到解决紧张和冲突的办法。瑞典将继续提倡采取扩大范围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以缩小国家间的不信任、猜疑和惧怕, 增强国际关系间的坦率和人民的自由。

这不仅是由于政治现状的灾难性结果, 而且也是由于这些紧张和冲突对军备竞赛产生的后果, 军备竞赛本身就是增加紧张和冲突的一个因素。

这些后果中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表现是军事研究和技术目前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当前发展的方向如果不在十年内加以制止的话, 很可能最终会使军备管制成为泡影, 裁军就更谈不上了。虽然这很可能是军备鼓吹者们的并不那么秘密的愿望, 但它却只能导致惊人的不稳定和越来越不安全。在军备管制的历史中, 无斥着失去的良机 and 所谓讨价还价的本钱, 这些一经发展便成为最具有引诱力的军事设备。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曾一度是这种可谈判的货品, 现在已成为弹道导弹技术的中心特征。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虽限制了此种武器的数量, 但可言的是, 该条约未获批准, 这可能会导致弹头的继续增加。这不仅会控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败为防务所作的努力，而且会破坏军备管制。

在这方面，新的巡航导弹技术则更是一种不祥之兆。巡航导弹的小小体积，能够运载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常规武器，这样它们最终会成为一种破坏稳定的武器。如果象计划所列的那样，把它们大量部署在可移动的发射台上并且以超音速度运行，那么它们就会更具破坏力。而且，巡航导弹的飞行特点和可能的部署地区也会对中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安全和主权起消极作用。最后，从军备管制的观点来说，巡航导弹可以完全不顾充分核查的约束。鉴于所有这些原因，巡航导弹技术代表了量子跃进。由于它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最好不要采纳。如果那些在裁军领域中坚定地支持严格核查措施的人——如果从好意去理解他们的话——把赌注压在无法核查的巡航导弹上，这将很可能葬送为国际裁军和军备管制所作的努力，或至少是使之无法成功，这样做的确是令人啼笑皆非了。而且，一旦他们的对手掌握了同样的技术，他们的军事优势就是暂时的，而且优势很快会明显地变成劣势。没有理由认为对手不会这样做。而军事技术的螺旋式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军备竞赛将会继续下去。

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做出决定性努力，以寻求控制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当然必须是可核查的办法。军事研究和发展不仅吞噬了大量资源——1981年中至少花费了四百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而且目前已把我们带到了有去无回的边缘，即使军备管制将变成毫无可能，不安全和各国之间的相互猜疑会比现在更为严重和危险。在军事领域中谋求技术优势以及全面的军事优势，不折不扣地是死路一条。

和两年前一样，我愿在这个机构里再次指出如下事实，即由于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迅速而巨大的进展，时间成了一个关键因素。这些进展使得就能接受的核查措施达成协议方面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而谈判和缔结协定所拖的时间越长，要取得结果就愈困难。我们都应以这种合情合理的惧怕心情认识到这里存在着这个势头。

我们必须向超级大国发出紧急警告：这两个国家必需认真考虑它们肩负的重任要对它们所花的占世界军事研究和发展的百分之八十五的经费负责。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在国际合作中必须寻求压制进攻性军事目的的研究与发展的办法。根据很多文件记载，许多系统如只谈到试验问题为止，不涉及其他，是可以谈成功的。压制这类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办法可以通过早期发现武器研究和发展的新的危险倾向的办法，以便阻止这类武器的试验和部署。下列条约已创了先例：如反弹道导弹条约、生物武器公约、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条约、反卫星技术的会谈以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商定的某些限制。另一个补充办法就是全部地或部分地——我要强调部分地——禁止把某些地理区域用于军事或敌对目的，正如我们过去就南极、外层空间和海床方面所作的那样。

巡航导弹是最近开始进行的战区核力量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这些谈判当然是值得欢迎的，尽管我刚才提到的不信任气氛以及复杂问题仍无法使我们对早期取得成果抱有信心。另一方面，核武器管制和裁军的谈判对各国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谈判不能依随任何国家集团间的关系变化而左右，必须积极地进行下去。

战区核力量谈判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性价值。就这类武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也是头等重要的。这类谈判表明在裁军方面出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迹象，并表明自由公众舆论中许多集团更广泛地参与了这些谈判。西方的情况是如此，在东方甚至也会出现一些反响。核军备竞赛的疯狂性以及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对各国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将会产生无法估量的灾难性后果，这一点终于越发深入人心。使人确实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核威胁已存在几十年之久，却并没有早些为人们所认识。尽管如此，今天能够认识也是值得大大欢迎的。

目前局势的事实是，对双方来说，核武器的大体均势意味着他们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核武器的威慑力量。企图进行第一次打击尽管是自取灭亡，但不能完全排除它会发生。这导致要求增加生存能力乃至寻求优势——即有保证的第一次打击的能力——的新的意图，这将会破坏稳定。而且，武器的纯威慑作用也在日益衰退。这是一种灵活反应理论造成的，这种理论强调理论上的可选择的、或核武器的对抗性使用，从而使核战争的爆发更加可能。在理论上这会导致加强纯威慑，以至提高使用核武器和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在这方面，仅照搬理论是对待和平或核战争问题的一个最危险的办法，如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果对核战争的现实状况缺乏富有想象力的认识，那么基于计算机和战争游戏得出的理论实际上就会成为降低战争门槛的因素。有人已泛泛地提到了在战争中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如果认为，强调核武器军事可用性——即不同于它们的政治威慑作用——的惊人的发展趋势，这本身实际上就降低了核门槛，这样认为可能是正确的。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核战争——即使是声称可选择的——是可以“打赢”的，这种看法会进一步推进这一趋势。我在上面提到的发展中的技术会使这种错误的想法更加“可信”，虽然在实际上，这种想法的基础是非常不稳固和不现实的。

既然大家都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有限的核打击也会造成广泛的后果，而且这种打击也不可能保持有限的范围。正因为如此，灵活反应的理论正遭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的反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双方最近企图通过部署新型中程武器来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所取得的意外的结果是暴露出整个理论的矛盾的和不可能出现的后果，也许也是核武器本身的矛盾和不可能出现的后果。

然而，当前局势的可怕死胡同是，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果真会大规模地使用核武器，但是这种使用所造成的后果当然也是瞬息间和同样大规模的。为了保证自己的防务，同时就保证了自己最后彻底的毁灭。

显然有必要使欧洲摆脱这一疯狂的局面，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不打乱已经建立的恐惧平衡——不论其多么不可靠和邪恶——要想消除过去三十年来轻率地在欧洲及其周围所造成的局面是不可能的。战区核力量的谈判出之于需要，必然要首先处理一些为数有限的问题。然而，核领域中的一切武器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发展中的技术会把它们联系得愈来愈紧密，这又往往会模糊战术、中程和中心战略核武器之间的区别。如果要使战区核力量会谈的最终成果有任何真正意义的话，就必须把这些成果扩大到其他战区核武器和运载工具。显然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是明显的，然而却是回避不了的。

在这方面，应毫不延迟地就减少战术核武器数量的问题进行特别的努力，以期最终消灭它们。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如果按人们想象的那样，应当交给最高指挥机关来决定，而不授权给下级指挥机构，作出这种决策就得耗费一定时间，那么，战术核武器的作用，业已被多次证明是——不明确的，在迅速移动的战场上使用这类武器来打击运动中的敌人的效果也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如果由地区指挥官来作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出使用战术武器的决定，那么这类武器会成为危险的导火线，这就会轻易地降低了核门槛并触发一场核大战。

这样，战术核武器——无论是中子的还是其他——就失去了可信的军事用途，并孕育着明显的升级的危险性。因此，战术核武器应逐步成为谈判的首要目标。核查问题无疑将特别使人烦恼不以消灭这些武器为远景，就难以想象能得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为了保证军事均衡，裁军的同时应适当均衡地裁减常规武器。

最后，除非用战略核武器的广意来看待战区核力量谈判，否则它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战略核武器会谈不久将会恢复，以便保存可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废墟上挽救出来的内容，并努力地大量裁减超级大国具有过份杀害能力的庞大的战略武库。正如我刚才说的，瑞典认为迫切需要寻求种种办法，对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革新加以限制。

对上述想法作如下总结：

总的来说，考虑到最近武器技术的迅速发展，核武器被用来作为军事工具，继而在一场危机中当作政治工具这一点似乎是成问题的，这并非仅仅由于广议使用这些武器的影响深远的浪潮。考虑到人们普遍承认的大规模升级的危险性，整个“灵活反应”的理论似乎是令人怀疑的。“首先使用”的可靠性也将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常规武器作用的重要性似乎也增加了。因此，建立广泛信任措施伴随而来的重要性也将得以加强。

似乎有必要提醒各位注意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承担的在裁军谈判一切方面的中心作用。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过去由核武器国家独揽的关于核裁军的一切方面的讨论，现在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的高度优先项目。因此，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同超级大国间或军事集团间就核裁军的一切方面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的谈判连系起来是最为重要的。

现在我再回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的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即全面禁试问题。从本委员会一成立，讨论全面禁试条约的问题就一直摆在这个日内瓦的多边谈判机构的面前，但是众所周知，由于某些核武器国家的顽固抵制，裁军谈判委员会甚至无法开始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具体的谈判。我和与会的几位同事一样，曾多次阐明，利用协商一致的规则，去阻止设立各附属机构以确保能就各国代表团一致同意的裁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的项目进行有效谈判，这种作法是全然不能接受的。各位成员可回想一下，瑞典代表团曾表示支持这样的建议，即协商一致的规则不能应用于同程序性问题有关的决定。

我失望并悲哀地注意到，尽管我们作出了一切努力，全面禁试问题的境况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糟。曾一度被用来作为借口，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履行展开全面禁试条约谈判职责的三边全面禁试会谈，至今已中断了一年半之久。关于这些谈判的前景——如果有的话——迄今毫无消息。

核领域的不断发展表明，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仍和过去一样紧迫，尽管有迹象表明某个核武器国家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种观点绝不会被接受。全面禁试条约是重要的，因为它对于现有核能力以及获得核爆炸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能加以限制，或至少给它们造成更多困难。这个观点在过去几年未曾反复提出现在仍同样有效。因此瑞典希望各方都能同意在本届会议期间尽早设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全权谈判与条约有关的一切方面。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问题，地震专家小组正在全力以赴地制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地震监测的国际体制。这一工作清楚地表明，从技术的观点来说，管制全面禁试条约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在这方面，我愿提一提用分析空气传播的放射性物质标本来确定某些核爆炸的可能性。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已有一些观察站在收集和分析空中放射性物质。似乎有必要考虑将现有的观察站和今后将成立的观察站组织起来，对空中放射性物质进行国际监督似乎是值得的。这种系统无疑将成为获取关于核试验和其他形式的秘密核活动的情报另一种有效和经济的办法。而且，我们确信，这种系统会使我们对某些可疑事件可能获得更加明确的情报，例如象1979年9月22日在非洲南部所发生的事件。瑞典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适当的范围内审议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准备就此问题提出一份工作文件。

核武器对人类构成了威胁，只有消除这些武器才能排除这一威胁。因此核裁军是当代人们最为急迫的问题。由于看不到核裁军能迅速达成的前景，考虑作出某些其他安排以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危险也许是有用的。但是，我希望说清楚，任何这类安排都不可能取代核裁军。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核武器系统的复杂性和技术敏感性本身就是导致无穷无尽忧虑的根源。核武器系统技术上的失误和人为的错误会导致核战争，这样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显然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这种危险。大量事件已经发生了。

过去已作了一些努力来消除由于错误或错误估计所造成的核战争的危险。只要提一提美国和苏联之间就“热线”、“防止事故措施”和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及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某些关于国家核查手段的条款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些协定中的基本要素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必须保持可靠和可信的通讯联系。

关于通过禁止或限制使用核武器以减少核战争危险的问题，过去曾提出过一些建议。在这方面人们最熟悉的是禁止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观点。众所周知，在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核武器国家持有不同的军事理论，而且由于它们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所以无法就这些观点的基础达成一致意见。

第36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就保证不发生核战争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鉴于在核裁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结果，我认为无核武器国家和核武器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知道核武器国家准备再采取何种步骤来减少核战争的危险。瑞典认为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必须遵照大会的要求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这篇发言中所谈及的许多问题显然与这个问题是相关的。对别国的镇压以及对人民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行动说什么也必须停止，特别是因为这会导致紧张局势的加剧和超级大国的对峙。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战区核力量谈判，以及召开欧洲裁军大会的建议都必须大力促其实现，以期大量裁减武器和增强信任。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控制和限制军事研究和发展的来寻求对破坏稳定的新武器技术的限制。还要作出巨大努力，停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各国和国际上还要采取辅助性措施，以减少由于意外事故而引起核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相互依靠的关系网会大大有助于加强核时代的稳定。

到今年三月，多边裁军谈判已进行达二十年了。我们准备怎样来庆祝这个大典呢？在1982年会议期间我们准备用什么行动来回答迅速增加和日益重要的世界公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众舆论的要求呢？——乔治·凯南最近把这种世界舆论称之为几十年代伊始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们怎样才能不顾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努力合作，使生活在这个唯一的地球上的人民免遭在核时代里会导致人类毁灭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呢？

我们所有的人如果准备正直地、问心无愧地面对我们的选民的话，我们就必须认真严肃地以有效的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就这样行动吧。

主席：感谢尊敬的瑞典代表的发言和她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上午的休会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委员会同意的话，我建议会议就开到这儿，下午3时复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现在就休会。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10分休会，3时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如今天上午大家同意的，下午委员会将听取其他几位代表的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对你——我们多年来友好相处的邻国的代表——表示祝贺，祝贺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并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的重要职务，我希望，二月份将是富有成果的一月，我们议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讨论都将取得进展。同时，我还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们开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工作。

我还希望荷兰大使费因在他国首都担任新的重要职务时一切顺利。

最后，请允许我对意大利大使科德罗·迪蒙泽莫洛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今天开始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年会的工作是在整个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进行的。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注意到，由于帝国主义强权政策的不断强化，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了，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威胁也在不断加剧。为了取得军事优势并破坏了已建立的平衡，以利于西方，这种反对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缓和的行动是近年来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主要根源。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各国武库中精心制造和新增添的新型武器及其新系统、以及军事开支的进一步增加；所有这些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

为了替增加核军备的行动辩护，有人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有限核战争”、“可防止的”、“可示范的”以及其他的核打击等理论。提出这些论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抹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间的区别，排除使用核武器会遇到的道义和政治上的障碍，并为允许使用核武器作为第一次打击制造理论根据。

现在正在向世界舆论灌输一种思想，即一场有限的核战争在现代条件下将是人道的和可接受的，据称，被摧毁的仅仅是各方的军事目标，并且，这种战争将能防止一场全面的核浩劫。这种学究式言论的虚假的性质，并不需要成为军事战略家才能理解。这些所谓的军事理论家建议按照某些事先捏造的“规则”来进行一场核战争，他们规定核导弹应“彬彬有礼地”爆炸，也就是说，不要在城市上空，而是在那些被认为有利于宣布为军事目标的上空爆炸，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自已置于与现实不相容的矛盾之中。

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它们相信，“核战争不可能是有限的”。1981年12月2日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的公报阐明了这一信念。

苏联认为，要想在军备竞赛中打败对方，并指望在核战争中获胜，这是危险的疯狂行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Л. И. 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10月强调指出：“发动一场核战争并希望成为胜者的人，只能是一个已经决定自杀的人。不管侵略者拥有多大的力量，不管他选择什么方式来发动核战争，他决不可能达到目的。报复必然会随之而来。”

在全世界，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加紧行动，消除核浩劫的威胁。欧洲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反对战争和导弹的群众性示威和要求和平和裁军的集会已经成了时代的趋势。

如何拯救世界，使之不再继续滑向核战争的问题，是不久前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注意中心。会议谴责了使用核武器的各种理论和观点，首先是“有限或部分使用核武器”的理论，正如大会的一项决定所指出的，这些理论导致了军备竞赛新的螺旋形上升。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帝国主义使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的行动严重地使国家间的关系复杂化，这种行动遭到了绝大多数代表团的原则的批判。与会者强调，这一行动把东西方推向对抗，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包括出现核战争的威胁。上届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家紧张地讨论了战争与和平这个紧要的问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不会参加这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主要讨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就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之多，在整个联合国历史上是创记录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决议是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

大会通过了题为“防止核浩劫”的宣言，该宣言的草案是由苏联提出的。在这份文件中，联合国权威性地、坚决地宣布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该文件还谴责那些允许使用核武器的理论是与人类的道德标准和联合国的崇高理想毫不相容的，并要求拥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采取行动，以消除爆发核冲突的危险。该宣言被公正地认为是朝向消除核战争威胁的重要一步，也是朝向改善国际气氛的一个措施。

这一决定支持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愿望，并且和它们一致行动，这些国家寻求在实现核裁军之前，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认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并且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会上还通过了一些其他的重要决定。这些决定清楚地表明，相当多数的联合国成员国设法在全世界军备进一步升级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苏联的方针旨在恢复被美国中断的谈判、加强正在进行的谈判、并开始就尚未成为谈判题目的问题进行对话。这一方针在联合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几乎所有在会上发言的国家都表示支持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进程继续下去，并欢迎苏美于1981年11月30日开始的限制欧洲核军备会谈。会议通过了二十多个关于裁军的决议，规定就制定出旨在限制军备竞赛的协定、公约和条约进行会谈（或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范围内、或是通过其他渠道）。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包括在最高级会议上——指出，我们愿意就限制军备竞赛的全部问题恢复被中断了的对话。我们认为，最迅速地恢复这一对话不仅有利于会谈的直接参加国——苏联和美国，而且和其他各国的利益也是相一致的。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多次表明，就最紧急的裁军问题进行双边对话会有助于在多边谈判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同时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大大加强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正在进行的各项谈判。我们会多次以具体的言行重申了我们对加强委员会活动的兴趣，并希望委员会严肃认真地处理最紧迫的裁军问题。我们一贯希望本委员会能至少成为一个真正的谈判机构，而不是一个讨论的俱乐部，并希望它能高效率地和竭尽全力地工作，正如国际社会所期望它的那样。

苏联代表团并不是空着双手来参加本届会议的。我们将在这份发言中简略地表明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程中的主要项目的立场。

在目前的形势下，遏制核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战争威胁的任务是特别紧迫的。

1979年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CD/4号文件反映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该文件建议，毫不延迟地开始谈判，以便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并逐渐消减其储存，直至全部消除核武器。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国家的阻挠行动，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讨论核裁军的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尚未实现，有关这一问题的谈判尚未开始。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委员会特设附属机构，并根据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决议(36/92E)开始适当的谈判。考虑到遏制核军备竞赛问题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设立一个核裁军特设小组委员会的可能性应该加以讨论。

在核裁军的复杂问题中，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相当紧迫。如果一切核武器的试验都被禁止了，那么，核武器的尖端化、新型核武器的研制——例如中子武器——就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一项措施对创造良好的国际气氛会给予有利的影响，而这又将有助于解决各种核裁军的问题。

大家所知，一些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谈判一项适当的条约。我们对此没有反对意见。我们认为委员会应积极地研究这个优先的问题。

关于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所进行的三边谈判，苏联提议应立即恢复，并愿意为这些谈判的顺利结束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但是遗憾的是，西方参加国阻挠着这些谈判的恢复。

世界人民对美国生产和部署核中子武器的决定特别关切，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重申了这种关切。

实施这一决定会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大的危险，它将导致军事武库中出现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为进一步的军备竞赛开辟新的道路。

我们愿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是特别重要和紧迫的，它直接关系到国际安全和裁军问题。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第36/92号决议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机构内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我们坚持认为应设立一个委员会工作小组，进行上述谈判。这样做的基础是存在的，那就是1978年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一项适当的国际公约的草案。这也正是联合国大会适当的决议中所要求的。

今年，人类将庆祝探索外层空间开始的二十五周年，这是本世纪科技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不幸的是，人们不得不注意到，外层空间不光是在成为各国和平探索和利用的场所，而且还正在成为日益加剧的军事冲突的场所。

从空间时代一开始，苏联就开始并继续寻求外层空间应该永远是干净的、和无武器的，它不应该成为军备竞赛的新场所和加剧国家间关系的根源。我国认为，缔结一项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武器的条约，将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我们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6/99号决议建议的。苏联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这一条约的草案，可作为谈判的基础。

如果该工作小组的职权还包括考虑大会第36/97C号决议中关于就禁止反卫星系统的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对此没有反对意见。但同时必须明确指出，委员会面临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在外层空间停止军备竞赛的全部问题，因此，反卫星系统的问题必须在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其他措施范围内加以审议。

现在，当世界被推向新的、危险的、急剧上升的化学军备竞赛的时候，禁止化学武器的任务就变得格外重要。去年，委员会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工作。

我们赞成委员会加强在这方面的努力，赞成实施大会通过的第36/96A和B号决议。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生产和部署化学武器的新生代，特别是二元武器，并防止把化学武器部署在目前尚无比类武器的国家内。

关于适当的工作小组的职权，去年，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应加以扩大。我们认为，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应当设想这个工作小组终于有可能开始拟定公约具体条款的。

苏美联合提出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提案已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桌上放了三年了。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期望着大家能就这一条约提出意见一致的案文。联合国大会第36/97B号决议重申了我们的愿望，这一决议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谈判，完成适当条约的拟定工作，以便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交这一条约。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拟定工作的完成不仅有助于解决委员会面临的各项任务，而且作为在当今大大加剧的国际形势中迈出的积极的一步，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拟定条约的主要障碍是保证不攻击民用核设施的问题。我们已一再声明，我们不反对拟定防止攻击民用核设施的国际措施。但应该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范围之外寻找解决办法。我们愿意和有关的国家一起共同寻求一项大家可接受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

最后，我想谈谈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考虑到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是一项特别的任务。在特别会议上讨论和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必能推动就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具体问题进行的谈判，并为改善政治气氛作出贡献。

苏联在对待综合裁军方案时出于这样的信念，即军备竞赛是能够并必须停止的。要完成这个任务，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一项采取紧急而彻底的步骤的方案，这不仅会减慢军备竞赛向各个方向发展，而且将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个主要目标铺平道路。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必须包括大家同意的一整套措施，其目的是停止军备竞赛，并在一个规定的时限内按阶段实行真正的裁军。方案的执行必须有助于维持并加深国际缓和的进程，加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基础，并发展它们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在着重考虑拟定裁军领域的具体措施时，我们还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综合裁军方案》是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一代不仅须保证本世纪余下的十多年的和平生活，还须保证人类能在和平和普遍安全的条件下迈入第三个一千年。

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工作的成功，特别是本届会议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将取决于其工作有效而合理的安排。去年，社会主义国家已就提高委员会的效率和改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其工作安排的问题详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适当的文件(CD/200)。这份文件中阐明的意见在许多方面表明了我们对本届会议工作安排的态度。

在我们看来，在审议重新规定的现有的各工作小组的职权时，应适当考虑它们工作的效率以及它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主张设立一些委员会附属机构，讨论下列紧迫问题，如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武器、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不在现在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等问题，以及设立一个讨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特别专家小组。

在委员会本届春季会议结束期间，我们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可由我们支配的时间。我们不应忘记，委员会的本届春季会议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将汇报委员会四年来的工作。坦率地说，成果显然是很微小的。如果有人说，在委员会存在的整个二十年中，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两手空空，这样说很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希望，在剩下的两个半月时间里，委员会将向正确的方向迈出重大的步伐，开始就裁军的主要途径——限制核武器和核裁军——进行谈判。我们希望成功地拟定出《综合裁军方案》。我们相信，完成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起草工作，已是万事俱备。至少，还可以拟定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某些重要条款，并开始就限制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进行会谈。女士们，先生们，简而言之，时间很短，要做的工作却实在太多了。

就我们来说，我们愿向你们保证，苏联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争取委员会的本届会议取得富有成效的结果。

人们经常说，裁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志。这是正确的。而苏联确实是充满了这种政治意志。苏联已不止一次地声明，它同意禁止或限制任何类型的武器，这自然是要以大家都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为前提。

我们相信，即使是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通过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并通过认真而富有建议性的谈判，是有可能缓和紧张局势、增加国家间关系中的信任，以及发展各国间的相互谅解和合作的。

不管当今世界面临的国际问题如何困难，没有任何问题不能通过和平手段并适当考虑各国利益加以解决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

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其他国家正是建议选择这种和平的方式来代替对抗和加剧危害和平的军备竞赛的政策。

正如 L. I. 勃列日涅夫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采访时指出的：“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应充分认识到，本地球上各国人民的大事是和平与对未来的信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应落实在各国的具体政策中。必须制止加剧军备竞赛的危险的狂热。必须降低紧张局势的热度，消灭制造危机形势的危险的温床，放弃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政策，回到各国相互尊重、谅解和适当考虑各自合法利益的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上来。必须严肃认真地研究限制和裁减军备的问题。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苏联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并必须为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作出自己有份量的贡献，能够并必须实现人们对它所寄予的希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要履行一些义务。有些义务是令人愉快的，其他的义务则使人思念过去或感到悲伤和痛苦。我先着手履行那些较为令人愉快的义务。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就你担任主席向你表示良好的祝愿，并向你保证，比利时代表团将在本月内给予充分合作。另外我还要向萨尼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1981年会议最后阶段以及在今年1月份本届会议召开之前进行的协商中指导我们工作的方式。最后，我还要在此对所有的新同事们表示欢迎。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我就不一一提名了。我也向他们保证，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要履行的悲伤的义务涉及到今天上午的会议上以及今天下午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发言中都提到了的事情。今天上午我们获悉迪蒙特泽莫洛大使去世的消息。我承认当我听到这一噩耗时我感到非常悲痛我和那些已经发言的同事一样，愿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哀悼，并请他们向迪蒙特泽莫洛夫人，向意大利常驻代表团和意大利政府表示慰问。最后，萨尼大使的离任使我感到依依不舍。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我一直有幸同他保持着非常友好和密切的工作联系。我愿就他即将在渥太华担任非常重要的工作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前景必将会影响新近开始举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裁军特别联大将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件。今年1月21日，担任今年上半年欧洲共同体主席的比利时在欧洲议会上发表了强调特别联大重要义务时庄严声明。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现任主席莱奥·廷德曼斯先生说：“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将有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不幸的是，在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的委员会这最后一届会议开幕之际，征兆并不比1980年和1981年时好。在这一讲坛上，我们必须对某些国家的行为缺乏克制再次表示失望和焦虑。坚持这种态度将对政治气候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因为这种态度不能造成一种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中取得进展所必需的信心。

“只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国家关系中国际行为的〕原则才能为持久缓和、影响深远的裁军和持续的国际安全奠定牢固的基础。”我援引的这句话摘自裁军与国际安全关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是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第36/97 L号决议的主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在国外继续占领阿富汗和最近波兰局势突然恶化面前保持沉默呢。波兰国家领导人的态度在不止一个方面严重地破坏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原则。

在这里我愿提及国际社会各部分为早日结束这种局面而发出的呼吁。这种局势也许尤其会影响裁军领域中所作的努力。

然而国际气候的不断恶化说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进行这些努力。

我们曾有机会多次表明我们对这些努力所寄予的希望。比利时认为，目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程核力量谈判同新的战略核武器谈判的开始一起，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取得进展。我们认为这些努力是通过谈判而保持在尽可能低水平上的力量均衡的最好方法。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恢复其他领域中的谈判。到目前为止，这些领域的谈判是采取分别会谈的形式。但是我们感到担心的是，如果我前面提到的不利政治条件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我们渴望的进展将不会实现。

我们仍然认为在裁军的总进程中，消灭核武器必须同均衡裁减常规力量同时进行。在均衡裁减常规力量方面，我们就希望在联合国范围内，特别是通过执行大会第36/97 L号决议取得进展，也希望在如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维也纳会谈等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更为有限的讲坛中取得进展。

我们也寄希望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自从比利时成为委员会成员国以来就一直努力提高国际社会所创立的这一杰出机构的价值

在委员会 1981 年会议结束之际，我在没有提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的情况下建议，我们还应调查一下在委员会里我们的努力毫无进展的原因。当时我提到一些可使我们的工作更为有效的办法。我愿扼要地重述我当时所讲的观点：

我们应该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工作计划，避免使自己陷入与委员会的谈判目的无关的政治争论和程序争论中去。

在这方面，委员会 1981 年会议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希望今年将继续取得这种进展。

我们应该比过去更为严格地解释我们的谈判职权。这就是说，我们也应该避免进行那些更多地属于国际审议机构职权范围内的讨论。

我们在谈判中应当比过去更加注意任何有最小一点取得进展的可能性的问题，不管其可能性是多么微小。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证明我们有取得成果的共同决心。

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使委员会本届会议具有特殊的性质。我认为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地创造使委员会更有成效的一切条件。这肯定是重申第一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有效性，特别是重申第 120 段的有效性的最好方式。该段中提到“继续需要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决坛”。

因此，我们认为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作出革新的努力。本届会议的工作应服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在今后几周内应集中拟订要求我们提交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综合裁军方案。

今年年初及早召开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会议是一项有益的措施，它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决定程序问题时采取灵活态度的价值。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加强了工作，某些立场已得到澄清，特别是澄清了阶段的概念和将要管理这一方案的机构的概念。我认为似乎已造成了一种更加了解各种观点的气氛。但是到目前为止，并非本委员会的所有集团都已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目前，包括比利时在内的第 CD/205 号文件起草国和第 CD/223 号文件起草国——即 21 国集团——已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提出了具体建议。如果要使我们的工作不致耽误，那些尚未说明其观点的代表团就必须迅速说明他们的观点。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在这一问题上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很难接受那种认为委员会无法圆满地按时完成在这一问题上的工作的观点。

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的代表团都对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给予必要的注意，并希望该小组将享有使其工作获得圆满成功所需的优先地位。

委员会在其他一些领域中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委员会必须着眼于裁军特别联大而继续前进。我想到的是在1980年和1981年会议期间为之成立了工作小组的其他问题。

我们希望要再次考虑到本届冬季会议的短暂性而尽快重建这些工作小组。

首先我愿谈谈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比利时曾在日内瓦以及特别是在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多次就此问题阐明其观点。我们认为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可以作出更大努力以达成必要的妥协，并寻找出另外的解决办法，而不要象过去将近两年中曾多次提出的那些办法那样，那些办法都未获得成功，相反却正使我们的谈判变成聋子之间的对话。以前，比利时已就禁止故意攻击核设施这一棘手和重要的问题提出过新的解决办法。

有些人想立即扩大现有对此种攻击的禁止的范围；另有一些人则希望把人道主义法律中产生的问题同裁军的有关问题分开。我能在此重申的，只是我们要把这两种立场和观点协调起来的愿望。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比利时极其希望工作小组在1981年会议结束时提出的建议以及载入联合国大会第36/96A号决议中的建议将迅速得到执行。

首先，我们应就该工作小组经过适当修改的职权达成一致意见，这样本委员会就可尽快就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达成协议。

去年工作小组曾确定了可能达成的协议中的组成部分，并在本委员会提交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作了陈述。这些组成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我们今年工作的出发点。

关于安全保证问题，我们知道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的重要性。与过去几年相比，去年的联合国大会对巴基斯坦提出的第36/95号决议进行的表决表明是取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得了进展。

比利时认识到，为缔结有效的国际协议，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争取采取共同的方针是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我们还认为，本委员会应抓紧一切机会达成一项协议，即使是临时性的协议也可以。这将有助于取得进展，特别是为逐步满足那些已选择了不结盟道路的无核武器国家提出的要求创造了有利的气氛。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利时以及最近瑞典都曾在联合国去年的大会上提议，安理会应把核武器国家提出的保证写进一项决议，这将使这些保证具有国际法律地位。

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迄今尚未委托给某个工作小组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上届联大上，比利时曾阐述过它如何重视这种禁止的原则。我们还提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处理这一问题的最为适当的方式。比利时愿意赞同任何可使我们比过去更为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的程序决定。在寻求一种工作方法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对地震专家小组的职权范围进行审查所带来的可能性。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在上届联大上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因此，作为第36/97C号决议共同提案国之一的比利时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考虑到它目前的优先事项，在本届会议中讨论这一问题。目前，我们认为委员会召开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会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进行第一次全面审议，以便最后成立与探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特设专家小组相类似的特设专家小组。

以上简单列出的委员会需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完成的主要任务，清楚地表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范围及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如果我们要对特别联大作出有效贡献，我们就应该设法避免分散我们的努力。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目标毫不延误地确立我们的优先项目，并立即表现出调和的精神和取得进展的决心。我们期望今年6月在纽约的会议上这种精神和决心将占优势。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比利时代表所作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好意的话。

扬·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真诚地祝贺您

(扬·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担负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月份主席的重任，同时，向您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将全力支持您为裁军问题准备进行建设性和认真谈判所做的努力。

我还愿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我的哀悼。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想在今天的发言中谈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的意义由于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我指的是综合裁军方案的制订。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并已得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批准的，关于制订这样一个方案的倡议。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加有关这一问题的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众所周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该工作小组中已提出了十多个工作文件。

作为在综合裁军方案问题方面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协调员，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愿阐述一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就综合裁军方案的内容达成一致立场。

上述国家的代表团深信，裁军问题的解决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即：裁军应在防止战争和确保世界各国人民真正的安全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裁军作为国际安全的物质保证，在目前条件下应该代表着世界各国为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普遍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限制军备和裁军将为解决人类的全球性问题铺平道路。

限制军备领域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期间已经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在有关大气、外层空间和水下禁止核试验，不扩散核武器、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放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禁止在军事上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等方面已经缔结了一些国际协定。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方面也签订了一些协定并为在欧洲加强信任提出了某些措施；如多边和双边的裁军谈判制定了一项明确的程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限制军备领域中采取真正的措施是可能的和可行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为进一步促成限制军备和裁军创造了扎实的基础。

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达成协议通过了许多旨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的综合性的具体任务和措施，这些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同样的重要性。

然而，从七十年代进入八十年代时，军备集结有了新的发展。伴随着军备竞赛

(扬·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的加剧，是对一些理论的大肆宣扬：声称核战争是“可以允许的”是“可以接受的”以及使达成军事优势的努力合法化。战争歇斯底里正在蔓延，并煽动着国家间和人民之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行动给有关限制军备的最重要方面的谈判设下了障碍。

军备集结是文明的致命危险，使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卫生领域中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以及保护环境方面所作的努力面临陷入僵局的威胁。

由于战争的手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缩小军备竞赛的规模以及遏制军备竞赛的任务目前已变得十分紧迫。一些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的高质量的新类型和新系统得到了发展，这就使得要对这类武器进行控制，以及协商一致的的限制和禁止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军事技术的发展不断使世界处于不稳定的局势，并增加了战争的危险。

军备竞赛能够并且必须停止。

为此目的，有必要制定并履行一个紧急和彻底的措施，不仅要制止各方面的军备竞赛，而且还能为达到主要的目标——全面和彻底裁军铺平道路。

综合裁军方案应该是一项协商一致的综合措施，目的是停止军备竞赛并在规定的期限范围内分阶段地进行真正的裁军。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通过要制订这样一个方案的决定，是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停止军备竞赛的一种表现。

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方案的近期目的应该是防止核灾难和履行那些能够停止军备竞赛并为稳定的和平铺平道路的一些紧急措施。其最终目标是达成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方案设想的各项措施的履行，应有助于加强国际安全以及各个国家的安全。只有通过限制、缩减和销毁军备，通过裁军，真正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

方案的基本目标之一应是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在遏制军备竞赛领域内迄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方面。

综合裁军方案的履行应该有助于维护并加深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进程，加强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础，以及发展它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综合裁军方案应该不容置疑地有一个关于原则的章节。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必须在制订和履行旨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措施的过程中，重申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

(扬·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旨并严格遵守宪章中规定的各项原则，以及考虑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各项有关规定。

谈判的目的首先应该是限制和停止在数量上增加、和质量上改进军备，尤其是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以及创造进行战争的新手段，使科学和技术成就最终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没有任何类型的武器是不能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加以禁止或消除的。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在裁军领域内所作的努力。这首先适用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其他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所有阶段上，核力量领域中的现有均衡应在不断降低的水平状态下保持不变。

在限制和裁减核武器的同时，也应裁减常规武器。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担负着特殊的责任。

裁军措施的施行必须在公正均衡的基础上进行，以便保证每个国家的安全权利，保证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在方案履行的任何阶段乘机损害其他国家。每个阶段的目的应该是不减低最低水平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安全。

平等和相互安全的原则必须严格遵守。

限制军备和裁军的进程必须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进行。

各国必须禁止采取可能对裁军所作努力有害的行动，并表现出有利于达成各项协议的建设性的态度。

综合裁军方案肯定应该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设想一些措施，实施这些措施将导致最终目标——全面彻底裁军。这些措施应包括如下几方面：

1. 核武器

(a) 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b) 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和逐步裁减此种武器的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为此目的，在所有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立即展开适当的谈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早先曾提出建议，停止生产核武器，应该包括停止生产这类武器的运载工具和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作为第一步，可以就核裁军的各可能阶段的大致内容进行讨论，特别是第一阶段的内容，这一阶段的措施应包括停止发展和生产新型的核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同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各国安全的政治

(扬·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和国际法律保障。

- (c) 对战略武器进一步进行质量和数量方面的限制和缩减。
- (d) 缔结一项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 (e) 缔结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
- (f) 采取防止核武器扩散的进一步措施，以及为此目的，争取各国广泛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发展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
- (g) 缔结一项关于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公约，作为第一步，拥有核武器国家发表内容一致的宣言，不对那些已经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在其领土内没有此种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同时这种宣言应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批准。
- (h) 缔结一项关于不把核武器放置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协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放弃采取在其他国家领土上放置核武器的进一步措施。
- (i) 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武器区。

2. 化学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 (a) 放弃生产和部署二元和其他新型的化学武器，以及不把化学武器放置在目前尚无化学武器的国家中。
- (b) 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储存的公约。
- (c) 缔结一项综合性的协定，禁止发展和生产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新型武器或此种武器的新系统，以及禁止这种武器的某些具体新类型或新系统。为争取缔结综合性的协定，作为第一步应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由联合国安理会的各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发表内容一致的宣言，放弃生产大规模毁灭性的新型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并由安理会批准这一宣言。
- (d) 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3. 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人类所探索的新空间

- (a) 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条约。
- (b) 防止将外层空间变成军事对抗的领域的进一步措施。
- (c) 防止在海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

(勃·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d) 不准把改变环境技术用于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的进一步措施。

4. 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a) 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和同它们有军事协定关系的国家放弃扩大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作为今后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第一步；

(b) 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c) 限制出售和供给常规武器。

(d)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类型的可能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进一步措施。

5. 区域性措施

(a) 进一步扩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中载有的在军事领域内建立信任措施，并达成关于建立新的信任措施和裁军的协定。为此目的，在欧洲召开一次军事缓和和裁军会议。

(b) 在中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在区域性基础上相互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

(c) 放弃扩大现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也不建立新的集团。

(d) 结束把在欧洲分成军事和政治联盟的局面，作为第一步，从相互缩减军事行动开始，来消除两个集团的军事组织。

(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所有参加国之间缔结一项关于相互之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条约。

(f) 在一些有关地区——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限制和降低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的水平。

(g) 将地中海地区变成一个稳定和和平合作的地区：把在军事领域内建立信任的措施推广到这一地区，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裁减该地区的武装部队，撤走载有核武器的军舰，放弃在地中海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不允许在其领土上部署此种武器的任何地中海国家使用核武器。

(h) 在印度洋限制并接着缩减军事活动，在该地区建立和平区。

(i) 在远东制定建立信任措施，并为此目的，在各有关国家间进行谈判。

(j) 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间缔结一项在相互关系上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

(k) 在东南亚建立和平和稳定区。

(勃·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1) 从别国领土上撤出武装部队和拆除外国军事基地。

b. 附带的和其他的措施

(a) 缔结一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性条约。

(b) 防止未经授权或由于意外情况使用核武器的进一步措施。

(c) 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的措施。

(d) 所有尚未加入有关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现有协定的国家均加入该协定。

7. 裁减军事开支

(a) 按绝对数字或百分比缩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的军事预算。

(b) 作为贯彻这一措施的第一步——冻结军事预算。

贯彻上述措施将有助于解决人类的全球性问题。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限制军备和裁军本身就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在此范围内履行一些措施是确保国际安全的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解决保护和维护环境问题以及其他全球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裁军和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裁军能够并且必须对在一个公平和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国际经济关系作出有效贡献，以及通过将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转用于发展，尤其是用于发展中国家，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有效的贡献。

从停止生产核武器和裁减核武器及其储存的过程中节省下来的资源不能用于核国家军事预算的其他项目下。

造福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分配必需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同时要在没有任何歧视的情况下，考虑到接受援助国家的紧迫要求和需要，为此目的，可以建立一个资金分配特别委员会。

至于实施综合裁军方案的时限和程序，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考虑到方案中各项任务的紧迫性，综合裁军方案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履行。各国政府有责任为完成这项历史任务表现责无旁贷的政治意志。

综合裁军方案应分阶段地加以实施以便确保最有效地尽可能早地裁减、并最终消除战争危险，不断降低对抗的水平，随即限制以及裁减核武器，常规武器以及其他军备直到完全销毁为止。

(扬·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在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各个方面的每个阶段范围内，采取同时并进的行动是可能的，如在军备各个领域内的一些具体和综合措施；在全球和区域一级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数量和质量性质方面；在军事领域内建立信任的措施；以及旨在加强各国安全的政治和国际的法律保障而采取的步骤。

应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有关防止核战争威胁和遏制核军备竞赛的措施方面。为达此目的，必须尽早恢复中断了的谈判和加紧正在进行的限制军备的谈判，以便达成一些适当的协定来结束谈判。与此同时，有必要着手为解决其他紧迫的问题进行努力，以保证在停止军备竞赛方面得到突破，并为真正裁军进程打下基础。就某些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获得结果的事实，不能用来当作拖延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的理由。

在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过程中应注意为军备限制和裁军提供核查的需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主张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各项协定中应该规定履行这些协定所需的适当和可靠的核查，以确保缔约国遵守这些协定。管制的各种形式和条件应根据各具体协定的目标、范围和特点而定，必须对管制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在具体的裁军问题的谈判中作为有机联系同时得到解决，不能割裂进行。

目前所获经验说明国家的技术手段能对遵守各项协议的核查提供一个可靠基础。核查的各种方式和核查的其他控制程序包括在自愿的基础上国际程序，必要时应该结合起来，信任的加强将为实施管制的辅助措施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履行各商定步骤的主要先决条件是各国政府中存在着的政治意愿；有关核查的技术方面的困难不应该用作借口以回避就停止军备竞赛措施达成协议。

我们深信综合裁军方案应该成为一种动力，促进在国际裁军合作宣言的基础上，在该领域内所进行的建设性集体努力的大力发展并恢复和继续深入进行近年来进行的、而目前已中断的谈判。重要的是要更积极地利用所有现有的谈判的渠道——多边的以及双边的。应该努力提高这个裁军谈判的唯一的多边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效率，特别是通过改进其组织工作来达到此目的。

召开一个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世界会议——一个各国尽可能广泛参加的国际论坛，对于采取停止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有特殊的意义。

(勃·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在裁军领域内负有重要职责并起到重要作用之一的联合国，应该鼓励在这个领域内的各项措施。重要的是，联合国应经常了解各项谈判的结果，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的履行情况，其中包括在无损于这些谈判进行的情况下，了解在这个组织机构之外进行的所有为裁军所作的努力。

审议这些协议的效能的各种会议，在保持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各项协议履行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这一有用的经验，就有可能对综合裁军方案的履行情况进行定期审议。

必要时可以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综合裁军方案肯定应让公众参加为裁军所作的努力。

应要求国际社会在履行综合裁军方案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应该促使公众意识到军备竞赛的危险及其后果。

重要的是说明核战争的结果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为此，应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国际委员会来说明防止核灾难的极端重要性。在这方面的另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是开展世界性的裁军运动，收集支持防止核战争措施的签名，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以及履行联合国关于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的各项原则。所有国家都应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宣传。

综合裁军方案既要面向当前的紧迫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未来。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保证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剩余的十几年里有和平的生活，还应保证人类能在和平和普遍安全的条件下进入第三个千年期。

以上谈的就是我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所持的立场。如刚才已经强调过的，我们赞成将具体的裁军措施分为几个阶段。我国代表团在特设工作小组审议这一问题时就是在分阶段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个阶段应该有那些任务和应该包括那些措施，就成为该特设工作小组谈判的议题。在这些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根据：第一，综合裁军方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施的需要。第二，履行各种不同的措施的实际可能性。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这一年工作小组的工作进程中提出了一些以这个发言的观点为基础的适当的工作文件。与此同时我们考虑到了这个事实：既然21国集团提出了的提案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协商一致的立场是符合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与不结盟国家的提案重复的方案。因此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就21国

(勃·斯鲁奇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集团的工作文件提出某些补充就可以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愿继续以同样建设性的态度参加综合裁军万案特设小组的工作，并愿竭尽全力加速综合裁军万案草案达成协议的过程，以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按时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会议。

主席：谢谢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首先向您，主席先生，致以祝贺和良好祝愿。相信在你的指导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将会为它的第四届年会中的工作奠定令人满意的基础。我还要向尊敬的印度尼西亚的代表萨尼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他在上届会议结束阶段，在引导讨论中显示出巨大能力和礼貌。同时我要为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逝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致以真挚的哀悼。当我们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后，我们感到深深的悲痛。如果意大利代表团能向迪蒙特泽莫洛夫人转达法国代表团的恭敬的同情，我将不胜感激。最后，我想对来自荷兰的我们的尊敬的同事费因大使说，对他的离去我们将感到多么地遗憾。裁军谈判委员会建立以来，费因大使对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特别宝贵的贡献。我将永远记住他给予我们的友好的、并且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合作。法国代表团愿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愿他在即将担负的重要任务中取得成功，并祝他幸福。

我们这个在今天开幕的会议将以一个重大事件为标志：今年七月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将予国际社会以机会来估量一下，自从1978年通过了许多建议之后，四年来在裁军领域里取得了什么成绩。这个估量特别涉及到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为此必须就其活动提出一个总的报告。

离特别会议的召开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几乎不能期望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广泛的进展，但是毫无疑问，却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承担裁军义务的国家就他们愿意采取的行动提出具体的保证，从而使正在进行的谈判能取得一些成果。紧迫感和时间的压力应发挥作用，特别是对改善召开特别会议的条件的相关切也应发挥作用，这种相关切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我们应保证信任被重新建立，以及1978年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的可信性得以维护。在这方面，对作为谈判机构，从而也是整个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来说，其结果如何将是非常重要的。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然而，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功和裁军的更好前景的开辟并不仅仅依赖于在这里或其他地方的谈判中所做的努力。

因为我们不属于那些相信裁军谈判或限制军备能够脱离国际形势而得以进行或取得任何进展的那些人之中的。

去年和前年，国际形势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今天的情况与过去一样。使用武力的情况正在世界各地继续：在近东、东南亚和非洲尽管屡次遭到国际谴责，阿富汗仍被苏联部队占领着，而且部队最近还增加了。对平民的袭击在继续，这种袭击使得每五个阿富汗人中有一个到国外寻求避难。

我们仍然不断地收到来自医生和人道主义组织的许多报告，报告特别描绘了对平民人口进行轰炸所造成的后果，和由于直升飞机所布地雷的爆炸而造成人的肢体残缺。苏联部队对那个传统上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继续占领，只能使得裁军谈判胜利结束必需有的最起码的信心，这样的气候成为不可及，因为它破坏了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准则，没有这些准则便没有国家能享受到安全。

从我们上次会议以来，在波兰所发生的事件使得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了。几天内将在马德里恢复的会议将给法国政府以机会来重申它旗帜鲜明的谴责，谴责在苏联的物质和政治支持下于12月13日事件后，在波兰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违反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原则的行动。紧随这些事件之后，欧洲共同体的十个部长注意到了“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为反对波兰的复兴斗争而施加的严重的外部压力和所发动的运动”。

我们之所以这样重视波兰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是，构成国家间安全与合作的基础的根本准则再次遭到了破坏；作为裁军基本条件的信心，被这些事件严重地动摇了。

因此，我们被迫遗憾地注意到，我们的年会又一次在下列不利的形势下召开：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危害安全的持续不平衡以及军备竞赛的加速。

考虑到这些因素，法国通过共和国总统的发言已肯定其决心，决心采取行动，通过谈判，在最低程度上恢复平衡，特别是欧洲的平衡。

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法国政府希望现在已开始的会议能签订可核查的协定方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并且法国代表团借此机会重申它给化学武器谈判以最优先考虑。

不管情况如何，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完成国际社会给予它的委托。它现在已有相当多的经验和恰当的工作方法。大家公认，上次会议的成果是有限的，但是它完成了高质量的实质性的工作，这为我们恢复讨论打下了宝贵的基础。在此方面，法国代表团愿重申它对各工作小组所做工作的赞赏，并对它们的主席表示感谢。

今年我们首先关心的将是重建曾在前两次会议期间进行工作的那四个工作小组。我们认为这决定的原则及主席的选择并不是一个会引起争论的问题。至于那些小组的职权，只有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需要予以重新考虑，我们认为需要予以相当地扩大。它应与我们在谈判中实质上业已达到的阶段相适应；适当修改其职权的原则实际上在去年的工作小组内已取得同意。

关于我们的日程问题和工作计划问题的实质，由于特别会议给了我们时间上的限制，需要我们在本届会议期间做出更大的努力和更迅速地进行工作。

裁军的综合方案在我们今年的工作中占有特殊位置。我实在不必强调它对于特别会议的成功有多么重要。法国代表团在许多场合，特别在我们上次会议结束时都已对此表了态。今天毋须重复那些看法，但却愿意表示些希望，我们希望正在积极开展的工作，将及时地导致同意达成一个平衡的可靠的文本，文本应充分考虑到在裁军进程中有关的许多条件。鉴于这个任务的急迫，我们在安排工作时应给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以充足的时间。

我们认为就签订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谈判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要的和优先的任务。特别在有关核查的范围和应用方面依然存在着实质性困难。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相互依存的；为此，我们不应等待就适用范围达成协议后才开始谈判有关核查的条款。这是该公约的必不可少的方面。我们希望本届会议期间能对该公约进行详细讨论，并且希望在今后几个月里能取得实足的进展，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向联大特别会议提出未来公约具体条款的方式那样的确当的成果。

关于放射性武器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并不认为是个具有最优先地位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无疑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而且，这个议题可能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后，这个例子在说明具体协定可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以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新式武器出现方面是一个样本。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待那种类型的武器所造成的问题方面这是个适当的方法。

阻碍着谈判的各种困难——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企图将与直接目标无关的事情都包括进来的结果而造成的，例如有些问题牵涉到对其他问题的解决需要作出事先判断，诸如使用核武器和核裁军的问题，以及属于国际法的其他领域的，诸如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等问题。法国代表团并不否认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但希望工作小组严格守住其权限规定的确切的范围，并在特别会议之前能作出结论。

关于消极安全保障，法国代表团打算继续参加寻求共同办法的途径。保持对此问题的兴趣，并且特别欢迎巴基斯坦在上次联合国大会会议上所提出的法国代表团支持的决议的得以通过。

我们日程上最先的两个有关核问题的议题还未在工作小组里讨论过；但是去年它们曾是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中有益的认真讨论的题目。这些讨论暴露了有关问题的复杂性，和对谈判的前景以及组织工作方面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

鉴于裁军的核方面的至关重要，法国代表团非常重视这些讨论，并且感到这些讨论应就事情的实质继续进行下去，以便探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它希望本届会议能朝这个方向做出有益的贡献。

我们本届会议的日程上有两个新的议题：停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我们提交特别会议的报告。

关于外层空间，我们共同倡议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号召给反卫星系统问题以优先考虑。我们希望这能在会议的第一期做到。

至于我们将向特别会议提出的报告，法国代表团认为它在性质上和目的上与我们对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均应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它应就1979年第一届会议以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逐项工作提供一幅图景。

它报告的重点应放在取得的成果上，在提及遇到的困难时，应只限于作一简明的分析而不寻求反映每一次讨论和每一立场。最后，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未来的任务、方法和成员资格，报告中可提出任何委员会认为适宜的结论。总而言之，我们感到这个报告应是一件相当简明的文件。无论如何，要我们在准备工作上花太多的时间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将是既不可能也不符合愿望的。

最后，法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对于在这里所追求的目标的全心全意的承诺。5月10日选出的法国政府给裁军事业以最优先的位置。它认为裁军是为了实现国际合作的两大目标——安全和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下层社会。

我们将为这个事业努力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

主席：谢谢尊敬的法国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发言名单上的发言已全部结束。现在我请尊敬的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发言，行使答辩权，然后我将简单谈一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以后当我在辩论中作正式发言时，我将有机会向你表示祝贺。此时此刻，我感到我必须提请委员会注意，有人企图在这里曲解我国生活中的事件和事实，并声称波兰在国际气氛恶化中所起的作用使得建设性的裁军谈判复杂化并为其设置了障碍，以此给委员会的成员们造成错误印象。

我今天发言的目的是为了正式声明：在这个讲坛上提及完全是属于我国内政的事以及错误地解释我国国内的事件，只是为了制造借口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去注意委员会的根本的、法定的任务，不去注意最近采取和实行的加强军备的新行动。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个讲坛上提出有关我国本国事务的问题是对波兰内政的肆意干涉，因而是非友好的举动。我想保留我在较后阶段对我国代表团认为是属于干涉内政性质的任何发言发表看法的权利。

目前，对于两个代表团发言的内容，即尊敬的荷兰代表和法国代表的发言内容，我只想引用我国总理在1月25日波兰议会会议上发言的一段很短的话：“有人声称实行军事管制法的决定是强加于我们的，是外界授意的，我们拒绝这种含沙射影的话。有人企图使人相信，一个具有千年建国历史、拥有强大军队的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是个被人牵着手走路的小孩。”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今天会上的一些发言，特别是法国代表团的发言，对波兰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苏联代表团不能对这些攻击置之不理。我们坚决而明确地批驳那些把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法（波兰宪法第17条）的责任归于苏联的指责，以及有关阿富汗形势的含沙射影的攻击。

今天委员会中的反波反苏发言证实了下列结论的正确性：缓和的反对者们正公开地企图破坏已建立了几十年的欧洲国家之间互利的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关系，也在日内瓦、马德里和维也纳就当今最紧急问题举行谈判时到处毒化谈判的气氛。帝国主义集团正利用它们发动的反对波兰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运动，以此作为手段，转移世界人民对解决最重要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和停止军备竞赛的注意力，并以此作为借口，以便继续执行其军事计划和在西欧部署新式的美国核导弹的计划。

我们认为，企图连裁军谈判委员会也拉进诽谤社会主义波兰的宣传运动，其目的也在于此。我们要警告那些在委员会内煽动对立的人，他们要对此引起的后果负责。

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今天上午贾帕尔大使在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开幕会议上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祝词。

鉴于秘书长在祝词中的意见对我们今年工作进行的重要性和及时性，我谨正式要求将德奎利亚尔先生的祝词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

主席：谢谢你。我相信，对于将联合国秘书长的祝词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一事，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以后我将有机会对你就任目前的职务表示良好的祝愿。现在我只是想说，你本人代表委员会、以及今天发言的委员会成员就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不幸去世对我国代表团所表示的哀悼和慰问，使我深为感动。我愿向主席先生以及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保证，我将向我国政府以及迪蒙特泽莫洛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的家属忠实地转达你们的慰问。

主席：正如各成员所知道的，委员会在上届会议时决定，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应于1月11日恢复工作。这已经办到了，现在仍然需要委员会确认它在今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继续工作。据我了解，委员会一致同意该工作小组应继续开会。在与该工作小组主席协商后，我愿宣布，在没有其他安排前，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将定期在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开会。

应我的要求，秘书处已在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其中载有本周会议的时间表。和通常一样，此正式文件只是指示性的，如有必要可加以更改。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一致同意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正如你们知道的，按照《议事规则》第29条的规定，“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应由委员会主席在秘书协助下拟订，并提交委员会审议和通过。

按照这一规则，我已要求秘书处散发第No. 47号工作文件，其中载有临时议程草案和工作计划草案。我们将在明天下午3时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审议这份工作文件。

在这方面，我想指出，今天秘书处非正式地散发了一些委员会非成员国希望参加我们会议的信件。考虑到委员会的惯例，我想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有关的决定草案。

如果没有其他发言，我宣布这次全体会议休会。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在2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召开。正如委员会同意的，非正式会议将在明天，即星期三下午3时召开。

会议休会。会议于下午5时3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五十一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4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杨明良先生
冯增跃先生
胡小迪先生

古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齐马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诺斯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言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哈尔福尤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安德森先生
特奥林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伦纳德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冈德森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先生

主席：我谨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一次全体会议开始。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谨就您担任二月份主席向您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您保证，在这段对本委员会安排各项活动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时期内，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与此同时，我愿和其他所有的代表团一样，对萨尼大使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干练地主持了我们的工作表示赞赏。

最后，我国代表团还愿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向费因大使表示热烈的敬意。我虽只在很短时间内能有幸亲眼看到他的活动，但这已足以使我对他为委员会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一般性辩论时，代表们在发言时总是首先就国际政治局势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个惯例表明大家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国家间关系的好坏以及国家间的信任气候或者缺乏信任都会影响裁军这个极为敏感的领域中所作的努力。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儿提一下波兰最近的局势所造成的深切不安是理所当然的。除了其它危机点，特别是外国军队继续侵占阿富汗所造成的危机点以外，这是紧张局势的又一根源。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想分散委员会对真正的裁军问题的注意力，相反我们是要把这些问题置于适当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不能接受那种认为这种局势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内政的说法。尊重人权，尊重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下决定其国内外的政治地位，并自由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权利——这些原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传统，我国政府对于这些原则的被违反曾经感到痛惜，并继续感到痛惜。在欧洲这个具体的例子中，庄严地把35个签字国连在一起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牢牢地把有效地尊重这些权利同安全和发展正常友好关系连接在一起了。几天之后即将恢复工作的马德里会议将使我国政府有机会再次对波兰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深表痛惜，并重申它要求废除这些措施的呼吁。

尽管我所提及的这些事件必然会对裁军所作的努力造成不利影响，还必须毫不迟疑地进行不懈的努力。

(阿莱希先生, 意大利)

在这方面, 我愿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会议召开时的特点是存在着潜在进展的两个因素: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核裁军谈判的恢复; 以及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去年十一月, 两个拥有最大武库的国家在战略军备管制进程的范围内, 就中程核力量进行的双边谈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国际政治气候恶化了, 但是这些谈判仍在继续。

意大利政府完全赞同美国从事进行这些谈判所持的态度, 这是大西洋联盟各国在进行了密切磋商后拟定的态度。

就把中程核导弹的数量限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最好是“零点水平”缔结一项条约是最恰当的目标。这一目标完全符合谈判的性质和欧洲各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愿望。他们已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中强有力地表示了他们的深切关注。

中程核力量的谈判应开始扩大到其它类型的武器和其它措施, 以便全面保持力量均衡和对等安全。我们希望不久将开始进行削减战略武器的双边谈判, 并导致大量削减战略核武库。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肯定是对裁军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估价的一个重要场合。裁军谈判委员会四年来的工作情况将在这份决算表中占居很大的比重。

在本届会议开始之际,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 委员会将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取得成功作出贡献。在组织工作方面, 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毫不延误地重新设立所有去年进行工作的工作小组。关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 可以另外解决, 不耽误就重新设立该小组的原则本身作出决定。

我们应该共同考虑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 并且在如何改进工作方面寻求协商一致的意见。在这方面, 我愿提请注意尊敬的荷兰代表费因大使在星期二发言中提出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至于即将提到议程上的各个项目的实质, 委员会应首先对核问题进行审议, 并给予它们应有的优先地位。

尽管我认识到在缔结一份彻底禁止核试验的可核查的条约中存在着的真正困难, 但我仍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重申我国政府对这一目标所给予的重视。这项条约必然是一个范围更广泛的措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它却是多年来国际社会所强调指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出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必然地要赋予极大的紧迫性。我们仍然相信，委员会和地震专家工作小组所进行的努力同三边谈判各国所作的努力几乎是对等的。我们准备支持那些能推动工作的，在组织方面的任何解决办法，包括设立工作小组的问题。

我们认为，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具有非常实际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1981年8月18日全体大会的发言中提到希望扩大该小组的职权，以便使其能够对识别地震事件问题的实质进行讨论。

本委员会应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另一项优先议题是化学武器问题。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时，委员会应有能力证明其进行谈判能力同赋予它的任务是相称的。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在谈判中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并在去年制订出的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开始草拟一项公约。

在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在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下，大会再次确认了授予秘书长的职权，让他在合格的医学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对所指称的在世界各地使用化学武器一事进行公正的调查。当人们对遵守某些国际协议和国际习惯法的有关规定的情况表示怀疑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我们缔结一项全面和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类武器储存的条约，以促使禁止一切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特别恶毒的武器的措施体系得以完善。这将能一劳永逸地消除使用这类武器的危险。

迄今为此已经发言的代表团都表示，他们认为对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职权进行修改是正当的。必须寻求一种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职权范围。在工作小组1981年会议最后报告的题为“建议和结论”一节中，载有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益建议。

综合裁军方案将是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中的主要议题之一，我们在工作中必须给予其重要的地位。

意大利是1969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602号决议的起草国之一。该决议是今天谈判的基础。意大利希望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标志这项于12年多前开始的工作的结束。一月份，特设工作小组在经验丰富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出色领导下所开始进行的讨论经证明是极其有益的，即使说由于一个集团的各代表团参加人数实在太少而有点不平衡的话。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今年2月2日的发言却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陷；我们正在等待他进一步阐述他所提出的观点，特别

(阿莱希先生, 意大利)

是关于《综合方案》的性质问题、阶段的划分和时间、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过渡、对方案执行情况进行检验的机构、以及其它问题。

请允许我说, 尽管我国代表团依然愿意接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 但是我们继续赞成把综合方案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应在职责标准的基础上包括各种措施。这样, 第一阶段应包括限制军备竞赛所必须的措施, 并保持安全的水平不受损害。第三也就是最后阶段将包括彻底消除武器和武装部队的措施; 而第二阶段将包括把出发点和到达点相连接起来所必需的措施, 也就是逐步均衡裁减各种武器和武装部队的措施。把这一结构进行细分, 例如分成更小的次阶段, 这可以由审查会议或其它为监督和促使综合方案实施而设立的审查机构来进行。

关于其他那些过去一直被列入委员会议程并且无疑今年还将出现的重要问题。我国代表团打算在专门审议这些项目的时间内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然而, 我愿借此机会表示, 希望在委员会今年的议程和工作计划中应把适当的地位给予一个新项目——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准备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事实上,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讨论中的一个特点是人们对外层空间的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所表现的兴趣。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很多发言都强调了人们坚信国际社会应立即作出进一步努力, 以防止在这个人类活动的新领域中的军备竞赛。

这种兴趣使得两项决议得以通过。这第一次表明了大会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处理这一问题的愿望, 这与《最后文件》的第80段是完全一致的。

意大利是第36/970号决议的起草国之一。该决议第3段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从1982年会议一开始起, 审议如何就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有效的、可核查的协定进行谈判的问题”。在本届会议的这个阶段, 设想全体会议上应初步交换看法是完全适当的。

当对这一非常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作了调查或初步审议之后, 我们将能更好地决定最合适的程序, 采取具体步骤, 贯彻大会的讨论。近年来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明显而确凿的威胁。这种技术的应用有的已不再限于科学假设的范围, 而是已开始被包括进军事用途。这些必须予以明确, 并必须作出努力通过对具体的、可核查的有效措施进行迅速谈判来补救这种局势。

我们认为, 这就是大会对委员会这一多边谈判机构在裁军事务方面以及在这一领域中发挥作用方面所提出的要求的意义。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认为通过一项一般化条约中的几项条款就可以立即有效地解决防止军备竞赛中的全部问题，这种想法是徒然的。这种做法只会耽误我们所作的努力，并使我们偏离目标。

在这方面，我已提到过的第36/970号决议为我们指出了可遵循的道路。该决议的第4段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优先审议如何就旨在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可核查协定进行谈判的问题，作为实现上文第3段所列目标的重要步骤”。

众所周知，反卫星武器系统的发展是最具有威胁性的，要求人们立即对此采取行动。如果对这一发展不加以控制，那么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基础就已经存在了。这一前景激励我们下定决心，努力在这还不算太晚的时候，防止这一领域中存在着的真正直接威胁。

主席：感谢尊敬的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起祝贺你担任主席。我们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已使我们有幸有机会欣赏你主持工作时谦恭有礼以及公正的态度。我国代表团期望着在你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得益于你担任主席所怀有的真诚而崇高的目标。我国代表团还以感激的心情回顾起我们的前任主席萨尼大使为我们的工作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在今天首次发言中，我只想从与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直接有关的大量题目中选择三个题目来谈一谈。我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开始工作时的政治环境，化学武器问题的一些方面，最后想谈谈《综合裁军方案》。

本届委员会会议是在第三十六届联大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两届会议之间召开的。此时此刻，最好是考虑到即将召开的特别联大，估计未来的任务，同时要评估我们过去在双边和多边领域中的谈判情况。我认为没有必要具体地说。重温一下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该文件提出的行动纲领中只有个别部分已经实现。值得称赞的成就自然也是有的，比如联合国关于特别不人道的武器的公约，以及其他许多具体步骤和因素。但是余下的艰巨任务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工作中缺乏成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追究责任或相互指责是无益的。现在更为重要的是看看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尽管成果可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能是令人不能满意的，并以清醒的头脑计划未来，估量一下在今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能完成哪些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必须集中在主要问题上，程序性的辩论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大家都必须为不致两手空空地参加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而作出非同一般的努力，但是，对于能够实现的目标，我们必须保持现实的态度。

对第二届特别会议本身来说，现实主义也是一个关键词。崇高的目标必须依据现实情况来衡量；审查并评估过去的成就必须导致对今后几年的谨慎计划。合理地展望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要比宣布一些过份雄心勃勃的想法更为重要。

虽然裁军谈判委员会是个独立的国际讲坛，但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对我们本届会议的工作当然有极为重要的影响。除了其他有关的结果外，大会还在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即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措施方面赋予本委员会一个新的重要任务。我国代表团期待在贯彻我国参加提出的第36/97C号决议的辩论的最初阶段发表看法。

现在谈谈我们进行工作所处的较广大的政治环境，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对国际安全的局势表示严重的关注。我们大家都认为，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机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信任以及在寻求外部利益时一贯奉行克制和节制的政策。

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急剧恶化，而且信任的气氛已受到严重的影响。

苏联不顾经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反复证明的，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仍继续对阿富汗实行军事占领。

现在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对违反自决和国际关系中不诉诸武力的原则负责的苏联会改变其态度。

相反，却有迹象表明，在阿富汗的军事镇压正在增加，造成了不计其数的受难者的痛苦，特别是农村的人民。我国代表团极为关注地注意到有关使用化学药剂的报道。

另一件时间较近的事件动摇了相互信任的基础以及和平合作的前景。

显然，我指的是在波兰实行军法管制。其结果和影响表明对《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明显破坏。波兰发生的事件不仅仅是个内政问题。相反，违反1975年赫尔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辛基文件、违反基本的人权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立法，使得波兰人民的悲剧成了整个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关心的问题。

破坏这些国际义务以及作出逆转波兰的革新和改革进程的决定的责任应由波兰军事当局承担，但苏联同样也要承担责任。

波兰发生的事件不仅是政治气氛中的一种动乱；它表明从总的方面不愿意尊重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的人权原则，不愿意接受和平发展。

和波兰军事政权作出的保证相反，形势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军备控制进程的前景被蒙上了一层长长的阴影。欧洲的安全气候不可避免地受到直接的影响。现在必须恢复信任的气氛。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者，信任是完成我们任务的首要条件。

我国政府完全赞成《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并已反复敦促波兰领导人取消军法管制，以便重新确立波兰人民的公民权利，释放被捕人员，并恢复与天主教会以及波兰独立工会合法代表的真正的对话。我们还要求波兰应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如果这些高于一切的要求能得到满足的话，相互信任就会恢复，在裁军和军备控制的具体结果方面取得进展的前景就会大大地得到改善。

波兰发生的事件尽管严重，但这还不是对国际安全气氛的唯一威胁。欧洲的军事均势问题仍使人们的关注有增无减。

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欢迎美苏在日内瓦就中程核力量问题举行的谈判在圣诞节休会后重新开始。我们相信，这些谈判的积极成果将有助于增强国际稳定，并有助于在其他军备控制的努力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完全支持经过西方联盟的周密准备、由美国提出的旨在使双方的一切陆基中程核导弹保持零点水平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

一项实践这一独特建议的条约将消除最令人担忧的这一武器类型。我们认为，如能缔结这一条约，将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有希望的和最确实的办法。我们欢迎双方承担义务，不遗余力地争取达成协议。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本委员会中继续进行的谈判。

在我发言的第二部分，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对化学武器问题的重视。在我国，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不仅是我国政府关心的问题，而且是在德意志联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邦议会中有其代表的所有政党关心的问题。1981年12月3日，联邦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立即缔结一项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施的化学武器公约。

回顾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成就，也就是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我们能引以自豪的是，在瑞典大使利德戈尔德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拟定了一份相当具体的、非常接近条约文字的文件。但迄今为止，核查领域中的进展还远没有那么明显。然而，核查是我们谈判成功与否的中心问题，因而也是今年的辩论中我们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从一些缺乏适当核查手段的协定，例如《日内瓦议定书》和《生物武器公约》，所得到的经验都说明。有必要全面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代表团曾多次提出自己关于有效国际核查制度的基本要点的看法。请允许我扼要地重述如下：

核查必须遵循一种正规的、事先确定的程序，以便做到在认真而合作的气氛中进行非歧视性的核查；

核查必须规定，对需要加以澄清的各种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

核查必须保护正当的经济利益。

为了推动工作朝这个方向取得进展，我国代表团将在本届会议期间提出一份工作文件，该文件将更详细地提出照我们看来有效地检查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所必需的手段和程序。这份工作文件将特别具体论述二元武器问题。特别是，我们想建议一种办法——与某些关于不生产二元武器无法核查的说法相反——使核查也可以扩大到并包括二元武器。

《综合裁军方案》将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作出重大贡献。这是无须多加强调的。从各种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就方案问题达成协议，至少是在委员会春季会议结束之前，拟定一份可以谈判的案文，附有或不附有就某些具体问题草拟的数量有限的供选择的案文，准备提交给纽约范围更大的会议。这是个紧迫的问题。委员会的信誉也取决于此。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1月份的大半个月里开会，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大部分问题上还不能很快取得可靠的结果，但该小组的工作加深了所有有关代表团的见识和了解。我国代表团很感激工作小组的成员和工作小组的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1月份完成的工作使我们能确定那些容易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领域，以及与此相反的那些存在重大争论我们必须在今后的几周内共同解决的领域。

从第CD/205号文件这个目前委员会唯一完整的方案草案的起草国之一的观点来说，我国代表团认为，正出现以下三个原则问题，需要以妥协的精神进行创造性的谈判：

1. 《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

显然，《综合裁军方案》需要一种与其对第二届减军特别联大的成功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相称的通过方式和宣布方式。同时，它还必须与其基本目的——即作为一个全面谈判进程的政治上有关的框架——相一致。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这一类的文件是不适合于国际批准的通常程序的。即使是那些主张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综合裁军方案》的人至今还无法指出如何在技术上实现这种约束力。因此，我们以妥协的精神寻求适当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在第二届特别联大通过《综合裁军方案》时应使之具有特别庄严的性质，以增强政治义务。我国代表团愿积极而建设性地帮助寻求这样一种方式。各位会回想起，第CD/205号文件的起草国会建议，在以《综合裁军方案》作为附件的决议中包括下列段落，“吁请各国声明：它们将尊重《方案》规定的目标、原则和优先次序，并通过对具体的和可核查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的谈判，表示它们执行《方案》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2. 裁军措施的确定

第CD/205号文件中建议的措施清单与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223号文件中的措施清单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具体到什么程度的差别。在做法方面也存在基本的分歧。从大部分的例子来说，第CD/223号文件阐述某个具体谈判措施时，其阐述的大意已经暗示人们希望这些谈判将会产生何种结果。它并不限于指出谈判的主要方向，而且预想到各种具体的结果，从而预先对各国政府和谈判者未来的决定作出判断。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代表团能预料未来谈判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合理地、负责地宣布对于往往会达到或超过二十年的期限作出非常详尽的保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也是违反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通过的《综合裁军方案》议定的“组成部分”的。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综合裁军方案》只构成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框架，而不应取代需经具体谈判进程才能产生的结果。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我国代表团急切地感到，这种做法是以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进行争辩，无助于就任何一个裁军措施清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每个代表团和每个地区集团对某一特定的谈判项目提出具体的目标和希望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从谈判一开始就将个别方面的看法强加于所有可能的参加者，这是徒劳的。现实地说，只有所有的代表团都同意把自己特别偏爱的措施以简短而比较中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裁军审议委员会通过的《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中得到启发，才能够就一份裁军措施清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3. 时间表

虽然西方国家集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都把《综合裁军方案》分成几个阶段，但是第 CD/223号文件的起草国显然想规定一份安排紧凑的谈判时间表，并且完全不管谈判前几个阶段的结果如何，详细地规定较后几个阶段应谈判的项目和取得的成果。在工作小组中，第 CD/205号文件的共同起草国详尽地指出了为什么这种分几个阶段的顺序很少可能行得通。这种批评不应被认为是断然拒绝合理地安排《综合裁军方案》进程的时间表，恰恰相反，《综合裁军方案》本身无疑需要有能动的时功能。但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结构性的因素在于定期举行审查会议，而不能借助于时间表的魔力和自动作用，未来事态的发展可能使这个时间表失去任何效用。我国代表团对于这种审查会议的次数和间隔时间并无定见。

审查会议及其有力的影响以及公众对它的注意力每次肯定会比机械规定谈判任务的时间表更能保持多边和双边的谈判进程的势头，这种时间表如果落后于现实，就会使其以前的制定者很为难。因此请允许我指出，对时间表这个《综合裁军方案》谈判中最重要的争论问题之一，需要采取一种新的、不怀偏见的态度，需要增强现实主义精神，才能取得有益的成果。也许现在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共同出发点，即重新从议定的“组成部分”的文本出发，研究这些组成部分如何才能最好地促成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就《综合裁军方案》发表一点比较一般性的意见。我们认为，只有在国际社会真正对《综合方案》给予一致支持的情况下，该方案才能对多边和双边的裁军产生影响。谈判只能在为它所定的框架满足有关各方的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才能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进行并取得成果。必须经常激发各方遵守《方案》并逐步地完全实现其规定。如果参加谈判者认为这个《方案》是不现实的，那么这种激励的作用将会失去。归根结底，《综合裁军方案》的价值将不以其体现的崇高愿望来衡量，而是以它产生的真正势头和它促进推动的谈判来衡量。从人的角度来说，我很能同情有些人，他们对世界裁军事务极度缓慢的进程感到失望，他们希望公开宣布一个理想的《综合裁军方案》，以表明他们自己的感情和目标的高尚。可惜的是，这不会帮助我们解决现有的军备控制问题。关键问题是能否取得信任。只有一项时刻注意到可能实现的目标和计划的《综合裁军方案》才能经得起这种检验。就我国政府来说，军备控制和裁军占有高度优先的地位。我国政府将本着这种精神努力对《综合裁军方案》作出贡献，不仅如此，还将为和平与安全进行不懈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大川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代表日本代表团热烈祝贺你就任我们2月份会议的新的主席。我也要同样热情赞扬自去年8月份以来那样有效地认真地为我们服务的萨尼大使。我也向在会议桌周围就座的我们的新同事们致以非常亲切的欢迎。

我向意大利代表团并通过他们向去世的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家属表示真挚的哀悼。由于在本委员会里我们的座次相邻，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有幸多次坐在他的旁边，我将越发想念这位大使。

在与我们尊敬的同事费因大使告别时，我不能不表示我的代表团对他的敬意以及我们对他在日内瓦的四年里对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的杰出贡献的高度赞赏。

将于纽约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离现在仅有几个月了。当我们开始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工作的时候，我不能不强调本委员会在促成裁军特别联大获得成功方面将能起的作用和责任。

按照我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宪法和三个非核原则——不拥有核武器，不生产核武器和不允许将核武器引进日本——日本的基本政策一直是避免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大川先生, 日本)

而将它的国家的精力和资源用于世界和平和繁荣。我们在战后以往的36年里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得到这些年来日本人民中培育出来的对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强烈愿望的支持。

日本人民确信军备控制和裁军在建设和实现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方面能够发挥并且应该发挥重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 军备控制和裁军是真正的全国关切的问题。确实, 日本认为军备控制和裁军应成为全世界关切的问题, 日本全国一致为此而祈祷。

然而, 当我们环顾周围时, 我们发现, 与我们的愿望完全相反,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实际的国际局势, 却在一年比一年恶化。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严重地影响着整个国际局势, 日本希望那个国家令人不安的事态能尽快正常化。日本也深深担心当前那里的事件进程甚至会进一步破坏各国间尚存的相互信任, 而这个相互信任正是裁军谈判的根本基础。

另一方面, 核武器的巨大积累和漫无止境的军备竞赛继续有增无减。这种使人极度痛苦的趋势, 再加上正在恶化的国际政治局势, 是世界各国人民严重关切的问题, 我们简直就不能袖手旁观, 不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即将来临的大会特别会议在日本人民中以及在其他国家人民中引起那样强烈的兴趣和期望的原因。日本全国决心不遗余力促使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1982年1月25日铃木首相在日本国会本届常会的开幕词中表明, 他本人打算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作了如下发言:

“如果东方和西方继续在积累军备上相互竞争, 那么人类就不可能希望得到幸福。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并且承认和平与稳定是靠实力均衡支撑着的; 我们必须努力维持这种均衡。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使这种均衡处于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是全世界都应合作进行努力的问题, 除非我们将裁军得来的多余资源用于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真正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

“今年6月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对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国

(大川先生, 日本)

际努力将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种对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强烈兴趣决不仅限于日本政府才有。去年5月, 国会中不分党派的200多名议员组成了促进国际裁军议员协会, 正在积极地为特别会议做准备。大批日本非政府组织正忙于为第二届特别会议进行各种各样的准备活动, 而且它们计划派出大批代表去纽约观察特别会议并在特别会议上发言, 就象1978年召开第一届特别会议时那样。

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响应我们的人民的期望。但是可供我们支配的时间是有限的。为了能有助于使即将采临的特别会议成为真正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的委员会必须很好地使用可供我们支配的11或12个星期, 并且争取在此情况下取得最大成功。

首先,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将其对程序性问题的讨论限制到最少限度, 尽可能早地着手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关于附属机构,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当然应立即恢复其工作。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其尊敬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主持下从1月初就开始举行会议, 这些会议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制定综合裁军方案当然是一件特别复杂和困难的任务, 关于载入该方案中的各种措施以及所谓“阶段”或“期”的确立, 我国代表团觉得比较聪明的做法是避免采取过份雄心勃勃的方针, 设法起草一份可能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言而喻, 考虑到通过一个综合裁军方案是特别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样的事实, 这个工作小组的工作应作为优先事项来进行。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利德戈尔德大使的有力领导下去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使我国代表团更有理由继续极力主张修改它的任务范围, 使它在今年取得更大的进展。然而, 决不应允许新的任务范围的起草工作成为工作小组继续其实质性工作的障碍; 因此, 当我们讨论这样一个新的任务范围的案文时, 工作小组应暂按以前的任务范围重新开始工作。

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在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认真的主持下, 所争论的问题已大大缩小范围。这个工作小组应利用临近的裁军特别联大做为推动力, 从速结束其工作。去年曾建议将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载入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条文,

(大川先生，日本)

这是一个对我国有很大意义的问题。解决我们的困难的现实态度将是设计另一种方案——某种单独的文件——来专门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这样与放射性武器公约分开，那么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起草从理论上来说就能够加快。一旦放射性武器公约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能无障碍地对更急迫的事项如核裁军给予更大的注意和作出更大的努力。

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觉得由于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先生的辛勤努力，去年在各种有关概念上已取得比以前广泛得多的谅解，而且我们认为应该让这个工作小组按它去年的任务范围继续它的工作。

在这四个工作小组之外，日本代表团愿再次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全面禁试工作小组，以便我们能为全面禁试的实现进行有效的工作。我非常真诚地希望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清楚地知道，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并不是我们委员会处理任何特定议题的唯一途径。然而，全面禁试的实现具有首要意义；而且它是一项具体的明确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应系统地集中地处理全面禁试问题的原因——而在我们看来，这样做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

按照去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还要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我国政府深为关心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能对这个议项的讨论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愿欢迎最近苏联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限制中程核力量的谈判的开始。那两个国家不顾近年来国际局势的恶化，开始了这项重要的会谈，它们就越发值得称赞。虽然这些谈判不得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之外举行，但还是在同一个城市日内瓦举行。这些谈判的进展能对我们委员会里的多边谈判产生有益的影响——至少本代表团肯定地希望如此。因而，我们谨希望苏联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能时常在他们认为适宜时将他们双边谈判中取得的进展通告本委员会。我国代表团抱着很大的希望期待着另一个对我们大家如此至关重要的双边谈判——即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早日开始。

最后，我愿重申我们热切的希望，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对待其工

(大川先生, 日本)

作, 应充分认识到它对临近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负有重大的责任。我国代表团决心为此作出最大的贡献。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日本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斯特吕卡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未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春季会议时, 得到其政府的明确指示, 目的是在这个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就全球裁军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国际讲坛, 进行认真的、建设性的谈判。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近二十项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些具体责任的决议。可以不夸大地说, 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要忠实地履行其所有的职责的话, 它所面临的¹任务将是十分巨大的。

在此情况下, 必须尽一切努力毫不延迟地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 分秒必争地组织安排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部活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极其满意地注意到主席先生正是打算按这种方式来组织安排我们的工作。正如我在前面的发言中已经说过的,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为使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取得积极成果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支持你。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就《综合裁军方案》的内容问题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议定立场。我想提醒你的是, 按照联大第 36/92F 号决议第 2 段,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 1982 年第一期会议期间, 应完成拟订《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 并按时将《方案》提交给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联大进行审议并通过, 特别联大还有 122 天就要开幕了。这就是我们对执行委员会面临的许多任务之一作出的具体贡献。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准备采取类似的建设性态度, 来讨论其他议程项目。这完全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倡议通过的联大第 36/92D 号决议, 该决议的执行部分第二段, “呼吁各会员国在一切裁军谈判中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并且本着全面负责和合作精神, 提出和建设性地审议旨在促进裁军谈判迅速进展和有助于达成相互可接受的具体裁军措施的提案和倡议”。我愿相信其他代表团也打算和我们一起为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寻求解决办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法，并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提出具体的成果。

我深感遗憾的是：有些国家的代表团正企图转移委员会的注意力，脱离建设性和有成效的谈判，使我们陷入毫无结果的政治对抗。在这个讲坛上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是不恰当的，应该予以毫不容情的谴责。已经决定走这条道路的代表团应该认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危害委员会完成其面临任务的工作，对此他们应负完全责任。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依·勃列日涅夫昨天接见社会主义国际裁军协商理事会的代表时所说的，“……外交不应使局势复杂化，而应解决复杂的局势。对当今世界上的冲突局势和引起争论的问题不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进行耐心和建设性的谈判，进行保证真正裁减和销毁武器的谈判”。

请允许我再回顾一下我前面提到过的大会第36/92D号决议的一项规定，在决议中大会呼吁各会员国“……避免以讨论无关的问题来阻挠裁军谈判取得可能的进展”。

尽管星期二和今天一些代表团的发言，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含有破坏委员会工作正常进行的企图，但我们仍然希望，这个裁军领域内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将毫不拖延地开始认真讨论其议程上的项目。我们确信这是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代表团的愿望。

主席：按照每次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的通常做法，我已经请秘书处分发一个非正式文件，说明下周开会的时间表。除了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每周两次会议外，有人建议，再召开两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非正式文件上所列的问题。这两次会议将在星期三下午和星期五上午举行。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个时间表。

会议决定如上。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想宣布这次全体会议休会。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2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经委员会商定，明天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会议现在休会。

下午12时1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五十二次会议最后纪录

1982年2月9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拉厄伊马厄凯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 进先生
俞益嘉先生
杨明良先生
王芷云夫人
杯 成先生
冯镇耀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札波托茨基先生
齐 马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勃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诺斯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希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安德森先生

特奥林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纳礼尔金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埃夫多科欣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罗斯托先生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伦纳德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冈德森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谨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二次全体会议开始。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博士发言。他是前来日内瓦准备在今天的委员会上发言的。

罗斯托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坐在这间漂亮的大厅里总使人感到激动和觉悟。这个大厅使我们对许多失败和胜利记忆犹新，它提醒我们，光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今天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我感谢你对我们的欢迎。我国代表团期望，在你的领导下，委员会本月份的工作将是建设性的和有成果的。我们祝你工作成功。我保证，美国代表团在今后一个月中将给予支持与合作。另外，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表示赞赏，他在去年8月份履行了需付出很大努力的义务。

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参加了去年秋天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我曾阐明美国的立场。在这里我不想重复我当时的发言。但是，某种程度上的重复对于保持连续性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强调起见，也是可取的。为此，我谨向主席先生表示歉意，并请你和其他同事们原谅。

在第一委员会会议上，我指出美国一贯支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本委员会已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实际步骤来减少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我们大家都由于过去的成果加强决心并引以自豪，它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军备控制运动，并促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前身在外交活动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外交活动使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1年的海床军备控制条约；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和1977年的改变环境公约。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方法与其他多边组织都不相同。它的目标不仅是要对各国提出呼吁要求，而且要逐渐形成协商一致意见，以便对提交委员会的问题采取实际的行动。

当我指出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时，我希望我的话不会被误解。本委员会不能也不应该在不存在协商一致意见的领域中强求协商一致。愿意在非根本性问题上折中妥协是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它是各民主社会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而且它对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联合国毕竟是作为

(罗斯托先生, 美国)

一个在寻求实现《宪章》宗旨的过程中协调各会员国行动的中心而存在的。但是在非根本性问题上妥协不能也不应意味着掩盖根本的分歧。《宪章》是建立在尊重大、小国家的平等权利的原则基础上的。绝不应要求任何国家牺牲其根本的和固有的权利来谋求协商一致。

坦率而透彻地发表不同意见往往会有助于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尽管这似乎是自相矛盾。在不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清楚地了解为何不可能的原因也能为最终达成协议作出重大贡献。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 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就本委员会处理的有争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其他人也同样地坦率。我向你们保证。在制定我们今后的立场时, 我们将倾听那些与我们不同的观点。

本着这种精神, 现在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世界政治的现状同一些军备控制问题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些问题已经列入、或应该列入我们的议程。军备控制的努力毕竟是世界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形成并促进和平。但是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也是正确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 世界政治的现状也能轻易地破坏和摧毁军备控制的可能性。这是今天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人面临的挑战。

去年秋天我在第一委员会上发言时指出, 对联合国大会和本委员会军备控制议程上的许多很老的问题进行的传统讨论中, 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现实的现象。我说过, 其所以有这种脱离现实世界的思想状态的原因是, 联合国已习惯于在对和平问题的任何客观研究中忽视中心的问题。《宪章》中关于国家行为的第二条第四项的影响下降了。这一重要条文必然是《宪章》的第一条诫命。它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这条禁令只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宪章》第51条和安理会的权力坚决保护的进行个别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然而,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特别是最近十年中, 对和平的威胁和破坏以及侵略行径不断增加——这些行动包括对世界各地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从东南亚到加勒比海地区, 接连不断地有国家受到威胁或遭到实际的攻击。有些无端侵略甚至都无须以自卫作为借口。武装人员和恐怖分子泰然地越过政治边界去袭击破坏国家的政治独立。

在侵略面前习惯于保持可耻的沉默或提出无力的抗议会产生很多后果, 全都是恶果。从长远来说, 最有害的后果也许是对国际法的影响。法律反映了每个社会认

(罗斯托先生, 美国)

为是正确的行为型式。只要社会努力实际执行并最终有效地实施法律规范, 那么即使法律规范不能完全立即得到遵守, 也还是可以存在下去的。但是如果破坏已宣布的法律规范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 如果一个社会不再努力坚持要人们遵守其法律规范, 这些已宣布的法律规范就不再是具有任何意义, 只不过是虚伪的陈词滥调而已。我请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世界, 数一数世界上有多少地方燃烧着违反《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战火, 然后再考虑一下我们未能严格而公正地维护这一条款是否在实际上废除了这一国际社会的宪法原则。

美国认为, 这个问题应该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如果第二条第四项成为虚设的规定, 那么寻求裁军就不过是唐吉珂德式的和乌托邦式的活动。我并不是把这两个词当作贬义词来用。塞万提斯和圣·托马斯·摩尔的精神对于人类文明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如此, 我们仍希望军备控制不要仅仅是梦想或是希望。如果世界陷于无政府状态, 为谈判军备控制协定所作的努力就不再是加强和维护和平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了。它就不过是人类心灵的绝望的表白, 不过是内心的呼声, 表达了人类在一个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威胁性越大的世界里对理性和尊严的向往。

尽管大小国家都不断地念裁军和军备控制的经, 但是由于害怕或为了追求权力, 它们都在争相扩军。在这种情况下, 将近十年来我们没有达成任何重大的军备控制协议或军备裁减协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世界事务中, 《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影响的下降和军备控制相应的缺乏进展, 其根本原因是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作为这种政策的基础的惊人的军事集结。

虽然苏联的宣传机器承认世界处于威胁之中, 但是它又宣称对和平的威胁是所谓“军备竞赛”造成的, 这个军备竞赛的形式是西方力图在军事上取得对苏联的优势, 然后发动核战争。但是军备竞赛并不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军事均势的历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1945年以后的多年中, 苏联的常规武装部队超过美国, 而美国的核力量则超过苏联。在七十年代, 当美国在核领域中保持原有水平并削减其常规部队时, 苏联则在继续增加其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美国并没有竞赛。相反, 美国接受了它所说的苏联为实现均衡和平等、取得显要地位和得到承认的大国地位所作的努力。在西方有许多人曾相信, 苏联一旦取得了平等地位, 它就会停止其军事集结并安下心来根据《宪章》的规定实行和平共处。

(罗斯托先生, 美国)

现在, 西方的任何人都不能同意这个看法了。无论按哪一种衡量标准, 苏联在军事上都已达到和与美国均衡, 但是它仍在继续扩充其武装部队, 并以武力来扩大其帝国。

对此, 美国及其盟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不得不担负起使自己的武装部队现代化的重担, 努力恢复军事上的均衡。但是这种努力是很晚才作出的。

世界上的动乱并非都是由苏联挑起的。很多动乱并不是苏联的干涉所造成。但是, 苏联为了扩大它的支配范围, 确实利用和操纵了区域性的动乱。而且苏联的榜样诱使其他国家也采取侵略行动, 并希望他国不作出有效的反应, 就象苏联在其扩张帝国的冒险中一直没有遇到有效反映那样。

在世界政治的领域里, 苏联的扩张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麻烦。相反, 它是确定事态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苏联扩张主义寻求毁坏自由赖以生存的世界力量均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苏联已经走得太远了。这已使人们普遍感到担心, 如果我们不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 使《宪法》第二条第四项恢复成为国际政治中现行有效法律的一部分, 普遍的担心就会变成普遍的恐慌。

美国认为, 现在该是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要求苏联接受唯一可能的真正缓和的准则的时候了, 这条准则即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国际使用武力的规定。

当我们向苏联代表阐述这一观点时, 他们有时回答说, 我们是要他们放弃一种“以他们的社会和国家性质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对此, 美国的答复是, 我们承认苏联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完全自由地宣传共产主义的信仰。任何民主国家都绝不会考虑采取另外一种立场。但我们不能接受的——国家制度不能容忍——是这样一种论点, 即苏联有特殊的、专有的权利通过武力传播其信仰。任何联合国的机构或任何国家的任何学者都未能使苏联的这一基本立场和《宪章》调和起来, 和作为《宪章》基本背景的国际习惯法调和起来。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授权其邻国派军队或者武装人员越过其边界或向对抗其权力的人提供武装。苏联的理论是企图证明根本不可能证明的论点。这种理论是一种失败的理论。实际上这种理论已经显示同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合作的必要条件格格不入。

苏联领导人也许会认为, 近几年中他们在实现其统治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

(罗斯托先生, 美国)

展。但这只是假象。苏联为了建立帝国, 在过去四十年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是苏联的努力却改变了它的战略地位。它使得那些决心要维护自由的国家结成了广泛的联盟。显然苏联决不会达到它的目的, 即使是通过战争, 也是不能得逞的。

二十世纪历史中这悲剧性一章的教训是清楚的。当现在还有时间来改变进程并回到和平道路上来的时候, 我们愿强调指出这一点。

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最高国家利益在于一个和平体制, 在这种体制中, 所有国家都遵守《宪章》中关于国际使用武力的规定。经济稳定和进步, 维护人权, 发展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以及鼓励进步的和平政策, 这些是我们在世界政治中的其他目标, 所有这些目标最终都有赖于取得和维护上述意义上的和平。

我们认为, 实现和平体制也是其他各国的最高国家利益。的确, 各国都通过《宪章》庄严地向其他国家保证: 这种意义上的和平是它的最高国家利益。现在应该明确了——用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辛·李维诺夫的话来说——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战争的原动力使人无处藏身。里根总统曾经说过, 世界不能容忍在国际使用武力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为其辩解。所有各国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黑格国务卿说过:

“如果苏联继续坚持其侵略行动, 《宪章》中关于国际使用武力的规则就会对失去其对各国行为的全部影响。”

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将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重新全力贯彻严格而坚定地遵守《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政策, 以此对和平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日内瓦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以及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继续进行的讨论应有助于在全世界形成一种新的公众舆论。这种公众舆论会迫使各国接受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占主导地位的理想。在那次会议上, 人们在可怕的战争阴影下通过了《联合国宪章》。

苏联在波兰的政策表明,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几年来大家清楚地看到, 在波兰除了一小撮党和国家的官员外, 波兰人民一直寻求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一种自由和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多元主义为特性的新秩序。最重要的是, 波兰人民清楚地表明, 从1792年至1918年期间一直支撑着波兰民族的精神仍然是不可征服的。

(罗斯托先生, 美国)

大约三十年之前, 当三个获胜的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会议时, 它们许诺让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进行自由选择。肯尼迪总统在一个著名的场合说过“现在生活在危险之中的我们两国人民”将不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除非苏联信守其让东欧进行自由选择的诺言。

但是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对东欧所作的诺言并未得到遵守。特别是鉴于战后谅解中的其他条款也受到破坏, 这些诺言本身就使波兰危机变成为在国际上理所当然地使人深切关注的事。

波兰危机在国际上还有另一个更为基本的方面。波兰的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者实行的军法管制都是在苏联的共同策划和参与下进行的, 并且是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下进行的, 苏联威胁说, 如果波兰的武装部队不采取行动, 苏联就要亲自出马。这是违反《宪章》第二条第四项, 以武力相威胁和使用武力, 粗暴地破坏了世界政治中最为敏感和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的和平。

最后,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都已强调指出, 波兰事件违反了1975年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载入该文件中的各项保证和希望使我们更加有理由坚信, 波兰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纯粹的国内问题。

在波兰危机问题上, 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强调指出所发生的一切的严重性, 而且要给苏联提供一条和平而富有建设性的道路, 使其把它的安全考虑同波兰人民的正当要求协调起来。1945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体制应适应和平的变化。如果不能弯曲, 就必然会折断。因此, 里根总统在12月23日的声明中表示, 美国将在大规模的有效行动方案中给予合作, 以恢复波兰经济的活力, 同时决不威胁苏联的合法安全利益。他还回忆起四十年代后期美国提议的马歇尔计划, 波兰起初是接受了这一计划的, 后来又被迫拒绝了。与此同时, 里根总统还警告不要采取可能会引起战争的步骤。任何人都无法预见或控制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后果。

美国非常希望波兰危机会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结局。苏联如果这样改变其政策, 就有可能达成许多其他的协议, 并有助于为真正改善国际政治的气候和国际社会的结构铺平道路。

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所依靠的一个主要手段是谈判削减核武器特别是进攻性核武器的公正均衡的协定。正如里根总统在1981年11月18日的讲话中所明确指出

(罗斯托先生, 美国)

的, 我们在这些会谈中的政策是, 提出使双方有同等能力阻止核战争所必需的任何裁减的建议。同等威慑能力政策将使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使用或挥弄核武器作为侵略或政治胁迫的工具。衡量威慑性, 区别报复性武器和能用以侵略的武器, 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但只要抱有诚意,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目前美国在核武器上的政策包括几个不同的因素。关于中程陆基核导弹, 谈判已经在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开始了, 并且正在考虑里根总统提出的关于销毁部署在任何地方的所有这类武器系统的建议。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绝不仅仅限于问题的这一方面。里根总统在1981年11月18日的讲话中还建议早日恢复苏美就削减洲际导弹进行的谈判, 重新恢复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谈判, 并大力解决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和减少由于不确定性或估计失误引起战争的可能性措施问题。里根总统说, 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基于“同样的公正原则, 即大规模地、具有重大军事意义地裁减军事力量, 为类似的军事力量规定同等的最高数额, 以及充分的核查规定。”

美国正是在这一政策范围内努力实现军备控制。我保证, 如果苏联采取克制的政策, 使得一系列军备控制谈判和在这一领域中的其他合作性活动得以继续进行, 那么美国将竭尽全力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美国军备控制政策中的这些基本支柱对于本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集中很大注意力考虑的问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直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在本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的多次讨论中, 在最终应该禁止试验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论, 但是对于解决办法和时间却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美国政府不仅根据核试验对军备控制努力的影响, 而且根据保持核均势稳定的必要性, 审查了核试验的问题, 同时特别注意到实现有效核查措施和确保遵守任何商定的限制的重要性。

显然, 对彻底禁止核爆炸的任何审议必须同西方各国维持可信的威慑力量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同样清楚的是, 禁止试验本身无法消除核武器构成的威胁。限制试验的问题必然要在核问题的广泛范畴内加以考虑。在消除核威胁方面取得进展的直接办法是, 把《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恢复为世界政治中的现实, 就大量裁减核武器进行谈判, 以及最终消除核武器本身。因此虽然全面禁止核试验是美国的军备控制全部长期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不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全面

(罗斯托先生, 美国)

禁试会有助于减少核武器的威胁或有助于保持核均势的稳定。美国和本委员会内的成员完全一样, 极为关心希望从世界政治中排除核武器的重担的工作能迅速进展。美国将在本委员会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在化学武器方面, 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做了有益的工作, 美国对以前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各位主席和其他有效地参与了这一努力的各代表团表示赞赏。里根总统现已重申美国支持为取得彻底的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所作的努力, 并已指示美国代表积极参加这一重要工作。美国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为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而工作的适当讲坛。因此, 美国打算集中努力在本委员会中拟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我们认为, 工作小组已圆满地完成了大部分的初期工作, 并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重要的取得协议和存在分歧的领域。下一步则要看看是否有可能把关于一项最后协定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各种观点协调起来。这一步骤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 美国代表团支持修改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使它能够从事这一重要工作。

在核查军备控制协定的遵守情况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认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应从政治和技术的观点特别注意核查和遵守协定的问题。我敦促工作小组的成员们发挥他们的专长并运用他们的创造精神找出克服这一领域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的办法。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未公布的储存和未公布的化学武器生产、装料和储存设施。另外当化学武器专家们开会的时候, 我还要促请他们除了继续就毒性标准进行工作之外, 还要审议那些监测关闭化学武器的生产及装料设施的可行的技术方法。委员会可以这种方式来发挥我们的集体专长, 以设法克服与核查一项最终达成的协定有关的主要障碍。美国政府认为, 和其他领域一样, 在这一领域中, 核查军备控制协定遵守情况的问题需要各签署国之间的积极合作, 而不能单独依靠国家的技术手段。

当我谈到各专家小组的时候, 我还要花一些时间来谈谈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到目前为止, 该小组的工作是讨论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流问题。众所周知, 美国一直积极参加该小组的全部活动。我们希望这一工作在能产生有益结果的情况下一直继续下去, 我们愿完全支持该小组正在进行的努力。我们知道, 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已表示对扩大该小组的职权感兴趣, 扩大职权后能使小组考虑交换核爆炸的资料和

(罗斯托先生，美国)

交换某些在大气层中发生的异常事件的资料的可能性。我们也研究了这一可能性，并想同其他代表团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这里的想法是要提高科学专家小组对改进我们的核查能力作出有益贡献的能力。

在上届联大会议上，控制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结果通过了两项决议都要求把这一问题列入本委员会的议程。美国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步骤。这个问题既困难又复杂，不能同更广泛的军备控制问题分割开。因为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广，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在这一领域立即取得进展。这是一个必须极为谨慎地对待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问题极多，各种陷井也极多。事先不经过充分的思考仓促行事，将会致命地破坏我们在外层空间实现稳定的环境的目标。在这一阶段，美国愿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非正式地、一般地讨论这一问题，在非正式会议上，可在采取任何进一步步骤之前充分地研究各种意见和提议。

我还未提到三个过去曾是委员会的议题现在又有待我们采取最后行动的问题。我指的是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问题以及制定一份《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美国希望不久即可完成放射性武器条约。我们在过去曾多次说过，虽然这一条约并不是把核妖魔重新关进瓶中的重大步骤，但却是向前进展了一步。在这一领域中凡我们能够做到的事肯定都应做到。更多的延误时间只意味着更难于就这一条约达成最后协议。

关于委员会在过去三届会议中积极审议的另一个问题，即所谓消极安全保证的问题，我愿重申美国在1978年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单方面保证。当时美国说：

“美国不对任何《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或作出不取得核爆炸装置的任何类似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的国家，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个国家进攻美国、美国领土或军队或其盟国，而这个国家在进行或支援进攻时是和一个核武器国家结盟或合作。”

美国遵守这一声明，把它作为可靠的、坚定的保证。然而我们过去参加了，并愿继续参加解决这一问题的的工作小组，并愿参加重新设立该小组的协商一致意见。美国认为，虽然我们当然不反对共同保证的想法，但是要形成有人所建议的共同保证是极为困难的。

(罗斯托先生, 美国)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赋予委员会制定一份《综合裁军方案》的任务极为重要。我们坚决支持这一努力, 并将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工作, 以期公布一份将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有意义的方案。美国认为, 要取得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 这份方案就必须是现实的, 并反映出所有国家的安全需要。这份方案应以促进世界稳定与和平作为总的目标, 为世界各国提出行动的方针。

现代武器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世界政治的动荡局势都强调了遵守条约问题作为本委员会的职责之一的特别重要性。信任是和平条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孟德斯鸠说和平是一种任何人都无须害怕其邻人的安宁状态。可惜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不符合这一标准。苏联的任何邻国都不能说它感到放心, 自己的边界不会受到侵犯。一般性地说, 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造成的担忧远不止影响其近邻, 它使其他国家也担心阿富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的命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人们对于苏联是否遵守化学和生物战的国际协定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疑问。这些疑问影响着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 而且这些疑问也对是否能核查苏联对其他军备控制条约特别是核武器条约的遵守情况, 蒙上了阴影。

1967年, 国际红十字会公布了在也门使用苏制化学武器的令人不安的证据。现在, 在老挝、柬埔寨和阿富汗使用致命化学武器的初步、间接的证据已被来自东南亚的新证据所证实——即在那里使用了被禁用的致命性真菌毒素, 这是特别残酷和不人道的战争武器。这类武器的生产和使用, 产生了关于遵守那些限制这类活动的现有国际规定的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些规定中包括1972年的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苏联是这两项协定的缔约国。这一事态还表明, 有必要进一步审议那些应适用的核查和遵守条款是否充分的问题。

所有有关国家对调查此事的联合国专家小组的工作给予最充分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仅仅要求注意这些问题是不够的。我们要求作出解答。1979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了炭疽病, 但从未对此作出过充分的解释。苏联及其朋友和盟国强烈地否认苏联曾以任何方式使用毒素或其他化学武器。但是苏联仍然不愿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或者提供可解除国际社会正当关注的合作。苏联在这种调查面前的行为只能加深所有抱有良好愿望的人们的怀疑和焦虑。这是一个对委员会的工作具有特别重

要意义的事实。

(罗斯托先生, 美国)

因此, 很有必要把核查军备控制条约的遵守情况作为我们委员会工作计划的中心内容。在各国就监测和强制遵守这类协定方面进行意义深远的国际合作原则达成一致意见之前, 军备控制和裁军不可能作为和平方案开始实现其全部潜力。最近苏联说, 虽然苏联继续首先依靠国家的手段来核查军备控制条约的遵守情况, 同时, 它也愿意在有必要和适合进行合作核查的情况下接受合作的核查手段。美国欢迎这种保证。美国还回想起, 1947年审议美国的国际管制核能建议——即巴鲁克计划——的时候, 苏联曾发表过一份更为全面的声明, 表示它愿意为了实行军备控制接受视察和其他的合作核查手段。国际气氛的变幻无常和不稳定性使得苏联极有必要比勃列日涅夫主席1981年11月23日的讲话更前进一步, 按照葛罗米柯外长在早些时候提出的内容更广的建议行事。

到目前为止, 我仅顺便提到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是因为在许多方面, 我们还无法清楚地预见到这次会议的形式和对我们的共同努力所作的贡献的性质。6月份纽约会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现在到那时我们这里的进展情况。本委员会在《综合裁军方案》方面的工作将是一项主要的投入。在这一努力中, 美国愿发挥极有力的作用。但是, 我们这里的工作显然并不完全决定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各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它们公开声明的目标和意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工作将特别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让我们表示这样的希望, 在我们能影响事态发展的范围以内, 本委员会将对特别联大作出贡献, 这次特别联大的特点应该是现实地估量在维护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限制军备所起的作用。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主席先生, 请接受我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向你致以的最衷心的祝贺, 祝贺你在这个重要的关键的会议刚刚开始时, 就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 你在执行任务期间可以指望我们的合作。

还请允许我向你和我们所有同事致以最热烈的感谢, 感谢你们对我就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新的代表所给予的欢迎, 同时请允许我声明, 在互相尊重基础上与你们大家保持友好关系是我的真诚愿望, 因为这是符合这个为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重要机构的崇高目标和任务的。你们之中的多数人具有广泛的善于处世的和政治和外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交的经验，此外还有在裁军领域里的特殊经验，因此能加入你们的行列是我的荣幸，我期待和指望你们的合作。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作的第一次发言里，我只打算代表我们代表团发表一些评论，而不牵涉就具体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的细节。

我们大家都遗憾地注意到责成我们的委员会进行工作时所处的国际形势仍然是复杂的和紧张的。近来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的不是裁军和紧张局势的缓和，而是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推进，“有限核战争”的新理论，“预防性”的和其他形式的核攻击，以及军事预算的增长。美国1983年的军事预算计划就是这些趋向的最新实例。这一切也必然增加了爆发冲突，包括爆发核战争的可能。

我们认为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导致这种事态的原因是加剧对抗的政策、在全球范围追求军事优势和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的政策，以及压制为民族和社会自由而奋斗的力量的政策——这也就是一个主要的西方国家里的帝国主义集团最近所遵循的政策。

这个政策不仅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亿万居民所不能接受的；即使是对政策制订者本身也是灾难性的。因而，我们将不停地反复警告，在当前这种充满着对和平的种种危险的困难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都应该克制自己，不去遵循导致对抗加剧的道路，而要选择导致为解决国际问题去采取实际行动的道路，即为签订限制、裁减和消除军备的国际协定和条约而进行谈判的道路。

在这个基本原则指导下，社会主义华沙条约成员国在1981年12月1日和2日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外交部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出席会议的国家认为，每个国家、每个负责的政治家的最高职责是，表现出克制并使他们的行动与人们的根本需求相一致，通过维护和加强和平，不将物质和科学的进展用于灭绝人民和毁灭文明的目的，而是用来解决各国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用来增进福利和繁荣文化生活”。

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急迫的任务是争取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采取真正的具体的裁军措施，特别是在核领域里的裁军措施。

认识到采取措施以减少核战争、包括地区规模核战争的危险的迫切需要，保加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利亚人民共和国。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曾建议应该对于把巴尔干地区变成无核区的意见加以实际的考虑。在这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在保加利亚建国一千三百周年时的讲话中，表示愿意就此问题在索菲亚组织一次巴尔干各国领导人会议。在巴尔干地区和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创建无核武器区将是在旧大陆加强国家间的信任的一个重要措施。

我们欢迎关于限制欧洲核武器的苏美会谈的恢复，并欢迎勃列日涅夫先生在他会见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时所发表的声明中所阐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立场。我们也赞成他提出的关于双方在严格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早日恢复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的紧急要求。

在马德里会议上出现的、为欧洲军事缓和和裁军召开一次会议的决定将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的一个决定——不象那些要把马德里会议变成攻击和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论坛的企图那样——将有助于加强欧洲的安全和合作。

我不愿隐瞒这样的事实，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新的参加者，我不满意地吃惊地在这个大厅里听到某些有关在马德里和日内瓦这里完全不同的目标和态度的发言。对波兰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公开攻击并干涉其内政应作如何解释？一些代表甚至走得如此之远，竟批评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内部体制来了。

不幸的是，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罗斯托先生在今天的发言里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论调，我们期望从他那里听到的不是充满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谴责的长篇政治说教，而是就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问题提出更具体的建议。

我们不同意并且抗议把一个具体政府所采取的宪法措施说成是阻碍了我们的工作的企图。对我们来说，这是常见的宣传运动的又一个例子，是一种烟幕，在这种烟幕的背后，某些人企图掩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生产和部署越来越新的类型武器所通过的大量具体的和危险的决定。

这种行动的决策者们是否相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能够成为他们的掩饰手段，并能成为他们对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真正措施缺乏政治愿望的正当理由？

我们赞成在这里所发表的这种观点：如果将本委员会——多边裁军谈判的唯一机构——转变成一个辩论俱乐部，一个互相指责和攻击的场所，而不是把精力集中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于负责的任务上，那将是极不可取和十分遗憾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代表团赞成苏联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的呼吁：加紧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以期在谈判中取得真正成果，从而为加强国际安全和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奠定牢固的基础作出实质性贡献。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高度评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牢固的组织基础之上，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就裁军问题签订适当的协议所能发挥的作用。

各国对裁军谈判的极为重视反映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之中。前面的许多发言人已经恰当地强调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贯彻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愿望方面，正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责任。世界社会和世界人民正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毫无疑问，在我们将要审议的项目中，应给核裁军和有关限制核军备竞赛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全面范围的问题以优先地位。在这一点上，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根据苏联的动议所通过的防止核灾难的宣言是特别重要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已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包括根据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五十段的规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核裁军开始谈判。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和逐步裁减核武库直至全部销毁的建议一直是过去三年来的谈判桌上的议题。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代表团与本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代表团具有同样的关切并赞成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要求。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三边会谈，但是我们期待西方伙伴终于能对苏联的建设性步骤作出积极响应的这种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

我们代表团将继续对通过地震监测未来条约的遵守情况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做出贡献。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是与核武器新类型的发展问题紧密相联的。美国现政府决定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就是这种暗淡前景的一个例子。为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被一些虚假的借口，比如说什么中子武器基本上并不是什么新类型武器，因而不需要单独加以考虑等论调所阻挠。

立即着手为制订禁止这种类型武器的公约而进行谈判是重要的，因为许多专家已断然肯定这种武器会降低“核门槛”。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另一个与核武器问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是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我们代表团对这问题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积极地参加了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的目标继续是缔结一个国际公约，同时也要考虑在这个方面的其他建议。在这点上，我们认为现在是开始就不在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放置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了。

我们的代表团确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制定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上。我们完全支持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以便就这样一个条约取得一致意见，及其文本进行讨论。

就化学武器所进行的谈判的进展情况是一个例子，说明裁军谈判委员会所进行的努力是如何地落后于这种武器的新的更危险的类型的发展与部署。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国一起，我们赞成在为未来公约具体条款的起草工作开辟道路这个职责范围内，加紧进行各种谈判。

我们支持大会为迅速恢复双边谈判所做的呼吁，而且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则应特别注意二元的和其他新类型的化学武器，也应特别注意不在目前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放置化学武器的问题。

我们的代表团非常重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新类型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问题。考虑到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发展，我们敦促设立一个有资格政府专家小组。我们相信设立这样一个小组将能在一个常设的意图明确的组织结构范围内对此问题做出深入的研究。

我不准备详细论述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已经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立场。我们希望所有代表团都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以便工作小组能在积极参加多边裁军谈判的、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团团长罗夫莱斯大使的指导下，完成对它的委任。

我在结束裁军谈判委员会呈所作的第一次发言之前，愿引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的一些论述，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这些论述极好地反映了我们在军备竞赛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我们为在裁军领域里采取真正的措施所做的努力。托·日·夫·科·夫在他最近会见珀盖蒙出版社主席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时讲了下面的话：

“保加利亚是个小国，鉴于军备竞赛的新的直线加剧，我们是否不得不加拨防卫资金，还是我们可以将那些资金用于和平建设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们对新的美国‘巡航’和‘潘兴Ⅱ式’核导弹是否将放置在西欧也决不是漠不关心的，特别是由于保加利亚也在这些核导弹的射程之内。对于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我们的态度也是同样的，这些中子武器根据战略计划也将要在我们的大陆上放置。

这个问题决不是保加利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装备了这种类型的武器，或有无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的问题。问题的要害是大量积聚了这类武器的越来越新的类型——一类比一类更危险，一类比一类更昂贵——这决不能创造更稳定的和平。与此相反，增长着的堆积如山的军备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莫大的威胁。”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愿再次声明，本届会议期间，根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保加利亚代表团将对议程上的各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详细看法。

主席：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象我前面几个发言人一样，对你就任本委员会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我国代表团愿意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职责时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愿意借此机会感谢尊敬的同事们在发言中对我过去担任主席所表示的嘉许。我愿意再次对各国代表团和本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及其同事们在我任职期间给予的合作和协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主席先生，自从《联合国宪章》通过以来，国际社会历年始终不断地肯定裁军的必要性。人们一再表示，必须实现裁军，特别是实现核裁军。遗憾的是，一直没有能够把这些言词变成具体的行动。虽然人人都在发言中叫喊要求裁军，事实上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一直在不停地进行。各核武器国家军火库里的核武器，其数量和无法想象的杀伤能力，都在不断地增加，从而加剧而不是减弱了——更不

(萨尼先生, 印度尼西亚)

用说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国际社会经常表明急盼各国，特别是那些核国家和拥有最大军火库的国家，迅速采取具体的裁军措施。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非政府机构和个人都组织集会，通过决议，发表声明并提出呼吁，还举行群众性的示威，要求停止核军备竞赛，要求裁军。看来，当前的问题，与其说是引起各国人民的注意，象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第99段所提出的，进一步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便强有力地推动裁军的问题，还不如说是联合国各会员国和本委员会将如何具体地响应国际公众舆论的要求，以及如何把庄严的声明变成具体的和积极的行动，按照《最后文件》第126段的话去做的问题，这段话要求“全面彻底裁军，并作出进一步的集体努力，以求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消除战争威胁，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执行以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为目的的实际措施；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削减军费，并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帮助提高所有人民的福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当前所必需的是把那些庄严的言词变成具体的行动，不是继续重复同样的言论，而又不作出急需时采取行动的政治决定来使言论得以兑现。

主席先生，作为一个正在加紧努力提高人民福利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与裁军努力的成败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相信，裁军过程中的具体成就将导致国际和区域性范围的和平和安全的加强，这是成功地进行国家发展使之不受阻碍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裁军同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最后文件》第34和35段所指出的，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会对其他领域产生有利效果，或大大有助于其他领域取得成果。我们注意到两份使人感兴趣的研究报告，分别论述裁军同发展的关系和裁军同国际安全的关系，这两份研究报告是由秘书长在一批专家协助下编写，于去年提交给第三十六届大会的。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缓和的进展，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以及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尊重将再次占主导地位，创造出一种气氛，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履行国际社会委托的职责中，能更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本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竭尽全力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创造这样一种有利于裁军过程的国际政治气氛是所有国家，特别是最强大的国家的任务。核战争引起的大屠杀不会单单局限于核国家，不会不越出它们的边界，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着非常失望的心情，实际上是无能为力地注视着核大国之间的实力竞赛，这是全人类生存本身安危所系的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问题。我们非常关切地注意到，以武装到牙齿的强国之间不断发生政治对抗和斗争、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军备竞赛的加强为特点的国际政治气候日益恶化。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代表团表示希望美苏两国之间关于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的谈判会产生积极的结果，促进裁军的进程。

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地谈一谈我们委员会本届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问题。这次1982年第一期会议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这次会议正好是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之前召开。因此，我们的工作安排要尽可能对这届特别联大的成功作出贡献。裁军谈判委员会是由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成立的机构，它应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报告它对于它本身在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中规定的“行动纲领”所作贡献的评价。第36/92号决议提出，应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一个《综合裁军方案》，这将对特别联大的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决议还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加强在裁军的优先问题方面的谈判，以便使它能够通过具体的成绩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同时就委员会正在审议的各个问题的谈判情况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一份特别报告。因此，在安排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记住联大期望本委员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的贡献。所以由我们支配的将近十二周的时间应当最有效率地加以利用。考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殊性，本委员会准备起草提交给这届特别联大的报告从形式到内容也应具有特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尽快进行详细的讨论。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也应包括对于本委员会将近四年前由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改组以来工作成绩的评价。

在议程方面，我国代表团对秘书处提出的草案没有异议。我们同意把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作为一项新的议程项目。但是我们觉得，由于可利用的时间有限，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慎重确定优先次序和讨论每一项议题所用的时间，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可贵的贡献。为此，主席先生，工作计划的安排应做到尽量多分配时间来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认为最有可能产生具体结果，以后提交特别联大审议并有希望获得通过的项目，例如《综合裁军方案》。

至于成立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我国代表团的態度大家都清楚，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由于特设工作小组已证明是进行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认真谈判的最好场所，所以应该建立上述《最后文件》赋予最重要优先地位的两项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这是三年前本委员会工作开始以来21国集团一再提出的要求，也是最近第三十六届大会第36/92F号决议提出的要求。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的建立更为紧迫，因为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关于禁止核试验的三方谈判会在最近的将来恢复。我国代表团也同意重新成立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等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并立即着手工作。我们感到满意的是，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在其干练的主席、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的主持下，工作一直没有间断。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能按照第36/96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第36/97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和第36/92F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的要求，把我提到的这最后三个问题的谈判结果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然而正如我早先指出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对这些工作小组的时间分配，应在如实地评价裁军谈判委员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所作贡献的基础上，按照委员会规定的有关议程项目的优先程度，实事求是地确定。我国代表团希望，关于化学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可予以扩大，以便委托它按照第36/96A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和第36/96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的要求，实际拟定一个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草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甚至部分地做到这一点，这个草案就会是我们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一个宝贵贡献。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期待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综合裁军方案》。关于这个方案，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两个问题，即“优先次序”和执行该方案的所谓“时间范围”。当然，《综合裁军方案》本身并不是目的。裁军的关键是方案的具体执行。如同《最后文件》第9和第109段所指出的，《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将导致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是裁军进程的最后目标。

关于实现裁军进程最后目标的谈判优先次序，它们应该：

首先要符合裁军努力的当前目标，那就是《最后文件》第8段所指出的“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执行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和平开辟道路”。

其次要符合《最后文件》作为优先事项所提到的武器种类和裁军措施。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最后文件》第45段，其中指出：“裁军谈判的优先次序如下：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任何常规武器；裁减武装部队”。

载于第CD/230号文件，由我国代表团参加的2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考虑到了《最后文件》中有关条款，如第8和45段的内容。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问题，如果不就整个方案和方案的每个阶段规定具体的时间它就会失去作为“方案”的意义。这样，各国为执行《综合裁军方案》所承担的政治义务也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而《综合裁军方案》也只能成为一个包括一长串建议但对应在何时执行完毕不作任何规定的文件。这肯定不是国际社会所期望的东西。过去三十五年来，一直都在用宣言、声明、保证以及其他方式表达要认真进行裁军努力的意愿。国际社会肯定期望更多的东西；它期望根据一个商定的方案采取具体的行动。它肯定要求看到裁军过程中的具体结果会在特定的期间实现。它也希望，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如果不是在这一代，就是在下一代，人们就会生活在一个享有持久和平的世界。所以规定一个执行《综合裁军方案》的具体时间范围是十分重要的。分阶段就意味着有必要建立一个审查制度，国际社会能通过这个制度总结《综合裁军方案》每个阶段设想的措施的执行情况。根据这种审查，可以决定把某些没有完成的措施推迟到下个阶段去执行。如果有些措施在有关阶段结束之前已经完成，就要决定下一阶段的哪些措施可以立即开始执行。当然，在实际分阶段执行《方案》的过程中，也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

我们一直希望，我们有可能指望下一个千年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到那个时候，由于我们实现了裁军进程的最后目标，即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危及人类生存的核战争威胁就会消除，到那个时候，技术进步和能利用的资金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可全部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但是，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我很怀疑到二〇〇〇年这一希望是否能够实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使这一希望尽早在下个千年期的最初年代中得以实现。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取决于象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国家，而是取决于核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以及拥有庞大核武器武库和尖端常规武器的军事强国。用人们已听惯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无论男女老幼，平均每个人都可摊上相当于三吨的炸药，随时可以把他炸得粉碎。根据“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第A/35/392号文件），每年有五千亿美元用于军事目的，而根据“关于裁军和发展的关系的研究”（第A/

(萨尼先生, 印度尼西亚)

35 / 356号文件), 这笔款项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80年为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提供的官方援助的十九倍。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人类的三分之二, 其中有五亿七千万人营养不足, 八亿人是文盲, 十五亿人很少或得不到医疗服务, 两亿五千万儿童失学。我国代表团极为关注地注意到秘书长2月2日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祝词中所说的话, 他特别指出, 据估计, 为整个人类提供一年必需品所需的资金比军备竞赛一个月的费用还要少”。但是也许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些事实以便使那些对裁军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们懂得, 要扭转军备竞赛并为裁军与和平进行认真的工作, 现在确实已经为时很晚了。

至于我们这一期会议的闭幕日期, 考虑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筹备委员会将于4月26日开始举行会议, 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本身将于1982年6月7日开始, 我国代表团建议, 我们这次1982年会议的第一期会议应在1982年4月16日星期五结束, 但是, 如果增加几天能使我们真正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更积极更可贵的贡献, 那么也可以将这一期会议延长两天。

由于这是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的最后一届会议所以, 如果我们要向这届特别联大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我们就得抓紧时间进行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不但要证明它作为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是有效用的, 而且要证明它是要效能的。它需要向一个非常苛求而最没有耐心的世界性机构提交一份关于它的成就或缺乏成就的事实报告, 而且要证明它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说句公道话, 我们尚未能取得具体的成果是不能归咎于本委员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努力工作的, 但是国际政治气候妨碍我们实现我们大家要求的结果。也许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 看看能否作些改进。杰出的荷兰代表在我们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已充分地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以我国代表团表示的希望作为我发言的结束语, 这种希望在当前情况下也许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际政治气氛会有所改善, 从而有助于本委员会为实现裁军进程的最后目标——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作出的努力取得成功。然而, 我决不是主张我们应该等待国际政治气候的改善。相反, 国际政治气氛的恶化应该增强我们的决心, 争取在谈判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具体成果。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我们要为实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进行不懈的努力。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不裁军，人类就会毁灭。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感谢你在发言中对会议主席的嘉许。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深为满意地看到友好的伊朗的代表在本月份期间主持本委员会的讨论。长期以来，伊朗和印度之间在文化、传统和语言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国代表团本着我们共同历史传统的精神向你保证，我们将在你完成艰难任务的时候给予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我还愿向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表示感谢。他干练地主持了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结束阶段的工作。

我们杰出的同事、意大利大使迪蒙特泽莫洛不幸逝世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资格的外交家。我谨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深切诚挚的哀悼。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荷兰的费因大使告别。他经常以锋利的发言活跃本委员会的气氛，并赢得了所有同他共事的人的尊敬。我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精神愉快。因为费因大使今天没有出席会议，所以我谨请荷兰的代表团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敬意。

我还愿代表印度代表团欢迎来自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同事们。我相信，他们作出的贡献将大大丰富和加强本委员会的工作。

今年6月即将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第一期会议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性。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国际社会将密切注视和评价本委员会及其所做的工作。如果说最近闭幕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结果能给我们任何暗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关于我们这个机构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实际意义和效用将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2月2日费因大使在令人深思的讲话中，提到了在纽约的第一委员会工作中以及在日内瓦本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某些令人不安的趋向。如果说第一委员会有时似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乎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的话，其责任肯定在于那些多年来对大会的各项庄严决议置若罔闻的人。例如，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曾提请我们注意大会以压倒多数或者甚至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许多要求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决议。如果某些核武器国家继续厚颜无耻地、傲慢地无视这些它们本身也投票赞成的决议，这肯定不会增加大会的威望和权威。

裁军谈判委员会也处于相似的窘境之中。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看到顽固的少数阻止本机构履行其庄严的谈判职责的可悲情景。尽管禁止核试验和核裁军是我们议程上的最重要优先项目，但是对这些项目中的特有的和具体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进行多边的谈判。有人企图把委员会变成瑞典的图尔森夫人贴切地说到的“邮筒”，转送大国草拟的如放射性武器公约这样一些次要优先项目的条约草案。如果本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曾经抵制了这种企图，那么就不能把他们的态度仅仅看成是阻止进展的策略行动。

在这里我还愿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把别国的关切斥之为“愚蠢的”或是别有用心的”，而把自己的提议誉之为“真诚的”和“现实的”，那是再简单不过的做法。我们可不要患那种近视症鼓吹自己手中的枪是用来维护和平的，而别人手中的枪则是要发动战争。

同样，虽然我们要认真考虑提高本委员会的效率并改进其工作方法的各種建议，但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问题，即大国是否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对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原则？如果只在口头上尊重这一原则，我恐怕无论怎样改进工作方法都不会取得大家所期望的具体成果。

在我们迄今为止所听到的几个发言中，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主要的论题。然而，无论是在对待方案的态度上，还是在对待裁军问题本身的态度上，我们的一些同事都再次强调有必要采取所谓“现实主义”的态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在2月4日的发言中说：

“对第二届特别会议本身来说，现实主义也是一个关键的词。崇高的目标必须依据现实情况来衡量；审查并评估过去的成就必须导致对今后几年的谨慎计划，合理地展望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要比宣布一些过份雄心勃勃的想法更为重要。”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日本大使在2月4日的发言中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他也认为“比较聪明的做法是避免采取过份雄心勃勃的方针，设法起草一份可核查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过去，我国代表团曾对这种似乎是实际合理地强调“现实主义”的态度提出过疑问。事实上，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使目前的现状无止境地延长下去；更有甚者，这种现实主义还意味着世界上各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安全气候将进一步恶化。有人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幌子下要求我们接受有害的核恐怖均势的理论，并要求我们无止境地生活在热核战争的威胁之下。当不结盟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表达其正当的安全关注并谋求保护其人民的生存时，它们就会被斥之为异想天开的、不实际的空想家。我想强调指出，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争取“玄虚目标”或鼓吹“过份雄心勃勃想法”的说教家。我们只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谋求生存，在这里技术把世界压缩成一个小小的聚居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谋求生存的。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在的地区或区域。今天的任何相邻关系都具有全球范围的性质，任何对手——不管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对手——既可以近在国界之外，也可能远隔重洋。今天上午尤金·罗斯托博士在代表美国发言时承认，在目前情况下“战争的原动力使人无处藏身”。我们中间的那些现实主义者迄今还未答复那些反复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即是否允许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以危害其他所有国家或威胁人类生存的方式来谋求其安全利益？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各国协商一致承认，核战争将会对交战国和非交战国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又怎能期望我们接受核灾难的威胁日益增长的现实呢？难道努力消除这一危险仅仅是“玄虚”的目标吗？难道谋求自身的生存是“过于雄心勃勃”吗？我们本来以为这都是普通常识问题，以为大家都会承认生存的权利是人权中第一位的和最根本的权利。

这种硬要推销给我们的奇特的“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则涉及各种裁军措施之间的关系。我要补充一句，很久以来大家就普遍承认销毁核武器应在裁军谈判中享有最重要优先地位。《最后文件》清楚，明确地认可了这一点。然而，在对《综合裁军方案》进行谈判时，有些代表团则想方设法地要改变这种优先次序，他们还争辩说，不把核裁军同常规裁军完整地联系在一起，要进行核裁军是不现实的。他们告诉我们说，核威慑的现实以及在欧洲部署核力量和常规部队的情况，使人无法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设想在不同时进行所谓均衡裁减常规部队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核裁军。

我们的一些同事也许忽视了核威慑“现实”的另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我可援引原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现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艾克利先生的话，他的话是最有权威性的。1974年2月26日，艾克利署长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联合讨论会上讲话时说：

“那些似乎是精确的核威慑的模型是建筑在这样一条规则上，即‘不要去考虑那些你无法核计的事情’。例如，‘导弹决斗’往往忽视微粒回降问题。而核计是无法解决有关不可靠性的关键性细节的。”

艾克利先生还补充说：

“关于威慑，我们的整个思想结构缺乏实践经验。和人类在其他领域中的努力不一样，核威慑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绝对地、咄咄逼人地要求我们在没有直接的有关经验、没有实验的情况下设计出成功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既没有反复试验和摸索的阶段，也不会有真正的知识。”

有人告诉我们，核威慑实际上防止了一场核战争，并说如果没有核威慑，我们大家都寻求避免的那场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种论点站得住脚吗？艾克利先生不得不说下面一番话：

“正如大家所知，我们防止核战争的努力可能会失败。这不仅是因为缺少一种阻止蓄意攻击的充分的报复能力，而且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由于一个意外事故，非故意的升级过程，或者由于我们无法预料或甚至设想的失误和原因的结
合：这样说来，大家都会同意相互威慑的形势本身不能保证防止核战争……”

不结盟的非核武器国家，正是考虑到我们的许多同事拒绝承认的现实情况，率先提出了几项防止核战争的措施。我们建议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我们要求就核裁军的紧急措施进行谈判。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所遭遇到的是阻挠拖延的战术。联合国大会在第36/81B号决议中要求核武器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就这个重大问题提出它们自己的观点。这一决议——印度是该决议的提案国之一——得到协商一致通过。我们希望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不会再听到核威慑会防止核战争这一老的论调。为强调有必要采取其他更为真正现实的措施，就这一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相信核武器国家将会就这一重大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我国代表团认为《综合裁军方案》中包含了一项国际裁军战略。如要使这一战略具有实际意义，它就不仅要制定出发点和目的地，而且还要定出要走的路线。我们的一些同事建议，一边行进一边再制定路线，那样做就谈不上是一种战略。确实，考虑到我们必经之路上的实际地形，我们现在为自己规定的路线可能不得不经一些迂回曲折。但是，除了一味笔直往前走外没有路线的概念，就走上征途，这才应该认为是过于雄心勃勃和冒险的做法。这后一种做法正是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第CD/205号文件中要求我们去做。

在载有《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措施清单的第CD/223号文件中，21国集团不仅表明了谈判的主要奋斗目标，而且还预测将会取得的具体成果。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使却不赞同这样做。一个战略的实质在于预测。如果《综合裁军方案》的措施是概括性的、一般性的，那就没有什么战略计划，没有指引我们前进的路线图。我相信，各成员国还可回忆起在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21国集团曾建议在委员会的某个特设工作小组中就某些概括性的、但却是具体、实质的问题进行核裁军谈判。但是我们的一些同事却认为这些问题的性质太广泛了，在我们确定具体措施之前是无法进行谈判的。那么好吧，先生们，21国集团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并明确提出了谈判的具体项目。如果需要由各国本身决定它们将进行谈判的内容和时间，那何必还要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呢？

有人谈到，要取得裁军的进展，需要进行周密的、按部就班的谈判，谈判者决不能在时间压力下工作。如果关于发展和部署军备的决定也以周密的、按部就班的方式，在长时期内逐渐形成，那么上述说法还可以站得住。但是，军备竞赛就好似洪水一样，慢条斯理地把柴捆堆集成行，想以此来阻挡洪水，那才表明是唯心的空想和雄心，而21国集团的成员肯定没有这样的空想和雄心！

21国集团设想把《综合裁军方案》分成四个阶段，必须在经过谈判和商定的时限内执行四个阶段的工作。然而，这一时限是灵活的。第CD/223号文件的各起草国不相信机械的时限，也不相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所说的“未来事态的发展可使其失去任何效用的时间表的魔力和自动作用”。正是因为有一定的交流差距似乎使我们产生隔阂，以至于尽管21国集团的成员国再三作出澄清和解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还能继续发表这种意见。我们21国集团各国并没有为完成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 印度)

《综合裁军方案》设想一个严格的或自动的时间表。但是, 我们认为如果要使方案具有任何意义, 如果要使方案成为政治上可行的文件, 方案就必须至少在最低限度上有一个完成各项措施的指示性时限。只有根据执行各类措施的时间顺序才能设想方案中规定的优先次序并使其具有实际意义。各种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只能根据其执行时限来制定。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 我们必须铭记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目的。如果通过《综合裁军方案》不会对各国关于军备的决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各国不能充满信心地预料到逐步地、有计划地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将改善全球性的安全环境, 那么这份方案同费因大使提到的大会任何一份毫无结果的决议又有什么两样呢? 所有的国家都是在数年之前就预先作出军备和防务态势的计划。这是现实的。期望一份甚至对执行情况都没有指示性时限的、不固定的《综合裁军方案》会对各国的军备计划产生影响的想法是现实的吗?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似乎又误解了21国集团对《综合裁军方案》态度的另一方面。他说, 第CD/223号文件规定了一份安排紧凑的谈判日程表, 具体指定了在以后各阶段谈判的内容和应取得的成果, 全不考虑以前阶段的谈判结果。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21国集团设想的方案每一阶段的内容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的, 即假定前一阶段的措施已经实施。所有的计划都必须遵循这种做法。然而, 第CD/223号文件的起草国从未认为以后阶段谈判的内容和执行措施可不同以前各阶段的结果如何。尽管我国代表团和21国集团中的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上再三解释说, 审查制度将根据在执行以前各阶段中取得的进展对方案进行调整和修改, 但是仍有人对我们提出这种指责, 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虽然审查制度的具体细节还需进一步阐明, 但是这一原则是清楚明确的。

关于21国集团对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态度, 我相信我今天的发言将彻底消除似乎存在的各种误解。不结盟的、无核武器国家的裁军哲学是建立在牢固、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旨在取得实际成果, 对我们所面临危险的清醒估计是这种哲学的根据。那些如此轻率地指责我们缺乏现实主义和追求玄虚奢望的人最好还是彻底检查一下作为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基础的想法。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最后, 我想说我们已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2月2日的内容详尽的发言。他的发言阐明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观点。我们正在研究该发言中提出的具体建议, 并将在以后提出我们考虑成熟的评论。同时我们希望第CD/205号文件的起草国将根据我们今天所作的澄清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主席: 感谢你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和其他代表团一起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届会第一个月的主席职务。我的代表团保证与您, 一位同属于不结盟国家的代表, 在完成繁重的任务中进行充分合作。您尊敬的前任, 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在完成委员会1981年会议最后阶段的工作中表现得十分干练, 也同样值得我们赞赏。我还愿与大家一起为我们的朋友和同事、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去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哀悼。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在此时, 我愿向您和所有欢迎我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委员们表示热烈的感谢, 并盼望与你们密切合作。

我们正生活在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时代中, 这明显地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人们的是非概念被弄得模糊不清; 他对人权的崇高理想已在冷战的气氛中被出卖。如今一个人是否犯有违反人权之罪取决于他所持有的思想意识的观念。对于人权来说几乎没有一点诚实可言。如果在这方面还有足够的客观标准的话, 南非的种族主义者理应首先有资格受到经济制裁。

从象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来看, 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十分有害的, 因此我们认为, 军备竞赛的继续是与世界各国间进行有意义的经济合作背道而驰的。的确, 如果军备竞赛以现有的速度继续下去, 势必将发展到在各国之间引起严重的猜疑和紧张, 以致所有合理形式的相互影响全部中断。我国代表团同意法国德拉戈尔斯大使上星期二发言中的一些结论。“裁军事业也能为国际合作的两个重要目标服务, 这就是安全, 以及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特别是为造福于条件较差的国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着核战争的真正危险的世界, 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核战争“不会产生胜利者, 只有失败者”我国代表团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担心。少数几个国家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进行核武器的大规模积累而产生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

在联大35届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倡议宣布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那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今天一样：希望通过有效裁军措施和经济上更加平衡能在80年代末看到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目前的趋势清楚地表明，这一目标正处于实现不了的危险。这将是人类的大灾难。正如我国总统谢胡·沙加里阁下198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上所说的：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结国的第二次审查会议失败的时候，军备竞赛已呈现出一个新的危险的势头。就世界经济问题进行的南北对话由于连展开谈判的程序都不幸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陷于僵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谈判气氛中目前存在的僵局，对于所有人来说前景极为可怕。也许，事态要比我们认识到的还要严重，世界正危险地悬在边缘上生存和灾难之间的危急的边缘上。”。

我国代表团一直在与那些将安全建立在核威慑的理论基础上的国家争论，原因是我们这些无核国家也要生存下去。我们将坚持这样的看法：威慑，战略平衡和均势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狭隘的安全利益的基础上的，这些国家顽固地拒绝考虑第三方面国家的根本的安全利益。正如我国代表团曾在好几个场合说过的，事实是，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越发展，核战争的危险也就越大。

在非洲由于南非拥有的核能力核武器扩散的危险日益增大，尽管非洲统一组织早在1964年就对非洲的非核化做出了决定，这些发展只能在非洲大陆的和平道路上设下一个严重的障碍。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第12段指出：

“事实上，各种族主义政权大量积累军备和取得军备技术，及其取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对面临迫切需要裁军的世界社会构成一种日益危险的障碍和挑战”。

我的国家对于南非取得核武器对非洲大陆所造成的危险认识得再清楚不过了。此外，通过秘书长关于履行非洲非核化宣言情况的报告，即文件第A/35/402号，世界社会可以清楚地看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造成的危险。事实正如该报告第89段所说的：

“南非要获得和部署核武器就得在外交上和政治上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南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非竟然使用了这些武器，那代价就更惨重了。不过，由于南非领导人不顾一切地要维持种族隔离制度，可能就无法理智地衡量得失……”。

我国一直在不同的讲坛上利用机会对南非及其西方联盟之间的勾结表示痛惜，在这个委员会中我们也要抓紧机会这样做。

现在请允许我简要地谈一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本届会议应该重视的一些实质性项目，特别是当我们正接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时候。

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是委员会应该紧急进行讨论的两个最中心的和优先的项目。凡是一切有利于核禁试的话都已经说尽了，这样的提法几乎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联合国大会的无数决议证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持续的关切。最近联合国的第36/85号决议题为“大会第35/145B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执行段落中，不仅重申了委员会在核禁试谈判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而且其执行部分第6段中要求：

“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步骤，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开展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将于1982年举行的会议初期的最高优先工作。”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项决议并希望本届会议有可能建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

我们同意有些人的意见，认为对缔结该条约的一切技术障碍都已进行充分的探索，剩下的问题是核武器国家缺乏进行谈判的政治意志。核禁试在停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和此种武器的发展，以及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这个紧迫任务中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事实已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最后文件》的第51段中清楚地体现出来。

铭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的时间离我们只有几个月了，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再继续拖延能够商定建立一个综合禁试工作小组的话，将是十分有益的。这一成果的取得将显示出委员会对于国际社会赋予它的执行谈判的责任是能够作出积极贡献的。为此，我的代表团呼吁那些至今还未表同意的核武器国家加入委员会中就这一问题存在的一致意见。

作为CD/204号工作文件的起草国之一，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在委员会中达成一致意见的规则不应解释为是妨碍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尤其是在如核禁试条约

(依朱厄尔先生, 尼日利亚)

这样一个关键和重要的领域内。

我们这些对于签署禁核扩散条约满怀信心的国家来说, 该条约的第Ⅶ I 项条款已成为一种形同虚设的规定这个事实是极为令人担心的。

我已经强调指出了核战争的危险。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那种认为核武器应作为一种手段去抵销常规武器方面已查觉到的不对称现象的看法。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主要的原因是核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不能将它和常规武器进行比较。

我国代表团欢迎上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经过安排的非正式会议, 并认为在本届会议期间应再进一步召开这类会议以便继续保持那些会议所产生的动力。为此, 21国集团的工作文件(文件CD/180号)应该为导致关于建立一个工作小组的经过安排的讨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认为, 大会的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应该成为特别会议的一个新概念的开端, 正因为如此, 我的代表团继续对综合裁军方案给予极大的重视。特别会议不应仅仅是一种定期的聚会, 而应该与审查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情况有机地联系起来。我们相信, 在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指导下, 有关这一议题的工作小组将会取得必要的进展。然而, 我国代表团也明白地意识到在进行中的谈判成果之取得, 决定于进行谈判的政治意志。在这一点上, 我国代表团同意墨西哥代表在本届会议的首次发言中所表达的观点, 即, 在拟定综合裁军方案时, 任何背离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文字和精神的行为将使裁军事业倒退。

在一月份进行的广泛的谈判产生了一些有用的成果。我的代表团有兴趣地注意到, 不同集团之间的意见正在逐步取得一致。我们相信, 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 将是《综合裁军方案》得以成功拟订的好兆头。

我国代表团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该考虑的关键方面是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近结束的联合国对该题目所作的研究, 特别是在结论的第391段中叙述到:

“这项调查十分强烈地说明这个世界或者以特有的势头继续进行军备竞赛, 或者在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的秩序范围内有意识地, 并以审慎的速度向更加稳定和更加平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两者是不能同时进行的。”

在过去三年中变得很明显的事实是, 核武器国家更关心它们的狭隘的安全利益, 而不是向无核武器国家进行可靠的保证, 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核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武器国家目前的态度只能导致武器横向扩散的危险升级以及这种升级所包含的一切固有的危险。

我不想在我今天的讲话中详尽地讲述为什么核武器国家现在宣布的声明不足以作为可靠的保证。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这不仅从常规战争的范围上看，而且还从它所包括的国家来看，因为它似乎只包括各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联盟。安理会决议第255号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联盟之一威胁使用核武器或被威胁使用核武器时问题又将出现。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应该继续设法找出一个可以普遍实施的“共同方案”。我们认为上届会议工作小组审议过的供选择的方案应加以进一步探讨。联盟关系、部队部署和核武器扩散给予无核武器国家极为有限的保证。然而，就消极的安全保证问题缔结一项具体的国际公约以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成为核讹诈的受害者。联大题为“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第36/95号决议呼吁：

“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志，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

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工作小组工作过程中，这种极为需要的政治意志将明显表现出来。

关于其他现有的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本届会议期间明确需要扩大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使它不仅仅是担任“审议”工作。我们的看法是，经过适当修改后的职权将指导工作小组走上制订一项公约的案文的正确轨道上。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罗斯托先生今天上午提出的美国对化学武器的一项经修改的职权的支持。不过，关于协商委员会的作用，申诉程序、公约的范围以及核查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制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的谈判状况要求各个代表团作出更大的努力缩小他们在范围和定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前进，以便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请允许我就本年度议程中所列入的新的项目提出一些看法。我的国家是那些对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于外层空间日益军事化深表忧虑的国家之一。仅卫星武器、高能光激光器和粒子束武器的更频繁的使用使外层空间成为一个未来的战场。鉴于这种发展是违反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精神和文字的——该条约旨在促进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以造福于人类——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议题需要在委员会列出的优先审议项目的范围内给予审议的地位。

我国代表团还对于委员会将提交给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予以极大的重视。我们认为，该报告应该是对进行裁军谈判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作的贡献的一个评价。需要在委员会中尽早对这项议题进行审议，以便能够就特别报告的形式问题作出决定。

第二届特别会议距离现在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委员会面临的任务是非常巨大的，期望也是崇高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程序问题的讨论上。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在本周内将通过临时议程草案和工作计划，以便立即就议程中的各个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引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向1980年联大的致词。在那次会议上他说：

“目前变化无常的国际形势向所有担负着保卫人类命运的责任的人提出了挑战，要他们停下来思考。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促成目前国际危机的结构和概念不可能保持不变。任何有机结构如果没有适应变化的手段也就没有生存的手段。自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用在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的五千多亿美元的金额，远远超出急需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类从贫困和堕落中解脱出来的开支。必须进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以便将人类从无限的忧虑，实际上是一场大屠杀中拯救出来。必须进行裁军，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要叙述的观点。我不知道那些将经济政策建立在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上的国家是否也曾考虑过这样一个观点：只要军备竞赛在现有的水平上继续下去，这场斗争是不可能取胜的。

主席：我们实际上已用完了今天上午的时间。如果委员会同意，我建议全会现在暂时休会，到今天下午3时15分再开。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依此办理。

下午1时15分休会，3时15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52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委员会将听取今天已登记的其他几位代表的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在2月2日的发言中已就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些基本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立场。在本届会议的开幕式上这样做，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想以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设法在遏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一些具体方面取得进展的话，那么它就会为解决消除战争危险这个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基本问题作出不小的贡献。不幸的是，战争的~~危险~~近未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就使委员会的责任更加重了。

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委员会面临的~~任务~~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因此，我们强烈地谴责有些代表团的~~做法~~，他们把一些与谈判的内容毫不相干的问题塞进我们的谈判，并把性质大不相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以此使委员会的谈判难上加难。我们深信，委员会的任务是集中注意力解决与限制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客观地分析裁军谈判中出现的真正困难，共同为克服这些困难而工作。

谁会否认：当前和平事业的根本危险是军备竞赛的疯狂升级，主要用于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更新型的武器系统的发展，以及与此同时对那些以进行和打赢核战争为基础的~~理论~~的宣传？

确实，美国代表团在其今天的发言中不可思议地声称不存在任何军备竞赛。这种说法的意思是，美国没有增加军备，没有扩大其武库，没有把它的军事预算膨胀到巨大的数额。显然，所有这些都只是些幻想。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实际存在的事实吧。

最近几天，我们已听说了向美国国会提出的一份1983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这份预算清楚地反映了一种使军备竞赛升级的政策。在美国和北约国家，以突然增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加军事预算的做法来迎接各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已成为一种传统。1978年召开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时情况就是这样，当时北约国家通过一项决定，系统地增加该军事政治联盟各成员国在以后几年的军事预算，同样，这一次又作出了增加军费的决定，而且增加得更多。在第二届特别联大的前夕，美国正准备通过一份创战后年代最高记录的军事预算。根据美国总统的预算咨文，在1983财政年度，单是美国战略核力量的支出一项就从160亿美元增加到230亿美元，所谓一般性目的部队的支出从88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海军和快速部署部队的支出也将增加上亿美元。单建造航空母舰一项就将花费68亿美元。明年共要求总数为2580亿美元的军事拨款。很明显，里根总统关于大规模生产新型化学武器并为此拨款七亿美元的决定，只能看作是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赠送的某种“意外礼品”。罗斯托先生关于美国同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声明很难使这粒苦药丸变甜一些。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美国在五年中的军费总数将会达到实在难以置信的一万六千亿美元。

这么多亿美元的钱究竟将用在哪里呢？

1981年10月初，美国总统里根宣布了他的八十年代的“战略方案”，不仅加强和扩大了原先已经批准的计划，而且还设想发展和部署新的武器系统。美国的战略方案特别重视M X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每一枚这种导弹上装有十枚命中率极为准确的弹头，这使它能摧毁严加保护的目标，也就是使用这些导弹进行“解除武装”的打击。

美国领导人批准建造和部署的“三叉戟-2型”潜艇所载运的弹道导弹实际上与M X型导弹具有相同的军事威力。另有一项计划准备在八十年代生产质量更新的战略轰炸机，即“B-1B”型轰炸机，并以各种类型的战略巡航导弹来武装“B-52”型轰炸机机群。同时，还在加紧活动，发展有效的反导弹防御装备，建立发动外空战争的手段，大规模扩大和更新美国发动化学战争的能力，以及高质量地重新装备其地面部队。

美国为了取得军事优势的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无疑是在西欧部署近600枚美国的中程导弹的决定，这将使北约集团在这类运载工具方面以3比2领先，并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相应的核有效载荷方面以2比1领先。

总之,看来美国领导人非常希望通过质量优势在军备竞赛中取得“胜利”。

今后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工作的所有经费中,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费用将用于为发展新型的、毁灭性更强的武器奠定科技基础。新型武器系统的生产也正在积极地进行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关巡航导弹的计划。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在2月2日的发言中相当正确地指出了这种以在军备技术上领先为基础的估计将可能产生的结果。人们很难不同意她的警告。

我们有正当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需要如此庞大的军事预算?为什么美国通过许许多多方案,发展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新式武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是这样一种说法,即美国以及实际上整个北约集团已落后于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这个说法完全不真实,看看事实就能轻而易举地驳倒这种说法。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曾多次在世界上挑起危险的军备竞赛的升级——我们曾几次举例证实这一点——但在最近几年,苏联和美国之间以及华沙条约国家与北约国家之间仍大致达到军事上的均势,而且这种均势现在仍然存在。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无论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还是在常规军备和武装力量方面,都存在这种均衡。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的时候,苏联和美国就其战略武器的数量交换了详尽的资料。委员会的成员们是熟悉这些数字的。苏联约有2,500枚战略运载工具,美国有2,300枚。但是,就战略弹头的数量来说,美国远远超过苏联——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但是总的来说,这一领域中大体上是均衡的,这种均势有待通过条约的实施进一步加强。而且,这一领域中大体均衡的状态也在1979年及以后得到了最有权威的美国领导人的承认。

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是不是能设想,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苏联就能在需要许多年进行发展的战略武器方面取得优势,或甚至取得较大优势呢?1981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黑格先生在与美国报纸主编会见时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苏联在这一领域中的优势只是蓄意的捏造。他说,“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我们两国继续保持着大体均衡。”

欧洲中程核武器方面也存在着大体的均等,即北约国家部署在西欧国家领土上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和毗连欧洲的水域上的基本的导弹运载或飞机运载的能打到苏联领土上目标的核武器,也就是说射程为一千公里或一千公里以上的核武器,与苏联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射程类似的相应武器之间存在着大体的均等。北约国家有986枚使用于欧洲大陆的运载工具。其中包括723架美国飞机,64枚弹道导弹和55架英国轰炸机,以及属于法国的98枚导弹和46架轰炸机。苏联有975枚类似的军事运载工具,其中包括461架飞机和514枚导弹。

关于罗斯托先生在发言中提到的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欧洲核武器的谈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L·I·勃列日涅夫先生最近在莫斯科与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们谈话时对这些谈判的形势作了详尽的估计。考虑到勃列日涅夫先生那次谈话的重要性,苏联代表团准备将他谈话的全文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北约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的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数量同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然,在这个领域里进行对比是更困难一些,因为这一领域中种类繁多,性质差异大,而且这些部队的结构和组织也不相同。但是,看一看基本的组成部分就能看出大体上的均等。例如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武装部队有490万人,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军队还不到480万人。就坦克的数量而言,北约拥有24,000辆,而华沙条约国家也多不了多少——25,000辆。就空军而言,尽管华沙条约国空军的军事飞机比北约国家多一些(1.2比1),但北约在空中支援能力方面领先(3比1),直升飞机的数量也多一些(1.8比1)。在维也纳会谈中最近一次交换的1980年1月1日的实力对比数据证明,双方在中欧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的数量大体均等,北约国家为991,000人,华沙条约国家为979,000人。

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这种数字上的对比,以证明确实存在均衡。苏联国防部编的一本题为《对和平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的书详细地罗列了苏联和美国以及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约国家之间各种武器的对比数字。这本书于1982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如有代表团感兴趣,我们可以提供。书中提供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表明,均衡不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存在于事实中。因此,美国没有必要在武器方面超越苏联,因为它并没有落后于苏联。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西方的战略设计者们明白这一切吗?他们当然明白。然而,他们今天正在准备和通过的增加各类军备的计划是战后整个时期中独一无二的。那么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为了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均势,并使美国和北约国家取得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军事优势。里根总统在1981年10月17日与美国地方报纸主编会见时比较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目标,他在讲话中很坦率地说,“俄国人不可能跟上我们。”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先生最近在中东之行时发表过许多同一腔调的讲话。

美国对待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的实际政策是与其取得军事优势的计划相配合的。美国中断了与苏联就一些重要问题的谈判,比如限制战略武器、禁止化学武器,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限制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等等。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许多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关键方面进行认真谈判的倡议,一年来一直遭到阻挠。

军备限制领域中的任何倡议和步骤,只要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美国与军备竞赛有关的计划,都会被宣布为不适当。今天,我们听到禁止核武器试验也属于这类倡议——核禁试是绝大多数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争取实现的措施,但显然“必须同西方各国维持可信的威慑力量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指出,这仅适用于西方国家。看来,只要华盛顿认为设立核禁试工作小组会破坏整个威慑理论及其实践,该工作小组就不能设立。

阿瑟·考克斯在今天出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其中谈到美国对裁军谈判持消极态度的原因:“然而,不愿进行认真谈判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里根政府内部仍未解决的政策辩论。鹰派仍然占多数地位,他们反对真正的军备控制和军备裁减。他们宁愿追求核优势的幻想。他们非但不愿意裁减核武器,反而想制造并部署“MX型”、“三叉戟-2型”、“潘兴-2型”导弹。他们中间有些人声称这些导弹能使美国打一场核战争并在战争中取胜。他们千方百计要使核武器的使用成为合理的战争手段。这种努力不仅特别危险,而且简直是发疯。”

北约国家正在设法以提及世界各不同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办法来掩盖其对裁军谈判的非建设性的态度。关于罗斯托先生今天在发言中提到波兰的问题,我想谈谈下列看法。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北约国家企图以某种方式为其干涉波兰事务的行为辩护, 编造了各种的说法, 声称波兰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下实行军法管制的, 并说苏联已普遍地卷入波兰目前局势的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波兰最高当局采取的措施是波兰国家决策的结果; 这是波兰人的事, 而且仅仅是波兰人的事。难道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比波兰领导人的声明更有权威性?

同时应该清楚的是, 苏联不能对社会主义邻国波兰的命运漠不关心。几十万苏联人为把波兰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事实不可能从苏联人民或波兰人民的记忆中抹去。

当然, 如果有的目的是要中断谈判并运用一切手段拖延解决限制军备竞赛方面的紧迫问题, 那自然会使出任何计谋, 包括提起某一国家的形势。

我们今天听到的美国代表罗斯托先生的发言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和他的“冷战”时期的许多前辈一样, 他认为邪恶的根源只会出自于“苏联之手”。在我们这个时代, 这一类的言论我们听到的可真不少! 他的发言还会使人相信, 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 即美国和苏联, 其他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对世界局势都没有特别的影响。

罗斯托先生的发言实质上集中了当前美国宣传机器的一切基本论调, 美国正是以这种宣传为其大肆扩军谋求实现军事优势的政策辩护。

我们不想和罗斯托先生论战, 因为这只会分散委员会处理其重大问题的注意力。但是,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下列事实。

在所谓苏联军事威胁的种种绝顶虚假说法的烟幕下, 美国正在设法实现一种不仅仅是威胁苏联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其制度不合美国统治集团的胃口, 这个国家就可能是或会成为美国军事实力的受害者。我们不想学罗斯托先生的样, 去谈论那些其内政受到美国干涉的国家的形势。大家都清楚那些国家和地区是由于美国的行动成了出现危机形势的地方。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一事实, 即那些主张在研究国际形势时将各种事态发展联系起来的人却感到并没有必要去提及以色列并吞戈兰高地一事——这是几天前联合国大会明确地谴责的侵略行径——或提及南非侵略者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 或萨尔瓦多军事政权的血腥罪行, 或多年来北爱尔兰的流血事件, 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国际生活中确实需要立即加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讨论这些问题的适当地方, 虽然这些都是紧要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问题, 因为它们与限制军备管制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委员会中讨论这些问题不是现实的方针。

真正现实的方针是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基础上, 考虑到各方的正当利益, 在谈判桌上解决最为尖锐的国际问题。苏联主张的正是这种做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L·I·勃列日涅夫上周在会见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时也再次权威性地指出了这一点。正如勃列日涅夫说的, 苏联领导人坚信, “任何国家把它的政策建立在发动核战争并在这种战争中取胜的想法上, 都是疯狂而不负责任的做法, 是对人类命运的冒险赌博。外交不应使局势复杂化, 而应解决复杂的局势。对当今世界上的冲突局势和引起争论的问题不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进行耐心和建设性的谈判, 进行保证真正限制和销毁武器的谈判。”

这就是苏联要求采取的做法。

杜亚尔特先生 (巴西):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 并代表我国代表团以及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向你保证, 在你担任主席期间, 我国代表团将与你充分合作。

我国代表团在今天的发言里要专门谈一下委员会 1982 年届会议的一些程序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有关议程和工作计划以及委员会本身的活动安排。

我国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对这些程序方面的问题应尽早作出决定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轻率地作出这些决定或者不应对这些决定的含义和提案的理由进行彻底审查。不应把程序的讨论看作是某种属于次要范畴的问题, 可以肤皮潦草地加以处理。大家都知道, 对工作进行周密安排, 特别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一个多边机构中, 是完成有关实质性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 不应把程序问题的讨论看作为纯粹是浪费时间。顺便说一下, 我们正在从事于拟定出一个综合裁军方案,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它将是成为裁军本身的实质性工作所必要的骨架。

因此,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议程和工作计划的讨论是一个严肃和重要的问题, 因为它影响着我们的真正实质。为此, 我国代表团不同意那些催促委员会尽快把程序问题讨论掉的人, 他们的根据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集中力量拟定提交第二届

(杜亚尔特先生，巴西)

裁军特别会议的报告，好象提出这样一个报告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我们认为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证委员会审议的优先问题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样在这个论坛上就这些优先问题所达成的成果本身就是对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所作的积极的贡献，然后再把它们列入我们向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

我国代表团因而认为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周进行的讨论与迅速完成我们的任务有关。我们希望，在这些讨论中提出来的不同立场的见解将会迅速产生满意的结果，使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有条不紊地进行其实质性的工作。

鉴于这些想法，让我简单地谈一下这些会议中提出的某些问题。许多代表团，特别是属于西方集团的代表团支持秘书处的建议，将有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列入为新议题。我愿顺便建议，除非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另外有明确的指示，今后秘书处的工作应限于草拟一项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届会议遗留的那些议题的建议议程，以及要求委员会采取具体行动的联大决议的综合性的一览表。这将有助于避免引起误解并使委员会对议程草案的具体内容作出确切的指示。我不想在此详述关于提高委员会工作效率的建议，但是，也许提出一些简单的措施对达到这个目标会有很大帮助。例如，采取一些必要的行政步骤使文件以及逐字记录的提供和分发更快些，尤其是当发言事先未准备好的时候。

在就议程进行辩论的现阶段中，秘书处草案的支持者们认为将外层空间问题列入议题的基础是36届联大的两项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抓住这一问题的。虽然这两项决议在涉及主题方面稍有不同，因而在上星期五引起了分歧意见，但看来有可能在制定建议的新项目问题上达成妥协。然而巴西代表团的立场是基于其他，我们认为的最重要的考虑。我们对大会对本委员会的要求没有怨言，并且对于决议的实质部分无论在讨论时还是在大会投票时确实都不反对。巴西一向认为，委员会应该遵循大会的各项决定，在此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有义务遵守这些决定。我仅愿回顾一下，在联大上届会议期间，巴西代表席尔瓦大使在第一委员会中就一些社会主义和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分别提出的有关外层空间的两个决议草案谈了以下看法：“多年以来，巴西和其他成员国一直主张有必要采取迅速的行动，以保证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现在正是作出负责的多边努力来确保外层空间专门留作和平用途的时候了。”席尔瓦大使在同一讲话中谈到了对大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意见：

(杜亚尔特先生，巴西)

“我们的意见仅仅是主张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应抓住每年议程上的六个实质性的问题，其中包括大会一再列为最高优先项目的两个议题：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参加第一委员会的巴西代表团甚至考虑到应对两个决议草案进行修正，建议把外层空间的问题应委托给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而不是委托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当我们将这一修正想法进行了探索时，我们得到了一个决议起草小组的同情，但受到了另一个决议起草小组的坚决反对。最后我们决定不提出任何修正，并对两个决议都投了赞成票，同时对投票作了解释，说明了我们认为确保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进行有效和迅速的谈判的最有效的论坛。我感到不得不叙述一下这些事件，因为去年秋天我们在纽约表达的忧虑和担心看来不幸现已成为现实。现在我们面前摆着的，由东方和西方的代表团同时提出的一项建议，认为在我们的议程上列入一项新的项目，理由是这是大会的一项具体决定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做的，但是对那些早已被列入议程的项目，大会的许多决定都将它们指定为高度优先和急迫的问题，并曾不断地，强烈要求委员会和它的三个委员分别就其采取迅速和具体的多边行动加以处理的这些议程项目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关于那些优先项目是指核禁止武器试验和核军备竞赛以及核裁军，我们已看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主要是由21国集团为开始具体的谈判所进行的努力被两个委员会委员蓄意的坚决反对而遭受挫折。这两个委员对于如何有效地在这个多边机构中解决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尽管我在上面已提到大会曾不断作出要求。当然我们还应特别考虑《最后文件》本身。今天上午我们所听到的尊敬的美国代表，罗斯托先生的发言并没有表示出愿改变这种姿态的任何迹象。

在星期五讨论议程和工作计划时，尊敬的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提出一项建议，大意是将项目1和项目2合并起来成为单一的形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菲尔兹大使说的是，这样就可以就两个问题诱发出“创造性的提案”。我不打算在此详细阐明为什么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他的建议的理由。我相信其他大多数代表团也不会同意。我只愿回想一下，在这个和其他很多讲坛中我们曾不断听说核方面的事情是高度复杂的。那么将项目1和项目2合并只会增加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样，由现有

(杜亚尔特先生, 巴西)

的项目 1 和项目 2 组成的“混合”项目难以看出能作为最恰当的方式, 去解决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世界社会多年来十分关注和努力研究的, 现在只等着两个核武器国家能在这个讲坛中进行多边谈判中表现出政治意志, 而我确实盼望着能听到美国代表团就这个项目会提出些怎么样创造性的和具体的提案来。

在结束讲话时我还愿重申: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程序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所作的努力得以成功是十分重要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 我们打算继续以同样建设性的精神参加这些讨论。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很多代表团在委员会中已经多次表现出这种精神, 但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尽最大努力使我们最后同意的议程和工作计划符合大会委托给委员会的各项义务和职责, 并且符合大会决议所规定的优先次序。这样做时, 我们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能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成功, 作出最大可能的贡献, 这就是: 就我们面临的优先问题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 谢谢你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田进先生 (中国):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的名义祝贺你担任一九八二年届裁委会第一个月的主席, 并衷心希望在你干练的主持下, 本届会议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前任主席萨尼大使阁下对裁委会工作所作的贡献, 我表示感谢。我也愿借此机会欢迎今年新参加裁委会工作的各国代表。中国代表团对意大利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本届裁委会春季会议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的最后一轮会议, 中国代表团愿与各国代表团合作, 为完成本届会议担负的重要任务共同努力。

自从一九七八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以来, 三年多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 国际上发生了不少事件, 形势愈趋紧张、动荡, 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 形势十分动乱不宁, 战争危险增长, 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使世界人民焦虑不安。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开了三届会议, 虽然许多国家作了很多努力, 但是, 令人失望的是, 裁军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不仅没有减缓,

(田进先生，中国)

新一轮军备竞赛又已展开。一个超级大国在大力宣扬其“八十年代的和平纲领”的同时，正急剧发展其军事实力，夺取全面军事优势。它在核武器方面取得大体均势后，还在加紧发展和改进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继续部署机动中程导弹，并建造新型导弹潜艇，力争在技术上超过其对手；在常规军备方面，它在保持数量优势的情况下，正在大力改进武器装备的质量。另一个超级大国不甘示弱，也在继续增加军费，发展新型战略导弹和导弹潜艇，并加强常规部队的作战能力。这清楚地说明，裁军缺乏实际进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超级大国没有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它们所声称的裁军意愿，完全不考虑世界人民对裁军的迫切愿望和合理要求。

不仅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加紧扩军的同时，在全球的争夺也明显加剧。在亚洲，一个超级大国大力推行其南下战略，继续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占领，还增加兵力，对阿富汗人民进行镇压和残杀；并且支持地区霸权主义继续侵占柬埔寨。它们顽固拒绝执行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的要求无条件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军的庄严决议，受到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在欧洲，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更新武器装备，加强军事部署，频繁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近来的事态表明，中欧的局势比以前更加紧张复杂。连过去相对平静的北欧地区，也发生了中立国领海遭到外国潜艇侵犯的严重事件。还应该提到，在中东，以色列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继去年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后，近来又悍然吞并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使局势出现新的紧张。国际局势的恶化不可避免地破坏裁军谈判所需的国际气氛。

广大中小国家对国际形势的恶化，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战争危险的增长，感到严重关切和不满。它们坚决反对危害世界和平的霸权主义侵略扩张，要求制止军备竞赛，积极争取裁军。我们认为，要使裁军取得进展，必须从国际形势，包括军备竞赛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裁军应遵循的原则和有效的实施途径。当前世界军备状况是：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军备水平。据一九八〇年联合国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的关于“核武器全面研究”报告和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的统计，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各种类型的核弹四万八千枚，占世界核弹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它们的军费开支约占世界军费总额的约五千亿美元的五分之四，远远超过世界其它一百几十个国家军费的总和。它们拥有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更是其它所有国家无法比拟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们的军事实力，而特别在于它们对世界和平和各国

(田进先生, 中国)

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在这方面, 那个起劲叫嚷缓和裁军的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争霸行径尤为突出。因此,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减少战争危险, 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要求两个超级大国首先切实裁军。

在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 人们也谈到核国家和无核国家间存在着不平衡现象。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拥有核武器, 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核武器。无核国家要求核国家裁军, 消除这种不平衡现象, 这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同意所有核国家都应对核裁军承担其责任。我们一贯赞成并支持世界人民为争取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努力。在具体步骤上, 由于当前两个超级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实际的和严重的威胁, 只有它们首先切实地、大规模地裁减并销毁它们的军备, 才能为其它核国家和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裁减军备创造有利条件。在两个超级大国和其它国家间的巨大军备差距大大缩小以后, 其它核国家应同超级大国一起按照合理的比例裁减军备, 直至彻底销毁核武器。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核武器的纵向扩散的停止, 广大中小国家遭受的核威胁减少, 也必将有利于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

应该指出, 如果在现阶段不区分各国军备水平的极大悬殊, 不考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来自何方, 笼统地要所有核国家和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一起进行裁军, 这只能有助于超级大国长期保持军事优势和进行侵略、扩张、威胁、讹诈的能量。超级大国就是施展这种要其他国家一起裁军的伎俩, 为自己拒绝裁军制造借口。正因为如此, 在联合国的有关会议上, 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强调了超级大国对裁军承担首要责任。裁委会二十一国集团关于裁军措施的建议也反映了要求超级大国首先裁军的主张。中国代表团赞成这些合理主张。我们认为, 两个拥有最大武器库的超级大国首先裁军, 是裁军的一项根本原则, 也是衡量裁军能否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

下面我愿谈谈我们对本届裁委会会议其他一些议题的看法。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问题, 这是第二届特别联大的一项重要议题。本届裁委会要拟订《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提交裁军特别联大审议通过。从两年多的讨论情况看来, 为制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 还需要作出很大努力。为了推动裁军的

(田进先生, 中国)

进展, 二十一国集团积极倡议制订“方案”并提出了许多合理意见和建议, 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我们认为, “方案”的制订, 应该紧密联系国际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实际情况, 充分体现两个超级大国首先裁军的根本原则, 以便对裁军进程起到实际的促进作用。为了有效地实施“方案”, “方案”应该适当分阶段进行, 各阶段可规定指示性时限, 并需要为检查“方案”的执行确定必要的审议机构和程序。各国通过认真谈判制订“方案”以后, 须对“方案”承担义务和责任, 并切实贯彻执行。

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是历届裁委会的一项重要议题。这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继续被用来屠杀人民, 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去年以来, 又有许多关于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等地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令人不安的是, 拥有庞大化学武器库的超级大国正在加紧生产、发展和部署这些武器。这一切说明制订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的任务更加紧迫。我们赞同许多国家关于应扩大工作组织权的建议。

我们主张未来公约的禁止范围应包括使用。未来公约如果重新强调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将是对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补充和加强。为了保证未来公约的切实执行, 我们主张规定严格有效的国际核查措施, 其中包括对使用化学武器, 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 以及拆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现场视察。

关于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广大无核国家在面临严重核威胁的情况下, 要求核国家在实现核裁军之前, 无条件地承担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并在此基础上尽早谈判缔结一项国际公约。中国代表团支持这个要求。对各方就此议题已提出的或将要提出的建议, 只要真正有助于加强无核国家的安全, 我们愿予以积极考虑。我们认为, 核国家应该考虑无核国家关于保障其安全的合理要求。核大国从各自狭隘的利益出发, 对无核国家提出种种条件, 要无核国家首先保证该大国的安全,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势必阻碍裁委会在此议题上取得进展。

三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要求本届裁委会审议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近年来, 两个超级大国都在积极发展外空军事技术。它们已拥有一些接近使用阶段的外空武器。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扩大到了外层空间。这也是它们当前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军备竞赛的一个特点。

(田进先生, 中国)

外空武器的发展, 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 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和警觉。防止外空军事化的问题由裁委会来审议是适当的。我们主张, 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外层空间应该用于和平目的, 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我们反对在外空进行任何危害和平和安全的军事活动, 同时反对那种口头上高喊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 实际上却在大力发展各种外空武器的行径。

最后我想提到, 现在距离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代表团期望特别联大能取得实际成果, 为裁军提供新的动力。本届裁委会需要加紧工作, 对这次大会作出贡献。中国代表团愿为本届会议和特别联大的成功而努力。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 谢谢中国代表对会议主席发表的友好讲话。

今天名单上要发言的都已发完。还有哪位代表想发言的?

德拉戈尔斯(法国): 主席先生, 我只要求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刚才尊敬的苏联同事列举了一些数字, 目的是要说明在核武器领域中, 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以及美国和北约国家之间拥有的装置数量大致相等。我国代表听到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把法国的核武装力量也计算在内了。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 法国的核武装力量是不能同其它国家算在一起。法国的核武装力量不受任何外部国家的控制, 是纯粹向法国政府负责的。以上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要讲的话。

主席: 二十一国集团的联系人要求我通知有关成员, 该集团的会议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在本会议室举行。

我愿意通知大家, 星期四全体会议上要求发言的人很多。我估计列入发言名单的各会员在那天上午不可能讲完。同时, 我们要记住, 本委员会业已同意,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特设工作小组将于星期四下午举行会议。因此, 我认为我们应在本周星期五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星期五我们可以结束星期四遗留下来的发言,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那就在结束全会以后立即举行非正式会议。如果有必要, 星期五下午还可以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议。如没有反对意见, 会议就这样决定。

(主席)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下次全体会议将于二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经本委员会一致同意，明天下午三时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会议于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休会。

✘ ✘ ✘ ✘ ✘

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11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拉厄伊马厄凯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杨明良先生
林成先生
冯镇耀先生

吉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诺斯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言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安德森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纳札尔金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奇克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冈德森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53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上次全体会议的一致意见，今天上午我们将听取尽可能多的人发言，并在明天上午再举行一次全会以便使今天没有能够发言的委员届时发言。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本委员会的主席职务，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与你进行充分的合作。与此同时，我还要对萨尼大使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初的坚强和明智的领导表示赞赏。我还愿向参加我们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很多新的同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国代表团同意在我之前发言的很多尊敬的代表的看法：我们刚开始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紧接而来的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在某种意义上说本届会议是为其作准备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第一届特别会议所激起的期望并没有实现，武装冲突继续给世界很多部分带来普遍的灾难，很多国家的军事潜力在不断增加。

在这种动乱不安的背景下，英国政府仍然认为其首要的职责是维护本国的安全。在这方面，它仍然有责任致力于寻求均衡和军备控制的可核查的措施，这里也反映了英国人民的意愿。我国代表团意识到我们的任务的巨大以及有待克服的各种困难和分歧；我们感到军备控制是一个我们既要富有想象力，又要现实地对待的领域。本着这一精神，我的代表团准备在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的讨论中发挥充分的和建设性的作用，以期在第二届特别会议开始之前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为实现这一期望，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已经取得进展和看起来有迅速达成协定的、有较好前景的问题。我们大家所寻求的协定应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并保证不减少有关方面的安全。为此，双方都能寄予信任的核查措施仍然是我们工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关键。鉴于联合国的专家小组在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面临的困难，更需强调协定有必要包括适当的核查机构。该专家小组在第一年调查结束时未能作出一个有结论的报告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获准进入被指控发生违反条约的地区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既然大会第36/96C号决议扩大了该小组的职权范围，我们真诚地希望能给予小组更多的合作。

(萨默海斯先生, 联合王国)

信任问题还存在着一个更广泛的方面。军备控制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各国政府,但它们受到国际一级的政策的审议所约束的。回避不了的一个事实是,过去两年里,由于对阿富汗这个不结盟国家继续进行军事占领使委员会的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而目前在波兰强行的军事管制法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在过去十八个月中,苏联对波兰的压力一直是紧张的,包括在波兰边境进行威胁性的军事演习,以及鼓励和支持强加的军事统治。这违反了很多国际公认的原则,包括有关主权、不干涉、不进行武力威胁以及自决的原则。此类违反国际原则的行为肯定要影响我们的工作,因为它们损害了作为取得进展的基础的相互信任。然而,美苏之间进行的限制中程核武装力量的谈判已经开始这一事实是最为令人鼓舞的发展。我国政府对这些谈判的进展给予最高度的重视。联合王国认为,双方在陆基中程核武装力量导弹方面达到零点水平,将对国际稳定作出重大贡献,从而也对委员会能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军备控制在其他领域内工作的进展作出重大贡献。我们还盼望能开始以大量削减超级大国核武库为重点的关于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我们认为这些谈判应尽早抓机会进行。

我国政府十分理解委员会提出的一些观点以及对迄今没有迹象说明有可能达成全面禁试而感到的失望情绪。我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在禁试问题方面的进展。

现在我谈谈委员会工作的其他方面。很清楚,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完成第一届特别会议委托给委员会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任务方面,我们只剩下很少的时间了。鉴于这一理由,联合王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在去年夏季会议期间提出了一项载入文件第CD/205号的方案草案。我国代表团自从一月份工作小组会议复会以来,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为主席的工作小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相信这些会议对于澄清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办法,特别是关于分阶段执行和审查机构的问题是十分有益的。我的代表团高兴地看到该工作小组现在已着手草拟综合裁军方案的某些章节的案文,特别是有关目标的章节,这些章节在相当程度上与各不同集团和各国所提出的工作文件是一致的。我们坚定的意愿是到本届春季会议结束时方案草案得以完成。也就是说,在十一周的时间内或在也许不超过工作小组二十次会议的范围内未完成它。完成这项任务应该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要完成它,我们就必须把期望置于合理和实际的限度内。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象往常一样，我国代表团总是有兴趣地听取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于2月9日主要就综合方案问题的发言。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和印度代表团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特别吃惊地发现，他认为CD/205号文件并没有为我们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所应遵循的路线提出想法。我们认为，CD/205号文件确实提出了这样一条路线，特别是行程的第一部分。为此，我们设想了一些可遵循的道路。但是，当这幅地图的大部分没有标明时，我们并不认为在没有适当审查的情况下继续往前走是可行的。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就综合方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因而我们现在应该在工作小组中为达此目的而竭尽全力。

虽然如我已经阐明的，我国代表团此时特别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但我们还认为，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应该忽视他们通过委员会在放射性武器，尤其是化学武器方面的工作，能对军备控制的进展作出更直接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在36届大会上支持了决议第36/97B号，这说明我们深信早日完成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最后案文的谈判的重要性。我们还准备在本届会议上对于讨论旨在达成一般能接受的案文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些讨论的成功可以在军备控制方面朝前迈出有益的，哪怕是很小的一步。这项措施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立即就有可能使用这种武器——因为放射性武器的运用肯定是很困难的，而在于它们的影响具有无法估量和不能控制的性质，这种影响在使用这种武器的战争之后会持续很长时间，乃至影响到未来的几代人。这就是禁止这一类潜在武器的充分理由。我相信，如果集中精力去解决一些去年年底尚未解决的具体的和十分明确的问题，而不是试图把我们的网撒得太开的话，我们很有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现在想谈谈有关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方面，去年该小组在精干的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工作。联合王国在十多年前销毁了它的化学武器的全部储存，而且我国政府正如它自从裁军委员会开始谈判以来所做的那样，现在仍然致力于寻求对化学武器进行全面、有效和充分可核查的禁止的办法。因此，我国代表团十分欢迎对于去年所涉及到的问题范围进行深入的审议。工作小组的报告表明要做的事是很多的，但同时也指出在不少领域内，看法正在开始趋向一致。我们希望去年产生的动力能在本届会议期间保持下去。如果这个小组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会由于程序的审议而受到阻碍的话，我们将感到特别遗憾的。我们盼望在向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提交报告方面能取得进一步实质性的进展。在这一方面，我们想很快地就核查问题提出一些详细的建议。联合王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既然公约的各个组成部分明确地是相互连系的，工作文件的目的在把重点放在核查问题的同时，应着眼于联合王国自从1976年提出了它的看法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核查仍然是我们在草拟公约时面临的中心问题。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使公约的缔约国能够对公约抱有信心的唯一办法。

联合王国认为，于每个执行阶段都需要有核查规定——也就是对于公布和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的核查规定，以便监测各国遵守的情况，包括监测准许用于和平用途的化学战剂和双重用途物剂。公约还应该有一项有效的申诉程序，这也是重要的。

我们认为，核查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的执行情况必须在国际监督下进行。据此，核查遵守情况可以由各缔约国之间混合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接触，并由一个国际机构——协商委员会（对此我们已经提出了详尽的建议）——负有最终的责任。

委员会面临的其他各项议题中，我们视为十分重要的一个议题是大会决议第36/970号和第36/99号要求我们注意的，也就是对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个题目能列入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日程上，并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安排好时间，以便讨论在这个新的工作领域中必然出现的一些技术问题。

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工作计划问题使我又想起我曾谈到的与综合裁军方案有关的问题。我们在一个相当短的期限内面临的工作是十分庞大的，因为，从实际情况出发，我相信我们应该在四月中旬结束会议。我认为我们应以一些具体项目取得进展的实际可能性为准则，而没有必要去根据从理论上加以划分的，某些题目在裁军领域内的全面重要性的地位。我还想建议，我们可以考虑恢复到1980年会议期间行之有效的作法，即全体会议的举行应比通常少一些，至少在会议的后期要这样做，以便腾出时间举行额外的非正式会议，工作小组的会议等等。这在我们着手准备报告时可能特别有用。如果我们想有条不紊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就有必要甚至在早期阶段就应对提交给大会的特别报告进行适当的安排。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的尊敬的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接受任命主持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开始月份的谈判工作，祝贺你已树立的坚定友好地进行指导的作风。在执行你的困难的任务中，我愿向你提供我国代表团的合作。

尽管我本人还没有那样的荣幸在这里在澳大利亚的伟大北方邻邦的杰出代表萨尼大使的主持下工作过，但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的前任，对他在去年会议接近结束时和今年初在履行主席职责中表现出的才能，表示我们的赞赏。

请允许我也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和在我之前曾率领过澳大利亚代表团的那些人，对蒙特泽莫洛大使的不幸逝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我们深切真挚的慰问。他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将特别受到怀念，尤其是在极需这些才能的这个历史时刻。

我还要借此机会正式向荷兰的费因大使告别，他以他明常理和富有预见的素质对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请荷兰代表团向他转达我们的最良好的祝愿，祝他在他的新工作中取得成功和幸福。

最后，我要感谢对我成为国际生活中这一关键机构的新成员表示过欢迎的那些人。我不幻想我所承担的职责是轻松的，而认为它是最值得花费精力的。在本会议厅所有方面的那么多人乐于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情况下，我决心对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作出贡献。

本会议厅里的许多同事，实际上是大多数同事，已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届会议上发过言。从他们的所有发言里，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一个重要而令人鼓舞的主题，即委员会急切需要着手工作。我们大家都敏锐地意识到，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几乎要依靠我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该届特别会议上本委员会的工作将受到鉴定。这个鉴定将详细检查第一届特别会议上确定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结构。不可避免地，作为多边裁军谈判唯一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行使其权限的方式也将受到鉴定。在我之前发言的那些人已经指出，由于种种政治上和程序上的原因，裁军谈判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潜力。可是他们也强调指出，为取得进展现在为时还不太晚。这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发言中要提出的主题。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考虑到裁军特别联大，裁军谈判委员会很清楚是在不断地对自己作出鉴定。从委员会年年继续演变的方式来看，这点是明显的。正如我们上届会议结束时秘书处如此生动地表明的，我们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忙，以至于多数代表团为派人参加现在所定的所有会议而搞得非常紧张。此外，我们一直勤奋地增添我们的议程并富有创造精神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所有这一切不仅值得欢迎，而且也应受到鼓励。

只要这个演变的过程在继续，只要这个委员会仍有潜力可以发挥，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就没有理由要改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组成或它的基本结构。

在本届会议上有的代表团要求集中注意裁军领域中的优先项目，过去也常常提出这种意见。为了这样做，各代表团首先要求本委员会进行实质问题的谈判。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本委员会不可能——决不是因为它太小或太庞大——处理国际裁军议程上的全部项目；我们只能是有选择地处理这些项目而别无他法。同样地，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进行谈判，如果要取得成果，我们就需要节省讨论程序性问题的时间。

自裁军谈判委员会形成以来的三年里，它已经相当惊人地发展了它的外交技能。可悲的是，这些外交技能经常是浪费掉了。我们一直很忙，但是我们完成的工作很少。需要有一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当然不应企图照抄纽约第一委员会的做法。我们不应专注重数量。我们不应用那些毫无成功机会的事项来扩大我们的议程。对我们议程上现有的项目，我们都应认真、清醒而有力地处理。遇到障碍时，我们应该机智多谋。如果工作小组作为我们谈判的结构来说过于笨重，我们就应采取更精简和更松散的结构。如果不能使一种任务范围准确地适应一切需要，我们应寻求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然而能使我们致力于实质性问题的东西。我看不出有什么内在的东西会阻止我们就我们议程上的每个项目取得成果，取得具体的成果。

我将简单谈一下我们议程上的主要项目。在谈这些项目以前，我先提请大家注意国际裁军活动两个大的方面。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我提请你们注意的第一个方面是进行裁军活动的政治气候。

许多代表团指出而且是正确地指出，军备控制、军备裁减和裁军的实质性进展只有在存在信任、存在信心和相互尊重精神时才能实现。总之，只能在适当的国际政治气候下才能实现。其他的代表团则断言，在这个敏感的关键的领域里，只有存有取得进展的政治意志时才能有进展。这个断言也是正确的，不过并没有什么不同。政治气候和政治意志不过是对同一东西的两种说法：协议的达成只有在情况允许和有此意向时才有可能。由于情况和意向都不是由无生命的、抽象的东西来决定，而是由人类来决定，由你和我来决定，主席先生，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各国政府不能也不会使他们的安全冒风险——签订裁军或不进行武装的协定是需要有冒风险的成分的，尽管这种风险必须是对等的——除非有不会对它们的利益造成危害的实质性保证。如果没有这种保证，政治意志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这种保证，政治气候只能是暴风雨的气候。

在一个发生显著变迁和动乱的世界里，这种保证已不再存在。十年的希望由于阿富汗的苦难而被灭了，尽管那些制造这个苦难的人企图将它描述成是对国际稳定和安全的一种热心公益的甚至是慷慨的贡献。由于阿富汗局势，一种国际合作的格局被破坏了，而且对我们委员会这里和其他地方的军备控制的进展具有直接的影响。

国际安全这个联锁保证网是无缝的。在任何地方破坏了网，不可避免地在一切地方都会破坏它。战争的原动力，正如两个具有非常不同立场的发言人所承认的，不容许有藏身之地。分裂和折磨阿富汗的力量继续在运用，并在其运用过程中对我们大家都造成损害。

另外一种力量，但并不是很不相等的力量，从十二月中旬以来也一直运用于一个同样极为重要的地区，即波兰。使那个国家实行军事统治的压力和形势不仅严重地打击《联合国宪章》这个作为现代世界及其稳定和进步基础的庄严文件，也严重地打击《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公认的人权原则。由于这样做，与波兰有关的形势与在阿富汗继续进行的战争对国际稳定和和平引起了最严重的影响。波兰不仅仅由

(萨德利尔先生, 澳大利亚)

于我所叙述的原因, 理所当然地引起国际的关注, 也同样引起澳大利亚人的关注。我敢说, 澳大利亚人与有代表出席这个会议的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人民一起,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都付出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这两次世界大战的触发是由于欧洲各国没有能力、甚至不愿意以诉诸暴力或象波兰今天的情况半公开地威胁使用暴力以外的手段来解决其地区性问题和国内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我的政府断然地明确声明, 应尽早结束波兰的军事统治, 恢复公民自由和工会的自由, 迅速恢复使波兰人民可以在协商一致和和解的基础上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形势。

如果说政治气候不利, 如果说保证和安全的前景并不象可能做到的那样可靠, 我们在本委员会这里也不应绝望。首先, 我们是受我们的政府、我们人民的指派以及联合国系统的指派来承担裁军工作。这是一项重大的责任。正是在政治气候最困难时, 在我们每个国家所寻求的保证最缺乏时, 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作出最急迫的努力来坚决执行我们的责任, 在似乎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促成协议。我冒昧地建议, 只要我们本届会议取得一件重大成就, 就将对恢复国际社会近年来不幸非常缺乏的乐观精神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现在开始谈谈我们议程上的项目。对澳大利亚来说, 第一个项目即核禁试始终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所通过的几十项裁军决议中, 只有极少数可以说对谈判裁军具有重大意义。然而, 第36/85号决议却是一项充分平衡的和充分建设性的决议, 它指出了解决核禁试问题所要走的道路。我为澳大利亚在起草这个决议中起了主要作用而高兴, 也为这个决议在全体会议上赢得了140张赞成票却没有反对票而高兴。该决议强调了本委员会在谈判禁试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这个决议还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确定为建立、试验和运用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及有效的核查系统所需要的体制和行政安排。

根据第36/85号决议, 应再次提请委员会注意我国代表团1980年提出的第CD/95号文件, 这个文件提供了在此情况下可由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研究的问题的不完全清单。许多代表团过去曾经敦促我们更雄心勃勃一点, 坚持就全面禁试立即进行全面的谈判。许多代表团过去曾经认为全面禁试的实质性讨论只能在工作小组这样的会议上进行。我国代表团认为, 在当前形势下, 无论是对我们工作的背景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条件还是对我们的工作方式，采取僵硬态度都是于事无补的。我们认为，对核禁试的要点进行详细的切实的审议，能够并应该早日在本委员会可能设立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分组之一进行。科学专家特设小组长期以来是仅就有关最终核禁试的一个方面进行耐心的工作的一个典型。对于其他方面现在完全应该能以同样的功效来进行审议。

化学武器问题是对我国代表团有特别重要性的另一个议程项目。这里也有一项强有力的、宝贵的联合国决议来指导我们。我在此提请注意第36/96 A号决议。这又是本委员会在工作方法上发挥创造性，避免在路障面前不必要地静止挺立的机会。毫无疑问，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已经过时，需要修改。只要一个新的任务范围允许取得进展，它的确切措词关系不大：“化学武器公约的拟定”看来是我们的任务，在着手进行之前在语义学上浪费时间是完全无益的。

化学武器急需禁止这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武器具有军事效能——它们特别为突然袭击提供了灵活的和最好的抉择——它们被广泛地部署在欧洲。不幸的是，部署的情况很不对称，以至于我们看到有计划增加那里的化学武器储存和化学武器系统的报道。如果是计划单方裁减化学武器配备以求对称的报道，那就好得多了。而且由于化学武器对付没有保护的人特别有效，于是就有一种经常的诱力要对装备差的敌手使用化学武器。这一点很可能就是来自东南亚和阿富汗的报道说在那里的冲突中使用化学剂的原因。这些报道引起严重的忧伤。我们要求的禁令应能解决含混不清的问题，堵塞破坏有关禁令即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中、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的漏洞。这样的禁令首先应是能充分核查的。这几个月在这里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进展，将是一种同时既能证明本委员会有理由存在又能使全世界振奋的一种成就。

另一个可能取得进展的方面是向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努力。这个项目即委员会议程上的第三项，是委托给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第一个项目。尽管过去进展一直迟缓，但是现在确实存在加快进度的机会。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了一项决议，以145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即第36/95号决议，这个决议指明了如何处理这个重要问题。我国代表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团将与其他代表团合作努力确保使这一问题取得胜利成果。核武器国家在第一屆特别联大上阐明的立场对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起了推动作用，如果它们能将这个问题提到第二屆裁军特别联大，以期得到特别联大的重视，那就比较合适。

谈到《综合裁军方案》，我只想声明，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到了开始认真的起草工作的时候了。工作小组在一月份用去三个很有收获的星期，彻底研究所提方案中的所有涉及的重大问题。然而，时间是短促的，一般性辩论差不多结束，现在需要的是紧张的起草工作。我们因此欢迎就方案中有关目标和优先次序的部分在法国大使德拉戈尔斯和巴西大使索萨·埃·席尔瓦的干练指导下建立一些不限成员的起草小组。我们认为，这些起草小组的建立反映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工作小组这个工具太笨重了，不能迅速推动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我们建议：也许每周只开一次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正式会议就足够了，分配给综合裁军方案的其他工作时间应用于起草工作或进行非正式磋商。

关于放射性武器问题，我只想说明澳大利亚代表团去年曾想为缩小至今妨碍本委员会完成这个有限的裁军措施的分歧，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保证，今年我们还要继续发挥这种作用。

澳大利亚，部分地由于其地理环境的原因，长期以来参与探索外层空间的活动。我们关切的是，人类的新领域不应被滥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澳大利亚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上共同提出了第36/97 C号决议案。我们认为，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对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换意见，能够最好地推进它有关外层空间问题的的工作。这将使委员会在较后阶段，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方面时，能够采取有更多情报根据的态度。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列格（蒙古）：主席先生，蒙古代表团热烈欢迎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并祝你在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时一切顺利。我们还要对印度尼西亚大使安瓦尔·萨尼大使在去年委员会会议结束阶段对委员会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表示赞赏。

(额尔德姆比列格, 蒙古)

我们还要欢迎委员会各成员国中的新同事和新代表, 并保证与他们密切合作。

自从裁军谈判唯一的多边机构在日内瓦成立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了。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召开以来也将近四年了。现在, 我们该回顾过去, 考虑一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一时期中取得的成果, 它目前以及将来应关心的问题。

在过去一个阶段当这一论坛中普遍存在着现实主义和合作的精神以及政治意志和果新态度时, 持久和复杂的谈判曾在这里进行, 并最终导致具体的成果。我不想细谈委员会在过去工作中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只想指出, 如果在目前阶段无法就部分裁军措施充分有效地制定出某项国际协定, 那是由于某些国家阻挠性的政策和行动在作祟。

正如你们所知, 裁军谈判委员会考虑到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规定, 以及联合国大会在最近各届会议向它提出的建议, 已确定了需要进行谈判的具体的裁军方面, 并且每年都相应地制定其议程。

就几乎所有的议程项目提出的不计其数的文件草案早已摆在谈判桌上。应该注意到的是: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具体建议和倡议。文件中还包括一些委员会中不结盟和中立成员国提出的宝贵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定地敦促尽早就主要的裁军问题开始有效的谈判——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第 CD/4 号文件清楚而准确地阐明了它们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 这份文件是以苏联提出的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 直至最后消除这类武器的建议为基础的。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在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最近各届会议工作成果总估计的共同声明中就这一方面的形势发表意见。

其要点是, 委员会应立即开始准备, 以便就这一最高优先问题进行谈判。为此目的, 有必要设立一个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工作小组。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 在当今国际形势的困难条件下, 采取有效的核裁军措施并防止核战争, 这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世界各国人民对由于肆无忌惮的军备竞赛以及有限地或部分地使用核武器这一臭名昭著的理论所造成的核浩劫的危险不断增加感到深为震惊。

(额尔德姆比列格, 蒙古)

这一形势在世界各地, 其中包括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引起了日益广泛的群众反战示威, 在这些示威中, 人们强烈要求及时避免爆发一场使用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

在这方面, 我想强调指出, 蒙古人民共和国高度重视目前正在日内瓦进行的苏美关于在欧洲限制核武器的会谈。蒙古人民共和国高度重视勃列日涅夫主席最近在会晤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时提出的新建议。这些建议与苏联在裁减以欧洲为目标的核武器问题上的一贯态度是相一致的, 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促使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所进行的谈判能取得理想的结果, 并为了促进作出相互能接受的旨在避免核浩劫的决定。

在这一方面, 我还想强调《防止核浩劫的宣言》的重要性, 这一宣言是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苏联的倡议下通过的。在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中, 联合国庄严地宣布, 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是对人类犯下最严重的罪行, 强烈地谴责了任何容许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理论, 认为这些理论与人类的道德标准和联合国的崇高理想是毫不相容的, 并号召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行动起来消除爆发核冲突的危险。

这一宣言强调, 核军备竞赛必须通过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诚意谈判, 共同努力加以停止和扭转, 以期达成全面消除核武器的最终目标。

这就是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意志。

美国及其北约国家的盟国以及其他军事集团对这个重要的宣言持消极的态度, 它们继续阻挠裁军谈判委员会准备并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种种努力。

联合国大会在上一届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第36/92E号决议。这一决议载有的一些规定可作为我们确定本委员会某个附属机构应讨论的问题的基础。该决议建议, 作为第一步,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着手审议核裁军的各个阶段及其大致内容, 特别是审议第一阶段的内容。决议还指出, 大会认为适当的办法是, 委员会应在第一阶段所拟采取的各项措施内容的范围内, 审议停止发展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及其新系统的问题。

蒙古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起坚决赞成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继续在这一论坛中大力进行协商，以便我们能尽可能迅速地开始就这一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某些核武器大国不愿意就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谈判，这是使委员会迟迟不能拟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主要原因。

三边谈判的形势也并不好。正如大家记得的，这些谈判是由于西方参加者的过错而中断的。我们要求它们仿效苏联那样，随时准备毫不延迟地恢复这些三边谈判，以便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领域的其他重要措施达成一项积极的决定。

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支持、现在继续支持一项紧急呼吁，要求所有那些仍未加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国家毫不延迟地加入该条约，直至这种加入防止了在该条约规定的环境中进行任何试验为止。中国及其追随者在对待这个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提出的呼吁所持的消极态度，不仅引起了蒙古的极大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极大关注。这种消极主义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我们坚信，人们会要求我们这个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有代表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达成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方面作出果断的贡献。为此目的，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和 21 国集团反复建议的，紧迫需要设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

如果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再次阻止就这一问题的实质开始进行谈判，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努力将再次是徒劳的。然而，至今未能进行有效谈判的责任可能就应由那些不愿为采取停止进一步提高，发展和扩散核武器的重要措施而作出贡献的国家承担了。

在这一方面，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美国大规模生产和部署核中子武器的决定，关于这种武器的野蛮性质我毋须向你们描述。华盛顿政府作出的这一不顾后果的决定不仅引起了西欧人民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对极大警觉和忧虑，因为这些武器对人类构成最大的危险，使军事武库增加了新的大规模毁灭性的工具，并使得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

鉴于这种事态发展，联合国大会三十六届会议第一次在大多数赞成（美国和它的极少数几个北约盟国反对）的情况通过了第 36/923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延迟地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公约。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蒙古代表团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通过一项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并开始谈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这一问题提交给委员会的公约草案可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有益基础。

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此种武器的问题，是另一个需要我们立即作出决定的问题。这将有助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并有益于在以后阶段实施从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全部撤走核武器的重要措施。

不幸的是，必须注意到，大会在1980年底囑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就这一问题开始谈判的要求仍然被束之高阁，其原因我们这一论坛中所有的人都是清楚的。

蒙古代表团谨提请委员会成员们注意，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曾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建议。关于有必要尽快就这一问题的实质开始谈判并通过一项设立一个适当附属机构的决定的问题，我们认为本论坛中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人类第一次开始探索外层空间以来已经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人类就开始关心防止把外层空间用于军事目的的问题。关于禁止把装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纳入地球轨道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把它们设置在外层空间的问题，业经制定和通过的国际协定已不只一项。

但是这些措施是不足以彻底避免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危险的。由于有关的国际协定中并没有规定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不属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定义的各类武器，现在已经有人钻了这个空子。大家知道，美国正在为进行外层空间战争而进行各种军事准备并制定一整套的方案。这种把外层空间变成军备竞争场所的企图对和平和国际安全隐藏着深远的严重后果。

为了在未来和平地利用外层空间，以造福于全人类，并避免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苏联提出了一项关于缔结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重要建议。

我们认为，苏联的建议是建立在一个全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基础之上的。大会第36/99号决议明确地要求委员会着手谈判，以期就该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在设立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以及在规范该小组工作的明确职权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和其他代表团一样，蒙古代表团对委员会无法就彻底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储存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并销毁这些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一事表示担心。同时，继续生产和部署新型的化学武器的活动也使我们感到极大的担心。

在这一方面，我想强调大会第36/96B号决议规定的重要性，决议特别呼吁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设置在现在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我们还赞成赋予重新设立的特别工作小组以更广泛、更具体的职权范围。

蒙古代表团认为，为了便朝向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取得积极的进展，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意志和现实主义，以及对待问题实质的真诚而自觉的态度，而这正是某些西方的谈判参加者所缺乏的，如果不是说完全没有的话。

在这个多边的论坛中有待进一步审议的其他问题也需要采取建设性的和现实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以及关于加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等问题的艰难谈判应继续下去。

蒙古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审议有关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议程项目时，应特别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第36/89号决议的第3段，决议要求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就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作为缔结一项关于此问题的综合协定的第一步，并铭记着各该声明嗣后将由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核可。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我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的态度是基于那些指导其为和平和裁军事业作出全面努力的原则上的。它们特别赞成这样的想法，即制定并通过一整套旨在停止军备竞赛、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分阶段实现真正裁军的一致同意的措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已详尽地表明了这一明确无误的立场。

我们还坚定地支持如下的意见：实施各种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在各国间建立信任和相互谅解的气氛，这些无疑会推进裁军进程。各国保证严格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采取侵略行动——这一切对于推进裁军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提出缔结一项亚洲和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互不侵略、互不使用武力公约的建议时，深深地铭记着上述的内在关系。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1981年9月21日，我国国家元首V·泽登巴尔先生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中就这一公约的基本规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公约应规定，参加国应在加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方面采取有力的行动，比如采取减少军事对立的危险、制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的措施，这样的规定应在公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我们认为，本论坛正在拟订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适当部分应具体体现出这种不可少的内在关系。

蒙古代表团准备继续与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密切合作，该小组在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干练而有经验的指导下，正在紧张地工作。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是在国际局势继续趋于紧张的情况下开始的。反对和平、缓和和裁军的人正在积极地进行一轮新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中的军备竞赛，并正在努力取得军事优势和破坏现有的军事均衡。

世界某些地区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日益增长的侵略性也是不能不注意到的。美国它的主要盟国不仅在破坏爆炸性形势的公正解决，而且在公开地加紧其扩张主义政策和行动。

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亚洲国家，对以色列并吞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而造成中东形势的急剧恶化表示严重的关注，自从1967年以来，以色列不顾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其中包括一项安理会决议，一直非法占领着戈兰高地。正是由于华盛顿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支持，以色列才会采取这种盗匪行径。众所周知，美国在安理会投了否决票，使《宪章》授权的反对这种蛮横侵略者的措施未能通过，并使它更加张牙舞爪。正是在这种恶毒地嘲弄本委员会各成员智慧的情况下，美国代表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一事还流了几滴鳄鱼的眼泪。

美国为了转移人们对其在中东的匪徒所作所为的注意，正煽起所谓的波兰问题，尽管这一国家的内部事件不是、也绝不能构成任何国际性的问题。然而，华盛顿发现，这些事件完全适宜于作为一种手段来转移人们对以色列的侵略行径的注意力、以及对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对解决最紧迫的国际问题的注意力。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坚决认为，应停止把与社会主义波兰的主权有关的问题当作借口，以加剧国际紧张、转移人们对解决加强和平与安全，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等重大问题的注意力。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南非种族主义者继续对热爱自由的非洲人民实行侵略。如同在中东那样，如果没有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援助——联合国大会早已反复地谴责了这种援助——在南非的紧张根源早就被根除了，整个非洲早该获取自由了。

美国新政府执政后，毫无顾忌地公开宣称其对种族主义的同情，比勒陀利亚政权最终抛弃了所有的克制行为，特别是中断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并不断地对安哥拉和其他邻国采取侵略行动。

所有这些事实都会对国际气候产生极为不利的影晌。我在此强调“事实”一词，因为它们不是最近美国代表发言中司空见惯的那种仅仅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和具有双重标准的例子。

我还要顺便对罗斯托先生的发言发表一些看法。我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多年，通过我的同事们的介绍，我对其以前的活动也是熟悉的。我和其他许多代表得出以下的结论：在委员会二十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一次发言象美国代表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那样，形式如此粗俗，内容如此诽谤中伤，并把矛头指向本委员会成员国中的一整个集团。这篇发言几乎完全继承了各种各样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含沙射影的攻击。

蒙古代表团和大多数成员国的代表团一起，希望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工作安排有所改进。鉴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召开，还有必要考虑到委员会目前阶段工作的特殊性质。

蒙古代表团赞成在委员会中继续就裁军的关键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都认为，这些活动的重点应放在附属机构的工作上。也就是说，应在各特设工作小组内就这些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以便这些小组拟定出各种适当文件的案文。我们认为，为此有必要延长委员会各附属机构的工作期限，不管其他国际会议的工作安排如何。

最后，蒙古代表团谨表示在这一届特别关键的会议期间愿意与委员会成员密切合作。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蒙古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贾亚科迪（斯里兰卡）：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这位同属于不结盟国家的代表，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委员会主席的良好祝愿和庆贺。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本月份艰巨的工作中一定给予支持和合作。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我们的前任主席萨尼大使，他在本委员会所完成大量工作中进行了熟练和机智的协助。

并请允许我对首次参加本委员会会议的全体尊敬的代表们表示欢迎，祝愿他们工作顺利。

在本委员会每次会议开始时，我们都有幸能听到有关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权威性评论。上周以来，我们有幸重新得到这个机会，在委员会里所发表的对日益恶化的世界政治形势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早先发言的尊敬的代表们都注意到了世界紧张局势明显加剧的事实，国际关系缓和和松快的岁月正在不断流逝。新的阴影正在出现，和平与安全的前景似乎正在消失。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些评价。

与此同时，我们还听到对当前国际形势为何按去年的方式继续发展的各种解释，还向我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判断。我国代表团觉得对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能完全同意。我们的看法是，导致当前形势的原因要追溯到三十年以前。我们认为，国际安全与和平不是少数地区零星的和解和有限的合作所能达到的，而是缓和过程持久发展的结果——这种过程不限于各个集团的主要大国或一些集团，而是范围遍及全世界并在性质上是相互影响的。这种过程只有在军备控制和实行真正裁军的意愿占据所奉行的政策的核心地位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生机并取得进展。

只要漫无止境地依赖荒诞的、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力量均势理论继续下去，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的过程。我们的看法是，无限制地依靠军备和追求在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上的均势和优势，是产生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真正原因。这一观点已经在本委员会提出过多次。看来并没有说服任何人。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若干年以后，解决国家安全的新的办法能够发展，并被人们接受。

自从上周开始工作以来，本委员会内所进行的辩论在我国代表团的思想上产生了两个问题。如果其他代表团也和我们怀有同样的疑问，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产生的第一个问题——至少对我来说——就是本委员会这次会议会不会变成一个在下列问题上进行无休止的相互指责和反指责的论坛，这些问题是：军备竞赛是谁搞起来的，谁参加了，谁走在前面或落在后面。我肯定本委员会无法就这个问题得出结论。事情的真相是，军事支出，军备积累——核军备和常规军备——正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准备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军备的水平以及它们激增得多么迅速，谁增长了多少等问题上一直辩论到4月底或4月以后，但是，到会议结束时，军备肯定会增加，而我们却不会对这个问题获得一致的答案。

使我困惑不解的第二个问题是：本委员会是不是最终会变成仅仅是标示东西方关系中温度变化的每一个细微差别的晴雨表。它会不会不再是裁军谈判的独一无二的多边论坛，而成为我们审议当前国际局势——怎样形成的以及如何改进——另一个论坛。

本委员会用了“联系”这个词。这些所谓的联系是否会成为今后几周内委员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最有影响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至少在我们某些人心目中是肯定会想到的。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的工作不被所谓的联系所束缚，如果追溯到这些联系的逻辑结果，那肯定会在委员会里边把我们大家与失败联系起来。

我国代表团希望，正当我们经受真正考验的时刻，委员会应致力于进行说服而不是争论。这样才能为真正的、果断的裁军铺平道路。如果我们在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没有这种精神，那我们就将毫无把握地进入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我今天是从一个小小的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谈裁军问题，这个国家就其军事支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斯里兰卡过去和现在都主张，获得并保证它的国家安全不是靠充分的军事准备来抵挡任何来犯之敌。我们认为，国家的经济安全，以及全体公民能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生活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最可靠的保证和防卫。这种安全只有通过周密的发展政策，确保我国成百万人民有机会从事有益和光荣的工作并从中得到好处，才能达到并持久下去。

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顺利完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靠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也许我们需要更多地依靠外部世界，因此，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是影响并决定我们自身努力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只要紧张、危机和冲突的局面存在下去，我们进行努力的环境就会受到有害的影响。

真正的军备管制和裁军能够并且的确会给国际气候以迅速积极的影响，从而对于我们为发展所做的努力有着重要的联系和影响。对于我们来说，裁军和发展之间是有着明显、强烈和必然的联系的。我的本意并不想着手讨论裁军和发展的复杂问题，但第三十六届大会在第36/92G号决议第7段中建议，认为本委员会在今后的裁军谈判中应该包括在第A/36/356和Corr. 1号文件中关于裁军和发展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尊敬的瑞典代表图尔森夫人主持的专家小组写的。

我只想谈一个方面的问题，即裁军在改进世界各国寻求经济发展的国际气候方面所能作的贡献。我们的看法是在国际不安全的状况下，我们要想追求国家安全即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想，是非常困难的。军备竞赛，世界各地的逐步军事化以及所带来的不安全给我们很坏的影响，制造着忧虑和恐惧，使我们不能专心地为国家进行努力。

让我用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十五年前，印度洋是为每一个海上用户服务的平静的海洋，印度洋沿海各国没有忧虑或没有忧虑的根源。从那以后，理想的境况就严重地遭到侵蚀。1971年，斯里兰卡同其他几个国家一道，曾寻求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地区。结果怎样呢？现在各式满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海船充斥于印度洋。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了，区域性稳定遭到了破坏。我们斯里兰卡被迫处于一场可能发生的核交战射程之内。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新的担忧和焦虑。这些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样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能找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感到国际不安全正在损害它们为发展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只有在十分安全与和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维护我们的自由与独立并求得进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而一个没有紧张局势的裁军环境则是我们胜利地达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

因此，我国代表团愿意敦请本委员会尊敬的代表们，在审议和谈判中应给予裁军以更大的重视这是对象我们这样的国家进行和平和持久的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本届委员会中，我们可能对裁军与发展的各个不同方面持有不同意见，但我们认为，在裁军以及裁军对创造一个能致力于发展的、安宁的国际政治环境所产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生的影响之间的联系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在竭力主张这个观点的同时，我们既不低估也没有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东西方关系中所发生的，以及在世界上一个或更多地区的安全局势中所发生的事情对裁军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们觉得，重视这些因素不应以无视别的因素为代价，但它们也不应该成为本委员会和其他地方对裁军谈判的范围、方向和速度起决定性影响的唯一的因素。

我愿意代表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决定开始并继续关于削减在欧洲的中程战区核武器的谈判表示赞赏。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发展，我们希望这一发展取得圆满的结果。我们还希望这些谈判将导致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开始，并且希望两国都不会背离它们今年所选择的道路。我们认为，目前和今后谈判所取得的成功可以促使美国和苏联放弃当前毁灭的战略，导致采取新的和平战略。这是全世界对它们的期望。

从今天起整整四个月以后，这个大厅的灯光就将熄灭，座位都将腾空，会场就要迁至纽约。现在没有必要去谈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我们大家都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并希望它获得成功。这是“第二个裁军十年”期间的第一次特别会议，它将受到亿万人的注视，他们希望这次会议能成为通向全面彻底裁军的坎坷曲折道路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为了要求裁军会议取得成功施加过这么多的压力这样说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而且为了在通向裁军的道路上取得一次真正名符其实的突破，把这么多的希望和期待集中到一个国际讲坛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方面，本委员会的这次会议负有巨大的责任。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委员会的工作的方向和节奏无疑地将反映出这种认识。

至于谈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日程问题，我国代表团大体上同意秘书处致发的第47号工作文件所列的日程。我愿意就这一阶段的有些议事日程的项目发表一点意见。

我们认为，1、2两项仍然应是最优先的项目，尽管我们在上次会议上没能成立关于这两项的工作小组。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国都不会降低他们对这样一个行动方针的希望。我们感到就这两个项目所进行的讨论和辩论已清楚地表明，它们业已完全成熟，可以拿到不同的工作小组去审议了。这一观点曾在第三十六届大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会上强调指出过，我们希望反对的建议不会重新提出来。

有人建议把1，2两项合并，但是主席昨天已好心地通知委员会，对这一建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所以1，2两项还是照旧不变。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决定是再明智不过了。

第二次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综合裁军方案。委员会将在这方面作出什么贡献呢？委员会已收到二十一国集团，一批西方国家递交的工作文件，还有上周由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递交的工作文件。以勤奋的加西亚·罗夫莱斯主席——他机智、熟练地并以多年的专业知识帮助指导着工作小组——为首的特设工作小组，已经详细地讨论了履行《综合裁军方案》的各种认识、观点、措施、时间表和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完全同意载入第CD/223号文件的工作文件，尽管这个工作文件并不是面面俱到，但它不是一个空想的方案它全面体现了持续地、不断前进地和均衡地走向全面彻底裁军的战略思想。我国代表团同样认为，光是《综合裁军方案》的通过本身并不会打开立即普遍裁军的闸门。但是，如果我们要果断地不停留地走向全面彻底裁军，这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它有助于避免“走走停停”的情况，这是过去为裁军所作的努力的特点。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是有计划地进行裁军谈判的庄严保证。

诚然，要协商出这样一种办法不可能没有困难。工作小组所进行的审议已证明了这一点。尊敬的印度大使业已阐述并澄清了本委员会内提出的一些问题。我确信他的解释会有助于工作小组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十一国集团将就第CD/223号文件没有涉及的领域提出进一步的工作文件，我可以肯定，这将有助于工作小组早日作出决定。《综合裁军方案》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必须开辟新的天地。它必然要求我们在思想方法上具有灵活性和处理问题时具有创新精神。我国代表团深信工作组具备这些品质。

议程草案第7项建议我们讨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旨在保障外层空间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一切措施，外层空间不应成为那种我们在地球上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的场所，因此我国代表团可以同意这一项目列入议程。但是，我们愿意强调指出，委员会必须给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摆在我们面前的议程以最优先的地位。在认清新的危险出现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长久以来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我们一直没法对付的严重危险。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能就第7项达成一个共同能够接受的决议，不要再进行旷日持久的辩论。

最后，我愿意谈一谈议程第8(a)项——本委员会给第二次特别会议的专题报告。我国代表团主张委员会能拨出合理和充分的时间讨论这个项目。这是一个特殊类型的报告，也是这类报告中的第一个。报告一定要为第二届特别会议审议裁军问题和裁军机构问题作出贡献。所以它不能仅仅叙述或罗列本委员会工作的成绩和失败。它必须至少作出一定程度的评价。

我们认为，这份报告应对委员会是如何履行其所被授予的职责方面提供一个清楚的轮廓。报告的形式和内容应充分地 and 准确地反映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很关心改进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问题。我们的报告应支持寻求达到这个目标的理想机构。

在我讲话结束时，请允许我发表以下的看法，即便这都是些一般化的看法。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广岛时曾讲过：“在过去，有可能毁灭一个村庄、一个城镇、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而现在则是整个行星受到威胁。这一事实终于迫使每一个人面临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从今以后，只有通过清醒的抉择和一项审慎的政策，人类才能生存”。我们参加这个委员会，是因为我们的政府作出了那样的抉择并采取了支持裁军的审慎政策。我们的使命是实现我们政府作出的抉择。这个千年期将以战争或是和平而告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对裁军进程作出贡献。我国代表团来到这里是为了协助本委员会执行它的使命，因为我们斯里兰卡希望到处都有和平，无论是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我相信这是我们委员会全体会员应尽的义务。

主席：感谢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愿祝贺你就任1982年会议第一个月的主席，匈牙利代表团将给予你充分的支持和合作。我们也要对从1981年8月初到本届会议开始时成功地担任主席的印度尼西亚的萨尼大使表示谢意。当我向我的新同事们表示欢迎时，我愿向他们保证，我的

(科米耶斯先生：匈牙利)

代表团始终愿意保持过去同他们的前任之间保持的良好关系。

到目前为止，代表们发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评价。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评价的一般调子是低沉的，充满忧虑和失望的情绪。近年来所特有的使人不安的趋势今天仍然普遍存在。国际气氛继续恶化，战争的危險在增长。旨在打乱力量均势和取得军事优势的极端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企图，已经引起另一次军备竞赛的升级，加剧了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紧张局势。这些集团的粗暴和敌对的宣传运动，他们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继续干涉以及增长的反苏主义和反共主义毒化了气氛破坏了信任，因而阻碍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冲突的解决。这一事态发展的趋向，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使限制军备和裁军谈判的进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困难。

过去这几天里，有人在本委员会大发议论，其唯一目的是转移人们对某些集团的真正意图的注意，以及歪曲长期以来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的事实。对于那些可能忘记了军备竞赛的严峻历史事实的人以及想要制造有关苏联军事威胁的恐惧的人，请允许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是哪一方在战后时期首先配备各种新武器和比种武器的新系统，是哪一方掀起了军备竞赛的新浪潮以及是哪一方被迫作出反应：

1946年美国配备了原子弹，四年之后苏联才配备。

1953年美国配备氢弹，一年之后苏联才配备；

战略轰炸机：美国1953年配备，苏联四年之后配备；

中程弹道导弹：美国1953年配备，四年之后苏联配备；

战术核武器：美国1955年配备，一年之后苏联配备；

洲际弹道导弹：美国1955年配备，两年之后苏联配备；

核潜艇：美国1956年配备，六年之后苏联配备；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1959年配备，九年之后苏联配备；

反弹道导弹：美国1960年配备，一年之后苏联配备；

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美国1964年配备，六年之后苏联配备；

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美国1970年配备，五年之后苏联配备；

巡航导弹：美国1976年配备；

中子武器：美国1981年配备。

以上列出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须加以解释的。

(科米耶斯先生, 匈牙利)

另一方面, 多边裁军谈判的历史证明,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就限制军备和裁军问题进行的认真的会谈对多边谈判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遗憾地指出, 美国停止或冻结了所有以前进行的这种会谈, 并坚持阻挠恢复会谈。由于这些会谈直接影响所有国家的安全, 匈牙利政府敦促尽早恢复苏美谈判, 尤其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

最近,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 在日内瓦重新开始了苏美就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的谈判, 我们真诚地希望谈判在最近的将来会导致所期望的结果。

由于我在此代表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 请允许我就马德里会议的重开简单说几句。尽管北约国家从一开始就企图毒化气氛, 我们仍然抱有某些希望, 希望参加会议的国家能够克服它们面临的困难。匈牙利政府认为马德里会议预期将作出的决定具有突出的意义, 这个决定将要求尽早召开有关欧洲军事缓和和裁军的会议。

拥护和平和裁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公众行动所传达的紧迫感也在上届联合国大会中表现了出来。绝大多数会员国清楚地表示它们要维护迄今取得的成果的决心以及以新的主动性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决心。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曾在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详尽地解释了我们的政府对所有重大议题的立场, 并对若干重要决议的通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 我今天仅限于谈几个我们认为在此刻特别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讨论的较后阶段, 我们将回过头来更详尽地谈谈这些问题和我们议程上的其他项目, 如果可能, 也要提出些实际的建议。

委员会占最重要优先地位的问题仍然是停止核军备竞赛, 消除核战争的威胁, 向核裁军措施作出决定性的转折的问题。联大通过的决议证明了这种紧迫性。

在三十六届联大通过的决议中, 最重大的决议之一是关于防止核浩劫的宣言。在苏联的倡议下, 大会宣告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 对此, 不可能以及“根本没有辩解理由, 更不容饶恕”。匈牙利政府的观点是, 核武器国家必须履行写入该决议中的“至高职责和直接义务”, 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诚意谈判”, 最终导致“全面消除核武器”。

过去已经提出过为数不少这种精神的提案, 如1979年本委员会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提出的一个提案。根据第CD/4号文件所载的方案, 应该毫不迟延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地就结束生产所有类型的核武器以及逐渐减少这种武器的储存直至完全销毁核武器进行认真的谈判。随后又建议应该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作为进行谈判的适当范围。我的代表团认为, 这些提案, 正如联大第 36/92 号决议确认的, 仍然是有效的、切题的和及时的。

核裁军最急迫的方面之一是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这个会议厅内的绝大多数代表团一样, 我国代表团早就主张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负责制订一项有关这个题目的条约。由于美国和联合王国的顽固立场, 三边会谈看来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恢复, 因此建立特设工作小组就更加迫切需要了。

在核裁军的领域内, 禁止核中子武器问题要求给予紧急的关注。因此, 去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提出一项提案, 要求建立一个附属机构, 其任务是为此目的制订一个国际文件。联大第 36/92 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谈判”。在我们看来, 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是那种组织体制, 1978 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提出的公约草案为其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核裁军的领域内, 匈牙利代表团还建议, 委员会应该适当注意以下问题, 如不把核武器设置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 以及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在这方面, 让我提一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外长委员会会议的讨论。会议特别强调“在欧洲大陆各部分, 包括在北欧和巴尔干半岛建立无核武器区”。就有关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问题的谈判来说, 会议的参加国都支持“最终使欧洲成为完全的无核武器区”。

关于禁止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谈判问题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 因为现正进行的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会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有关开始生产如二元化学战剂这种新一代的化学武器, 并在欧洲部署这种武器的计划的报道, 在我们的大陆和其他地方引起了严重的不安。这样的步骤可能被坏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 有关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条约的工作今年应大大加强。我们有去年担负这项任务的特设工作小组提供的可望取得很大进展的牢固基础。因此应该尽早重建这个工作小组, 适当修改它的任务范围, 应考虑到将我们的活动在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质的方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便开始至少制订未来条约中的一部分条款。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36/96B号决议在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方面至少有两点工作小组应该铭记的新内容, 该决议“吁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 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 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

裁军谈判委员会对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问题应当给予适当的注意。联大第36/89号决议请委员会“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 加紧谈判, 以期拟订一项……综合协定草案, 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考虑到我们在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的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我国代表团提议, 本委员会应该考虑今年也举行类似的会议。在这些会议的过程中, 可以考虑我们希望在最近将会建立的政府专家小组可能的任务范围。

从履行第36/89号决议第3段的观点来说, 召开此种会议也是有益的。该决议促请“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发表内容相同、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声明; 作为缔结一项关于此问题的综合协定的第一步, 并铭记着各该声明嗣后将由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核可”。本委员会可以参照所有现有的提案和未来的倡议, 考虑此种声明的具体提法。匈牙利代表团准备在较后阶段就这一方面提出较详细的意见。

关于放射性武器问题除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上的重要性以外, 我作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前主席, 对这个议题有强烈的个人的兴趣。然而, 我不想详细阐述, 只是重申我的信念, 我相信只要某些代表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在几个月之内, 本委员会就能够就这个议题达成协议。我们认为, 保护民用核设施的问题应该分别单另处理和解决, 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个重要而适时的问题。分别单另处理才能在两方面都取得成果。这也是履行联大第36/97C号决议规定的责任的方法。

根据联大第36/99号决议中的建议, 委员会今年的临时议程已经增列了一个新的项目, 匈牙利代表团充分支持列入这个项目, 并建议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决定建立一个附属机构, 负责审议和拟定一个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条约。

在我的发言未转入最后一个题目之前, 我想就一些组织事项谈一点简短的看法。与我们在去年春季会议的最初阶段所取得的成绩相反, 我们迄今未能就议程和工作计划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 甚至未能明确这样一种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不幸的是, 在建立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工作小组方面还看不到有什么可以迅速取得成果的迹象。

这确实是一种严重的现象，因为我们今年比往年更必须大大加强在谈判方面的努力。我们必须加速关于组织和程序问题的非正式讨论，充分利用由我们支配的宝贵时间，以便使我们提交第二届特别联大的报告不至于要承认我们完全无能为力。

正如我们在不同场合说过的，匈牙利政府非常重视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我们认为，这届会议应为所有国家从事裁军努力提供新的动力。它应该鼓励草拟一些现实的提案，推动就这些提案进行谈判，以及创造对解决许多问题来说十分必要的建设性的气氛。

我们盼望召开一个着重行动的会议，并要对它的成功作出贡献。我们要求保证在第一届特别联大上取得的成果得到维护和进一步发展。我们要促进维护庄严载入《最后文件》中的各项原则在此基础上，并按照《最后文件》中的行动纲领，我们要在起草和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中发挥作用，这个方案应是现实的、适当地平衡的、并能赢得公众广泛支持的方案。有关我们对这一方案的细节的立场已由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开幕会议上阐述了，因此，我就用不着在此重复了。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愿就从本届会议一开始就产生的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说几句话。某些国家政府的代表以估价国际形势为借口，竟然利用这个委员会作为进行政治谩骂的讲台。匈牙利代表团十分坚决地抵制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的一切企图，坚决驳斥有关“外部压力和宣传”的说法。

我确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也和我一样认为尤为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代表还不满足于只是对其他国家提出诽谤和指控。他们还进一步试图对其他人，包括这个会议厅中很多代表团的成员，看作是本国制度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作出裁判。

美国的罗斯托先生的发言是本委员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最蛮横的发言。他没有向我们详细描述委员会已等待很久的美国新政府的裁军政策，而是用他讲话的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对苏联和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我国代表团拒绝这种企图，它只能毒化委员会的气氛，在这个谈判桌周围的绝大多数代表准备尽最大努力取得确实成果的情况下，这种企图只会起阻碍我们工作的作用。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今天上午我们能利用的时间已经用完了。因此已登记发言的人将在明天上午继续发言。

美国代表希望行使他的答辩权，因此我请他发言。

苏联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还没有听完这次会议发言名单上全部代表的发言，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给答辩发言的机会。上星期二，你曾拒绝给一个要求在上午作答辩发言的代表团以答辩的权利。委员会昨天作出的决定说明：如果所有的在发言名单上的代表来不及在今天发言——发言名单包括的代表团有联合王国、沃大利亚、蒙古、斯里兰卡、匈牙利、巴基斯坦、加拿大、秘鲁、古巴和肯尼亚——那么，我们将根据这个发言名单于明天上午继续听他们发言，因为今天下午打算召开一个《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会议。根据我的记忆，巴基斯坦排在这个发言名单上第六位。巴基斯坦代表今天上午未能发言。因此，只有当我们听完了发言名单上从巴基斯坦代表开始的所有发言后，才能接下去行使答辩权。

主席：我想问一下，美国代表是否准备等到发言名单上的发言全部结束——换句话说，即等到明天上午，再作答辩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不愿以任何方式破坏本机构的议事程序，因为我们是打算讨论问题的。我的目的自然是对一次相当恶毒的攻击做出反应，在我对本机构的短暂记忆里，以及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对国际机构的较长的记忆里，我认为这种攻击乃是空前的。为此我很愿意对另一个代表团以那样恶毒的方式所作的指责在人们记忆犹新的时候作出回答，而且他们懂得我将回答些什么。然而，我将乐于遵守主席的裁决。

主席：谢谢你。由于时间已晚，我们现在可以休会。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大川先生（日本）：我不是在行使答辩权，而是纠正我的亲爱的朋友和最尊敬

(大川先生, 日本)

的同事科米韦斯大使刚做的发言里的——我相信肯定是出于疏忽——一个小小的差错。

对人类而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是1945年8月6日投下的。

主席：下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于明天、星期五、2月12日上午10时30分举行。紧接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将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委员会在审议的组织工作事宜。

现在休会。

下午 1 时 5 分 休 会

⌘ ⌘ ⌘ ⌘ ⌘

CD/PV.154

12 February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裁军谈判委员会

第一百五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12日星期五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M·J·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喜先生

杨明良先生

王芷芸女士

吉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 明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 尼先生

苏普拉晋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 朗:

马哈拉蒂先生

莫哈马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言雷先生

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贡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联合王国：

米德尔顿先生
奇克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谢伊小姐
冈德森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康加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贾帕尔先生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四次全体会议开始。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巴基斯坦、古巴和肯尼亚的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将在会议结束前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在这方面，我愿正式澄清昨天提出的程序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本委员会在2月9日星期二的第一百五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决定，鉴于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和2月11日星期四全体会议上将有很多人发言，因此将分别在2月11日星期四和2月12日星期五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在昨天全体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回顾了这一决定。因此，我在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前允许发言行使答辩权是正确的。

本周的情况同上周有所不同，在上周上午开始的全体会议在同一天的下午继续进行。上午的会议暂时停会，下午的会议则是上午会议的复会。因此，我在下午会议结束之前允许发言行使答辩权。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关于你的澄清，苏联代表团请求今后不要同时把两次会议的发言人列在同一份名单上。昨天公布的十人发言的名单是要包括两次会议的发言，这种做法在委员会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的。发言人名单应是一次会议的，而不是两次会议的。这份在两次会议上有十人发言的名单也造成了你刚才已澄清的误解。我请秘书处注意这个问题。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时，请允许我表示巴基斯坦代表团悲痛地获悉我们的同事迪蒙特泽莫洛大使逝世的消息。我谨请尊敬的意大利代表接受我们衷心的哀悼，并向死者家属转达我们的慰问。

我愿借此机会对我们的一位最杰出的同事、荷兰的费因大使公开表示敬意，我祝他在海牙的新的重要岗位上一切如意。我还愿向今年第一次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各国代表表示热烈欢迎。我国代表团期望同所有这些代表密切合作。

我们真诚地赞赏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在上届会议的最后一个月和本届会议的开始阶段在指导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中所起的极为重要和有效的作用。萨尼大使非常干练地履行了这一艰难的任务。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在本委员会第四届年会开始的时候，巴基斯坦代表团尤为高兴地看到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担任主席的职务。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信仰、文化和历史。我们有着共同的意愿要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训来安排我们的国家生活。我相信，我们两国将继续合作，以便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在西南亚广大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气氛。

显然，在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的基础上使那里的悲剧性冲突得到政治解决对国际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使阿富汗人民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其政府的形式，从而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三百万阿富汗难民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创造必要的条件。巴基斯坦仍然坚持实现这种政治解决办法，目前正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赞助下为此目的而进行努力。

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真诚地希望同所有的邻国一起生活在持久和平和友好的气氛之中。巴基斯坦和印度目前正在考虑缔结相互保证不侵略和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巴基斯坦极为关注目前标志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对峙和敌意气氛。显然，只有世界各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才能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也必须努力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方面，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方面取得迅速显著的进展，因为军备竞赛本身就促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

因此，巴基斯坦欢迎在日内瓦就中程核武器开始会谈，并希望谈判双方竭尽全力确保早日达成一项表明确实向核裁军取得重要进步的协议。巴基斯坦同样希望美国 and 苏联尽早同意就战略核武器开始谈判，以便真正大量裁减它们的战略武库。

这两个有内在联系的谈判对整个裁军进程取得成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谈判的双方对开始真正的裁军进程负有主要责任，这一点也是明确的。与此同时，我们绝不应忽视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将会带来的政治机会。尽管目前存在着一种冷淡的政治气氛，但是本届特别会议将会推动裁军进程的进展。我们也不应低估本委员会在确保不错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一良机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些代表在发言中建议，在今后12周内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要保证本委员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功作出最恰当的贡献，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一建议。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无疑将极大地有助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获得成功。但是取得这种进展的希望已变得暗淡了。本委员会至少应可能在本届会议上设立一个全面禁试的工作小组, 并在缔结条约方面取得某些可向特别会议汇报的进展。当然, 核裁军和禁试条约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们认为, 禁试是所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政府的近期目标, 而不是长期目标。我们最好在目前阶段就能考虑到进一步拖延缔结禁试条约将带来的危险。再次忆及停止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和横向扩散措施之间的联系也是重要的。

消极安全保证是要求本委员会达成协议以便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另一问题。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高兴的是在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巴基斯坦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决议。根据这项联大决议中提出来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准备进一步加强努力以寻求一种共同办法或共同公式, “特别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举行的会议期间审议的各种办法”。请允许我忆及, 这些办法主要包括荷兰提出的方案以及我国代表团非正式提出的三种提法。然而去年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 只有在核武器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不同立场并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关注作出更坦率、更可信的答复的条件下, 才有可能达成协议。联大呼吁“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志, 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 特别是共同公式, 达成协议”。我在此重申这一呼吁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费因大使说过: “现在轮到核武器国家来作出反应了。”我们期待着能听到这些国家作出认真的、考虑成熟的回答, 不仅仅是重复它们只是根据自己狭隘的私利和核理论所制定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欢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我们希望规定该小组新的任务范围, 使其能够开始谈判化学武器公约条文这项具体工作, 由于不断有关于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以及有关决定扩大化学武器储存并使之现代化的报道, 这项任务的目标就变得更为紧迫了。进一步拖延缔结化学武器公约或者对此采取暧昧的态度都会损害在此问题上现有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并在早就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核阴影之外又增加全面化学战争的魔影。

我国代表团准备勤奋地工作, 以便及时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完成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公约。然而, 我们完全相信瑞典的论点, 即摧毁或破坏核设施是目前为

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在放射性武器公约中必须公正地对待这一问题。本委员会不应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拟订一项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毫无意义的条约。

有人说《综合裁军方案》将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中心问题”。在干练的、经验丰富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下，为该项目设立的工作小组已经进行大量的重要的工作。然而，迄今我们尚未看到隧道尽头的光明。

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223号文件，一些西欧国家提出的第CD/205号文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2月2日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发表的议定的立场，所有这些都是到现在为止谈判中的主要观点。我国代表团在评估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观点时，满意地注意到它们自己的估计，认为“21国集团的提案大体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议定的立场是一致的……”。然而遗憾的是，21国集团的立场和西欧各国代表团的立场之间在概念和实质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

我愿借此机会详尽阐述决定21国集团立场的理论基础，并回答我们所听到的对CD/223号文件的一些批评。

《综合裁军方案》中包含的“措施”是该方案中最有实质内容的部分。《最后文件》第109段中说“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得到实现……”。第CD/223号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反映了这种一致意见。其中包括的措施是：第一，停止军备竞赛；第二，裁减军备；最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与此相对比，第CD/205号文件却只提出了第一阶段的措施。据该文件的起草国说，这些措施只限于正在进行的谈判。关于其他各阶段，该文件提出了一份以后将进行谈判的问题清单，但是并没有指出谈判的实质性内容和顺序。我们认为，如果一份方案中未能包括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所必需的一切措施，那么该方案就不算是综合方案。

有人在批评第CD/223号文件时说，该文件中提出的措施过于详细具体了。我愿提请大家注意《最后文件》第9段，其中写道“要使……裁军成为现实，就必需就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一系列具体裁军措施达成协议”。第 CD/223 号文件在许多地方重申和只是略为阐述了《最后文件》中已经一致同意的条款，尤其是第一阶段中的各项措施。通过明确提出各项谈判的目标来阐明与核裁军进程有关的《最后文件》第 50 段也许是第 CD/223 号文件这一节中唯一有实质性内容的补充。根据我们的了解，进行裁军谈判总是要有一个预定的、多少应是明确的目标。正如尊敬的印度代表在星期二所说的，如果我们让谈判者自行决定一切，那么也许就没有必要搞一份《综合裁军方案》了。有些人赞成更为含蓄地指出裁军措施，他们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综合裁军方案》应是谈判的“范围”。但是谈判的范围不应和谈判的大纲混为一谈，第 CD/205 号文件提议的是谈判的大纲。我们愿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所建议的那样，从裁军审议委员会提议的《综合裁军方案》组成部分中“得到启示”，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些“组成部分”，因为对本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正是“拟订”一份方案。总之，大多数的“组成部分”是《最后文件》中更详细反映的各种规定的提要。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各个阶段的问题，《最后文件》第 9 段中说“这项方案在经过一切必要阶段以后，应导致全面彻底裁军”。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要明确规定出方案开始应实施的措施和应以什么措施终止并不困难。需要确定的是各中期阶段的逻辑顺序。

我必须承认，我们感到十分惊奇的是第 CD/205 号文件的起草国认为在它们的方案中除了第一阶段的措施之外，无法再规定其他任何措施。事实上，该文件甚至没有考虑最后阶段，根据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综合裁军方案》的目的的含义应有的任何措施。该文件只是概括地列举了中期措施，但也没有说明其先后顺序。而在另一方面，载于第 CD/223 号文件中四个阶段的具体措施却反映了议定的裁军优先事项和从始至终的合理顺序。然而，我们并不是说这件文件就不可以改进了，或不可以对其进行与其他做法稍有不同的分类。

关于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及其各阶段时规定“时限”的做法行不通已经发表了不少的议论。从定义上说，一个方案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根据计划的顺序采取各项行动。例如：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行动纲领中就包括有时限。在第 44 段中说该行动纲领“列举今后数年应执行的具体裁军措施……”。当然，这些“今后数年”已经过去，而在执行这些措施方面却未取得多少进展；但是这并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不意味着第4.4段中提出的“时限”是“行不通的”和“不现实的”，相反，这却表明某些国家并未实践它们在《最后文件》中的庄严承诺。

因为《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的措施大体上包括了《最后文件》行动纲领中尚未执行的措施，所以执行这些措施的时限已经表明，即在今后数年内执行。我们可以对这个时限是三年、五年还是七年进行争论。此外，就连第二阶段的某些措施的时限也已经指明了。宣布八十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中列举了在十年结束时应已实施的措施。根据这些已被接受的“时限”来推断，并考虑到1962年美国 and 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的条约草案中所设想的更为雄心勃勃的阶段，21国集团已建议在二十年内分四个阶段来实施《综合裁军方案》。

当然，21国集团并没有如此不现实地相信裁军领域中“时间表的魔力和自动作用”，同样我们也不相信经济领域中的“市场魔力”。我希望，关于21国集团提出了“硬性的”或者是“不灵活的”时限的批评，是由于误解而不是故意歪曲我们的立场所致。我们曾多次指出，我们提出的《综合裁军方案》及其各阶段的时限是“提示性的”，也就是说，是表示我们认为是执行某些措施的合适时期。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措施在提示性时期并未实施，例如，有关国家之间缺乏相互的信任。但这并不是说实施措施的提示性时限是“不现实的”或是不可取的。相反，时限由于能够代表国际社会的协议的期望，它可以起促进谈判的作用。

此外，没有任何理由阻碍根据执行措施时取得的进展对方案以后各阶段的时限进行现实的调整。这将是为审查方案执行情况而建立的体制所担负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也认为“《综合裁军方案》需要有能动时间功能”，并设想了审查体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在这一问题上也许还有折中的余地。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性质，更具体地说，就是方案将使各国承担哪一类义务。巴基斯坦曾多次表示，《综合裁军方案》应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我们的主张是基于自从苏联和美国建议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陷入僵局后，提出了《综合裁军方案》以来一向对于该方案所持的观点。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再三确认对《综合裁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军万案》——该万案规定了各国担负的义务——的这种理解。例如，《最后文件》第109段中说“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我要强调‘谈判’一词）应当同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考虑到这一点，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拟定一项综合裁军万案……”。各种谈判，特别是本委员会的谈判都毫无例外地是为了达成使各国承担法律义务的协议。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曾说过“即使是那些主张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综合裁军方案》的人至今也无法指出如何在技术上实现这种约束力”。正常的程序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和通过《综合裁军万案》——就象裁军委员会会议谈判不扩散条约那种文件一样——然后在大会协商一致或大多数成员国赞同的情况下通过，并提请各国按照其本国的程序予以签署和批准。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代表团愿充分考虑其他的观点。然而，我们很怀疑一份没有规定各国执行综合方案的具体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文件是否有价值，是否有必要，仅仅“庄严”——通过《综合裁军万案》不能使各国相信其他国家会履行相互联系的责任。如果不作出明确承诺，那么《综合裁军万案》的下场也会同联合国以前通过的各项庄严声明和方案相似。硬说不会是这样，那就是相互欺骗，也许既欺骗我们自己又欺骗我们各国人民。

显然，“只有国际社会真正一致支持《综合裁军万案》，只有该方案反映了所有有关各方的安全利益时”，方案才能实施。然而，必须认识到，如今的国际社会主要是由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它们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二。它们的安全利益不仅几十年，而且几百年来都是不被重视的。如果《综合裁军万案》中设想的裁军进程要成为“现实的”进程，它必须在现在和将来都符合这些国家的安全利益。裁军进程不仅要对那些通过部署大量军备来维持均势与安全的国家提供均势与安全的保证，还必须对那些相对来说没有武装和军事上易受攻击的大多数国家提供均势与安全的保证。迟早会产生一种新的、更为平等的势力均衡，这主要不是东、西方之间的均衡，而是南、北方之间的均衡。显然裁军应是实现这种均衡应取的道路。但是如果军事强国显然不愿放弃它们的军事优势，以便维持相互间的均势和控制弱小国家，军备竞赛就很可能真正变成全球性的竞赛，它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也会变得危险得多。不幸的是，历史似乎决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扭转这一发展。这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主席：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说的友好的话。我也坚信我们两国人民将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训继续进行密切合作。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在本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在看到你马哈拉蒂大使、革命的不结盟的伊朗的代表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2月份的工作时，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我们相信，在你的指导下，委员会的工作将顺利进行，当然，无论何时你都可以指望古巴代表团进行合作。

也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萨尼大使祝贺，他在本委员会1981年工作结束时非常明智地主持本委员会的工作。

我还要和其他人一起为蒙特泽莫洛大使的逝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哀悼。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欢迎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新代表，我们希望这些新代表将有益于本委员会的工作。

古巴代表团反对在裁军领域的这一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的讲坛上提出与委员会工作的实质无关的政治问题，这对谈判毫无益处，只会延缓谈判进程和转移委员会对其真正职能的注意。

特别应该强调指出，我们最近听到的某些发言人他们被认为是在分析国际形势及其对委员会的工作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恰恰是这些人面对成千上万中美洲人民被屠杀而可耻地保持沉默。

特别是在萨尔瓦多，背离该国英雄人民的合法利益篡夺政权的、灭绝种族的军政府，在华盛顿的无条件的支持下，自1980年1月以来已经杀害了32,000多人。据报界报道，在萨尔瓦多，每九个萨尔瓦多士兵就有一个美国军官，这并非偶然。

一些发言人声称对国际形势进行估计，他们却对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挑衅性和侵略性态度保持沉默，他们支持在那个地区进行威胁性和恫吓性的军事演习，支持美国政府为反对这个地区的国家而持续进行的、非法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敌视和侵略行动。

还是这些发言的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占领纳米比亚，支持南非在南部非

洲的暴行, 他们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并吞中东领土和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侵略的行为保持沉默。

必须承认, 我们现在正在举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是在日益恶化的国际气氛中进行, 恶化的根源在于继续进行的军备竞赛和军事预算的不断增长。

国际社会已经看到某些国家如何力求继续螺旋式的军备升级; 如何不顾日益增长的舆论的谴责, 在其武库中增加各种新型武器和武器系统; 如何设计和发展新的军事概念和学说如“有限核战争”等, 这些新的军事概念和学说从长远来看只能增加核屠杀的危险; 以及它们如何推行回避国家间的合作和煽动对抗和阴谋的政策。

在此情况下, 裁军谈判极其重要,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遗余力来防止核战争危险和确保稳固持久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旨在实现核裁军的谈判。这个议题的优先地位不仅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45段中得到确认, 而且这个《最后文件》自始至终表达了防止核战争危险和实现核裁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因为它们对军备竞赛的进程和核武器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险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 武器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将继续作为本委员会工作计划的优先项目。

在这个方面, 我们在2月9日举行的上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听到一个尊敬的代表发言说, 不存在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是某种宣传的产物。

难道可能有人相信抱这种态度可以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吗?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一种从1978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倒退的情况? 怎么可能这样可耻地无视《最后文件》宣布的有关需要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一切呢?

在本委员会这里, 曾有几处提及委员会的所有参加国需要有政治意愿; 然而政治意愿不是我们这个讲坛上所能创造出来的东西; 政治意愿是我们必须从我们本国带来的东西。

本委员会从工作开始时起就必须明确我们一直赋予核裁军和核禁试的优先地位。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当审议为今年的春季会议建立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时, 必须无可争辩地考虑到这些优先事项, 因此我们坚决支持毫不拖延地建立分别处理核武器禁试事宜和核裁军事宜的两个工作小组。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考虑到它们所担负的责任, 当然都必须参加这些工作小组; 而且我们希望这些国家采取它们作为核武器国家所需要采取的态度。

也许有必要再次指出, 建立工作小组作为委员会的附属机构已被承认是一种最有效的在本讲坛内进行工作的手段。

在此方面, 我国代表团支持立即建立这样一些工作小组, 这些小组将在前几年已经开拓的就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放射性武器和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安全保证达成协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国代表团欢迎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的一开始就作出的决定, 即决定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将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指导下继续工作。这为本谈判机构能做到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出供通过的草案提供了直接的保证。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义务设法按照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开始谈判, 以便缔结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 以及起草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

尽管在未来的会议中我们对提交委员会的议题将作详细发言, 但我愿对审议这些议题的程序发表一点简短的评论。

鉴于从美国政府最近决定批准继续生产化学武器中清楚看到的化学军备竞赛的逐步升级, 起草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规定销毁化学武器现有储存的公约的需要就越来越迫切了。

去年, 相应的工作小组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今年应该继续这个进展, 以便以必要的紧迫性通过这样一项公约。

要采取防止化学武器包括二元武器的研制的紧急措施, 就需要建立一个有适当任务范围的工作小组, 使工作小组能够进行化学武器公约的实质准备工作。

我国代表团希望今年能早日对此作出决定。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关于起草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问题, 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是毫无道理的。

在联大的有关决议中, 曾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 以便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提出该项协定的条文。

特别是在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春季会议上, 制订出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将不仅符合大会的要求, 而且也将构成本委员会工作中的一种非常积极的因素。

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安全保证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应由于考虑妥协的建议而延缓它的工作, 这不会使裁军谈判委员会顺利地通过有关这一重大问题的国际文件。

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发表相同内容的声明不应被看成是我们所定的目标, 而应被看成是在通过上述文件之前可以采取的一个可能的过渡性措施。

现在我觉得需要对《综合裁军方案》的起草工作简单地谈几点意见。

首先, 在本委员会里普遍都承认, 考虑到即将来临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 《综合裁军方案》的起草工作是我们必须执行的特殊任务之一。

在特别会议上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将对裁军谈判起很大推动作用, 并能使这些谈判更有把握地引向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依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 《综合裁军方案》是一套相互联系的裁军措施, 这些措施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分一系列阶段来执行。

《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不仅应确保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取得成功, 而且也应对保持一种国家间谅解和合作的国际气候作出重大贡献, 在这种国际气候中, 国际缓和将能不断得到加强, 所有的人都将平等分享和平与安全。就这个方面而言, 我们特别强调执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我国代表团与本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国共同发起的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联大第36/92号决议中, 联合国大会不仅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加强其优先裁军问题的谈判, 而且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参加个别优先裁军问题谈判的成员加强努力, 促使这些谈判取得积极的成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我国代表团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于去年11月30日开始就限制欧洲的核武器进行谈判。

(索拉·比拉先生·蒙古)

由于我国代表团重视在本委员会范围以外进行的谈判，并且鉴于这些谈判对本委员会的谈判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认为迫切需要恢复过去就军备控制和军备限制举行的、现在毫无道理地中止了的双边和三边会谈。

恢复这些谈判不仅能使国际社会看到所有裁军谈判的一线希望，而且我们确信也将大大有助于为本委员会的工作和取得期待的成果铺平道路。

最后，我仅仅想说，我国代表团寄全部希望于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这届特别会议将于今年6月和7月在纽约举行，并将是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成立36年来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会议。

这届特别会议和1978年举行的那届特别会议相比应该前进一步，这届特别会议的结果应该促进对上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贯彻。我们的委员会对实现那个目标担负着不小的责任自不待言，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开始我们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古巴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友好地提及我的国家。

迈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因为自从委员会本届会议开始以来，我是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谨对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表示祝贺。我们对你指导我们讨论的方法表示称赞，我国代表团将给予你充分的支持和合作。

我还要对我的尊敬的朋友、印度尼西亚大使安瓦尔·萨尼作为委员会的主席自1981年8月以来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我国代表团由于我们不能控制的原因，未能出席本委员会去年夏季的会议。工作报告表明，我们错过了参加一届令人激动的会议的机会。

我还要对意大利代表团、并通过他们对已故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家属表示诚挚的哀悼。迪蒙特泽莫洛大使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一位受人尊重的前辈，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会怀念他的友谊以及他对本委员会工作所作的贡献。

本届会议开始时，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处处存在紧张状态。一切迹象都表明，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除非制止和缓和这些事态发展。本委员会不能对这些事态发展置之不理，因为它们是和我们的工作直接有关的。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保持沉默。我们认为，当主要的成员国到处宣称，甚至在本委员会中宣称要促进本委员会力求消灭的军备时，我们这里的工作是不可

(迈纳先生·肯尼亚)

能取得任何结果的。

看看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千方百计地把目前的事态发展归罪于对方，如果不是这样极度可悲的话，本来倒是一幅颇为动人的场面。我国代表同意这样的立场，即在本讲坛上提出所有导致目前世界紧张局势的问题是不合适的。我们也明白，如果现在有必要这样做的话，本委员会中的每个成员都会按自己的意愿指责不同的其他成员。但是，相互指责并不是本委员会应该发挥的作用或功能。

鉴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尊敬的美国代表团的极为重要的发言以及本周初尊敬的苏联代表所作的同样令人难忘的答复。过去三十年中它们双方在国际关系中都不能说有良好和干净记录这一不愉快的事实暂且不谈，我们感到，这两个发言中都贯穿着另一个信息，这一点本委员会的工作更为重要。我指的是关于两个阵营之间力量均势的争论。首先有人说曾经实现过力量的均势，但现在被破坏了；因此有必要生产更多的武器以纠正这一状况。接着有人否认均势被破坏，并列出了数字以支持力量均势仍然存在的说法。所声称的均势以及用来估计均势的资料都不是在国际监督或核查之下的。这两个方面是委员会工作的中心，因此提出下列问题是适当的，即气氛和时机是否适宜于由本委员会拟定一项国际核查制度，即使以后再谈监督的话。在当前的争论以及世界各地叫嚣要求扩军备战的情况下，这将是一种建设性的方针。如果我们能开始这样做的话，这就能缓和目前的形势，并有可能产生对委员会工作具有根本意义的第一个确实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我们从这两国代表团的重复发言中挑出这一主题，但我们并没有低估这些发言中其他因素的意义。举一个例来说，我们决不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应履行的基本义务。

在这第一次发言中，我只想对许多代表团已经谈到的本委员会工作问题补充几点意见。本委员会从成立至今已经三年了。令人失望的是，委员会在6月份将拿不出有关我们工作任何方面的已完成的国际条约。不论我们如何说明我们工作中的困难，或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身所作工作进行对比，都无法平息国际社会对于近四年前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时所抱希望破灭的失望心情。这决不是要否认迄今委员会花费精力所做的一切工作，而是强调有必要将准备一份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摆在最优先的地位。现在时间已经够晚了，没有必要去扩大议程或花费太多

(迈纳先生，肯尼亚)

的时间讨论程序问题，在现有的各工作小组取得进展之前，甚至也没有必要对设立新的工作小组这个热烈讨论的问题花太多的时间。作为一个代表团，我们的人力是很有限的，而且我相信其他代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因此，我国代表团促请委员会在确定工作的优先项目以及每一活动计划的时间安排时考感到这一事实。

最后，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本委员会的工作充满乐观态度和希望。我们决不因为在我们看来是国际舞台上转瞬即逝的乌云而感到灰心丧气。我们相信，我们迟早会在对裁军道路的探索中取得突破。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以我们在进行努力中从未动摇的决心继续前进。成功所必需的因素在我们看来都具备了。现在我们尚未掌握的，就是将所有这些因素集合起来的能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肯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指出，我注意到你今天上午说的关于继续昨天会议的话以及你对昨天的裁决所作的解释。

轻易地行使答辩权以推延委员会的重要工作，这不是我国代表团习惯的做法。事实上，我们一直审慎地避免发言，以节省委员会宝贵的时间。因此，我今天不屑于浪费时间去提及古巴代表刚才对我国发出的毫无根据的和可笑的指责。但是，对于蒙古代表昨天的恶毒而毫无根据的指责，我却非作一番简短答辩不可。

尊敬的蒙古代表把罗斯托先生的发言说成是“粗俗的和诽谤中伤的”，这是对于作为委员会的客人前来阐明美利坚合众国的观点的一个成员国官员进行一种人身攻击。这种攻击违反了我所了解的各种社团机构——例如本委员会——的一切礼仪规定。这不仅对于委员会的一个客人，而且对于委员会本身都是失礼。然而我却注意到，蒙古代表没有、也确实不可能驳倒罗斯托先生发言中的任何一个实质性论点。

(菲尔兹先生，美国)

蒙古代表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代表团和近日来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居然会在委员会工作的范围内提及侵略阿富汗和波兰剥夺人权的事。我实在是佩服这篇发言，它暗示说，国际社会应该不去理会这些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肯定是不去理会这些无耻的行径的。

我还想简短地澄清其他三个问题。第一，我想提醒蒙古代表——以及古巴代表——注意，美国曾一再坚决地反对可恶的种族隔离的理论，美国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美国从来没有、将来也决不会同情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事实上，我国经历过我们流血最多的战争——美国内战——为了使我国国家摆脱奴隶制的灾祸，嗣后，我国的宪法就明文规定禁止这种卑鄙的种族主义的形式，宪法还规定采取步骤保证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第二，我想指出，甚至就在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厅里讨论的时候，美国也正在积极地进行协商，以便使南部非洲地区得到和平，使纳米比亚取得独立。

最后，我为了蒙古代表的缘故回顾以下事实：美国已经在所有适当的场合谴责了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采取的行动。

我希望，不再会有人对前来委员会发表各自政府意见的官员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攻击，以此来分散对本委员会重要工作的注意。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不想让委员会成员再听一篇长篇发言，但是，关于刚才我们听到的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再次陈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听取了美国代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再次以毫无根据的指责对我国进行很多攻击。但是，如果研究一下美国代表发言的实质，大家就能发现，美国代表无法驳倒我昨天发言中的任何论点。事实上谁能否认，由美国支持和纵容的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几十年来一直是中东以及全世界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之一。就在几天前召开的紧急特别会议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定，谴责侵略者以色列及其保护者美国，这再次明确地表明，由于以色列继续进行的国际海盗活动，中东已是我们地球上局势最危险的地区之一。

谁会否认，从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得到无限的道义上——不仅仅是道义上——支持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多年来犯下了种种暴行？我们认为，来自非洲国家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的同事对这个问题是可以发表很多意见的。

蒙古代表团在昨天的发言中仅仅提到了这两个地区，那里的形势确实使人感到严重关注。但是，美国进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破坏国际合作并支持反动的独裁政权的活动，不仅仅在这两个地区。美国根据“两个中国”的理论向台湾的国民党集团运送武器，只不过是企图再制造一个世界紧张局势的温床。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亚洲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邻国。我们以前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由于美国向台湾运送武器，加剧了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远东的形势更为严重了。今天，我的古巴同事、索拉·比拉大使在发言中揭露了美国在支持拉丁美洲那些反民族的恐怖主义政权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支持萨尔瓦多政权所起的作用，该政权正在使用美国的武器、并在所谓的美国顾问的参与下大批屠杀萨尔瓦多人民。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人遭到了该政权的毒手，而这一政权只是在美国的财政、军事和政治援助下才能保持其权力。近日来，全世界都愤怒而强烈地抗议萨尔瓦多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在萨尔瓦多犯下了的非人道的恐怖罪行。最后，我们不可能无视美国继续干涉亚洲国家——其中包括伊朗——内政的行为，以及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改变这个国家事态发展方向的企图。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明显地与不使用武力、不允许扩张、不干涉各国内政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并不想谈其他那些会转移大家对委员会任务的注意力的问题，但是我重复一遍，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尊敬的美国代表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想使委员会卷入一场关于国际紧张局势根源的讨论中去，以此来制造混乱。在这一方面，我想强调指出，蒙古代表团和其他那些希望在裁军领域中取得进展的代表团一样，坚决反对将这些问题与裁军谈判、与在这些谈判中取得真正成果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向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呼吁，让本委员会来讨论那些本来就是成立委员会所应解决的问题吧。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何塞·马蒂曾经说过，语言是为了说明真理，而不是为了掩盖真理。那篇答辩中的语言与事实是矛盾的。是哪个安理会成员国否决对继续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以色列和南非实行正当的制裁？我再次声明，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本委员会不是论战的场所。我们并不害怕论战, 也不会论战面前退缩, 但我们认为, 有其他的场所可进行论战。本委员会是为谈判而设立的。出于对所有成员、其中包括对美国代表团的尊重, 现在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 苏联代表团想提及一件我们认为重要的事, 即发生在昨天的那件严重影响和干扰我们的事件。我指的是一个旁听者在开会时恐吓性地大叫。我听不懂他在叫什么, 也实在不知道他说的是那种语文, 但显然他扰乱了委员会的工作。鉴于世界上这一地区恐怖分子暴力活动的现状, 我们认为应考虑采取安全措施以保证委员会工作进行的正常条件。我不知道联合国通常对旁听者的行为是否进行任何监督。不管怎样, 我们要求秘书处采取必要的步骤保证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因为这不仅干扰本委员会的正常工作, 而且还可能一般地构成对我们坐在这张桌子旁的任何人的一种威胁。我的一些同事说, 看来这个人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可能他是偶然闯到这里来的。我们不认为这是适合病人来的地方。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主席先生, 我想表示蒙古代表团支持尊敬的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

正如你所知道的, 蒙古代表团也许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最小的一个代表团, 我们要参加许多国际会议, 包括正在召开的人权委员会会议。在那里正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每当我进入会议厅时, 我总看到两三个甚至更多的警卫人员站在那里。每次他们不仅要检查我的证章, 还要检查我个人的身份证件。因此, 昨天发生那件事后, 我要求秘书处注意这种情况, 并要求告知旁听席上的旁听者遵守秩序。

我完全支持苏联代表的发言。裁军谈判委员会当然是重要的国际讲坛, 其成员代表各国政府。我认为, 为了使本机构正常地工作, 极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主席先生, 我想提请你注意这一点, 并请秘书处也注意这一点。

贾帕尔先生 (秘书长个人代表兼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昨天, 刚发生这件不幸的事件以后, 实际上是事情还在发生的过程中, 我就派副手出去, 在警卫人员的

(贾帕尔先生, 秘书长个人代表兼裁委秘书)

协助下, 截住了那个人, 并查明了他的身份, 现在已经掌握了他的详细情况。他显然是来自法国的旅游者, 同来的有他妻子和孩子。他对这一事件表示道歉, 据查他没有携带武器。但是, 我们还是要求警卫股长加强这里的安全措施, 因为显然昨天的安全措施是不够的, 我相信他们会加强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们将要求警卫股象对人权委员会会议那样进行同样严格的安全检查。我不认为那有什么困难, 但对进入旁听席的控制肯定应更严一些。

主席: 今天, 秘书处分发了一份载有下周会议指示性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既然时间安排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讨论组织事项的结果, 因此这份时间表当然是初步的, 以后我们也许要加以调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份非正式文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 我想简单谈一点意见并提出一个建议。由于我无法控制的原因, 我2月18日星期四下午2时将离开日内瓦, 所以我将不能在那一天来此参加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你知道, 根据秘书处准备的单子, 这个会议通常是在星期四下午3时召开。我想知道, 预定在2月17日星期三下午3时召开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是否能换到2月18日星期四下午3时召开, 这样,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会议就可在2月17日星期三下午3时召开, 而不必在2月18日星期四下午3时召开。

迈纳先生(肯尼亚): 主席先生, 我注意到你说的计划可以调整的话。但我关心的是排在星期三和星期五的议程。今天的全体会议后我们预定要讨论的是设立附属机构和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你将提出一份有关未来计划的新草案, 有些议题是已经讨论过的。我希望你讲的关于计划可加调整的话是指这一特定方面的。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推迟或拖延对一些非常简单的项目作出决定。

席尔瓦先生(巴西):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对所建议的工作计划没有反对意

(席尔瓦先生, 巴西)

见, 我们的理解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计划。因为, 在这里列入了一个议程草案中的项目, 即核禁试, 这可能会意味着议程已经通过,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至少对我国代表说来议程并未通过。

主席: 正如我提到的, 时间表是初步的, 所以不存在什么问题。如果对所建议的非正式文件没有反对意见, 我们将通过这份文件。

会议决定如上。

主席: 经委员会商定, 我将在这次全体会议休会后五分钟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下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将在2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休会。

中午12时1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55

16 February 1982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第一百五十五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16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和下午3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 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观季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 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云夫人
林 成先生
冯镇耀先生
胡小笛先生

吉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 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喜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胡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莫哈马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言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登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札尔金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已沙若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伯克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冈德森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巴格巴尼·阿氏托·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吉先生

主席：我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55次全体会议开始。今天发言名单上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缅甸、阿根廷和瑞典的代表。

我们也许不可能在上午听完所有的发言，因此，将在今天下午复会，以便结束名单上的发言。紧接着我们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需要由委员会作出决定的那些组织方面的事项。

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赫德尔大使发言。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愿在发言开始时首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我向你保证，我的代表团将在你执行任务中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要向在去年8月能干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并积极地致力于筹备本届会议的印度尼西亚萨尼大使表示敬意。此外，我还要向最近参加工作的很多新的同事表示衷心的欢迎。我要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盼望保持与他们的前任曾经有过的同样良好的关系。我还愿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其他很多代表已经表示过的，对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去世的深切哀悼。

这一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当军备竞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时，人们要求本委员会履行其职责。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离现在差不了很多星期了，本委员会将向它报告自己活动的成果。

我今天的发言主要想谈两个问题：总的国际局势和它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影响；以及全面禁试和核裁军。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十分复杂的国际条件下召开其1982年的会议。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从未象现在这样面临危险。正如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春季会议的第一次会议表现出的那样，对待世界事务的两种主要方针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强烈支持的一种方针的目的是维护和平，各国互利的合作，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以及防止一场大战。这一方针赞成朝这个方向采取具体步骤继续实行缓和的政策。所有的国际问题应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方式来解决。

这种方针最近的表现之一是苏联最近就逐步裁减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提出的建议。这一建议的执行将使双方到1990年为止裁减这些武器的三分之二。我们相信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只要双方有在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基础上谈判这样一项协定的政治意志，裁减欧洲武器的日内瓦谈判就能够和应该取得成功的结果。

仅仅几天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埃里希·昂纳克先生对这项建议表示强烈的支持。他说，尽管武装过头的人发动诽谤的运动，苏联仍然与其盟国充分协商一致继续采取旨在解决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即维护和平问题的方针。在我们的委员会履行其职责时，也应以这个方针来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正在为此大力进行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对待国际事务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方针的复活。在跨入八十年代时，某些著名的集团加强其努力，力图以对抗代替缓和，以大扩军或者他们所说的“补充军备”来代替限制军备和裁军。的确，这一政策的基础是企图通过庞大的军备计划的手段来取得军事优势。人们不能不认为，这些力量是力图在物质的和宣传的领域内创造一种真正的战前局势。无论国际会议或谈判在何处——在日内瓦、马德里、维也纳或其他地方举行，缓和的敌人都大大加强他们的活动。这个政策的重要部分是最近由大西洋彼岸发动的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运动，这一运动在几天以前也引进到本委员会来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的傲慢发言是想要告诉一个主权国家应如何建立自己的社会秩序，这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友好邻国波兰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再者，这场运动的明确的企图是要使本委员会相信，波兰的内部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危机。

这些企图在不止一个方面违犯了《联合国宪章》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除了违犯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以外，也违犯了如主权原则、真诚地履行国际法义务原则和各国间合作原则等国际行动的基本准则。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态度是不可能促进国际关系中的信赖、可靠性及稳定性的。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行这种活动的一个国家，它不仅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和以色列的吞并政策，而且还正如它的政府的一位成员所宣布的，它并不排除在加勒比地区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并把中美洲看成是“它的战略考虑的核心”。不幸的是，这些还不仅仅是宣言。

去年本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以充分正当的理由，并在第一届裁^三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基础上，抵制了一些国家使委员会的活动取决于国际局势的企图，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这些国家认为从国际局势看，裁军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年，那些对近来国际局势的恶化负有责任的人又告诉我们说，在裁军和某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谓的“克制”之间应有联系。

看起来这个危险的“联系概念”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因素。首先，它意味着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国家才与裁军有关，而美国参加裁军谈判是给它们的恩惠。可是维护和平和实现裁军难道不是所有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目标吗？第二，其他国家应采取有利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则要求无限制的权利以及适合自己口味的类似冷战年代“美国主宰下的和平”的世界稳定。

在这一方面，人们不能不同意著名的美国政治家艾夫里尔·哈里曼在1981年11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他写道“代替一年以前所许诺的真正军备控制的只有关于欧洲核军备进行无止境谈判，到明年之前根本不会有关于战略军备会谈的许诺。”在日内瓦这儿最近的事件之后，我们必须要问，甚至在今年我们是否会看到该项谈判的开始呢？

十分明显，这种联系不仅阻碍裁军谈判，而且显然与《最后文件》有矛盾，该文件的第1段写道：“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真正裁军是最重要的迫切的工作。应付这个历史性的挑战，符合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可保证他们的真正安全与和平前途”。

刚刚一周之前，有人给我们上了一堂有关《联合国宪章》、国际行为和“对限制军备的作用进行现实评价”的一课。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军备控制的新方法”，核武器的“重大裁减”的议论。但是，对于国际裁军议程上这样一些优先项目，如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维护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并没有明确的承诺，也没有提到全面禁试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甚至还企图贬低这些重要问题的地位。但是这种态度符合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文字和精神吗？这是对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和筹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贡献的正确途径吗？这样一种态度要建立的是“什么和平体制”？除了玩弄词藻外，对于本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没有提出，甚至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提案。

此外，还有人企图将委员会变成谴责社会主义社会的某种法庭。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点和缺点的冗长讨论。但是我要告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诉那些热衷于在此提出这个题目的人，我们国家的人民为30多年来社会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实际上，在这一历史上短短的时间内，只有1,700万人口的一个社会主义小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主要的10个国家之一，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和很高的收入增长率。不断削减社会方案以增加军事预算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象。千百万工人失业，极少数人赚取巨额的利润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欧洲现正经历着其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多年来，华沙条约缔约国努力争取并最后争取到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去年年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外长会议重申了这一政策。出席这个会议的国家宣布：“除了防御性的理论外，它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其他的战略理论。它们不打算建立第一次打击的核能力。这种意图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它们不寻求军事优势并且永远也不会这样做。他们赞成通过实行裁军措施，确保一个较低水平的军事均势。它们赞成减少和消除在欧洲的军事对抗。出席这个会议的国家确信，军备竞赛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任何人决心要发动一场核战争，并希望获胜的话，他将会为人类召来一场核浩劫，并不可避免地在这场战争中自取毁灭。一场核战争不可能是有限的战争。”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而言，仅仅是在一周之前尊敬的美国代表提到过这一点，因此请让我告诉他，我们国家的人民根本就没有感到来自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我们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并牺牲了2,000万人的国家的威胁。对我国人民的生存的真正威胁来自西方。成千上万的核武器已经部署在我们西方邻国中。根据北约组织的计划，将在1983年及其后增加更多的核导弹。

我们仍然相信，危及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政策是不会取得成功的。目前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着的广泛的和平运动表明人民日益认识到研制和在他们的土地上由于设置新的、更尖端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带来的危险。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应该忽视这个运动。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先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生在今年年初的讲话，他强调指出：“必须使理智和善意占优势，以便拯救人类避免一场核浩劫。对于战争和和平问题的回答十分重要，以至于不能把它留给那些争取军事优势和把‘裁军’这个字变成漂亮的空话的势力来决定”。

现在让我来谈谈我们议程上的两个优先项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全面禁试。

核裁军仍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的优先项目之一。鉴于核战争的危險正在增长，如果我们要避免被卷入一场核浩劫的危險，那么在这个领域内采取有效的步骤就比任何时候更加紧迫。在这一方面，让我回顾一下第一次“支持核裁军医师”国际会议的参加者的一致看法，即为了当代和所有未来世世代代人的利益，寻求防止核战争。

苏联在第三十六届联大上提出的“关于防止核浩劫的宣言”就考虑到了我们时代的这个紧迫需要。宣言表达了旨在保卫和平的坚持不懈的路线。这一决议宣告，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并谴责任何设想首先使用核武器因而挑起核战争冒险的理论。如果所有的核武器国家接受这个宣言的思想，这就会成为防止核战争危险的一个有效步骤。请允许我回顾一下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如果没有第一次核打击，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二次或第三次核打击”。对这一宣言的一致支持会强烈地推动实现核裁军的努力，这是很合乎逻辑的。

不幸的是，看来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不能隐瞒我们对于那些企图使人类习惯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想法的一些发言的深刻忧虑。例如，我想提一下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罗斯托在今年1月的发言。他说：“对于我们来说，威慑有两个意思：它意味着制止核战争，同时对于我们最高的国家利益来说，它也意味着，保有在我们的最高利益受到常规武器进攻的威胁时，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罗斯托先生强调说：“在美国和欧洲以及在日本，很多人有时忘记了这个事实——但这终究是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是，人类不需要有威慑“能够取胜的”核战争以及任何这类的新理论。在这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发挥更积极更有效的作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用。它应履行其职责，完全按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50段，就核裁军问题毫不迟延地开始谈判。

象过去一样，我国代表团赞成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现有的一切可能性，就停止生产核武器和销毁它们的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我们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载于第CD/4号文件。

这种谈判可以由本委员会的一个适当机构来筹备，如特设工作小组或任何其他附属机构。

建立这种机构的问题可以在第CD/193号文件中提议的协商中进行审议。应该毫不迟延地恢复这些协商。协商应有助于就建立一个议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联大第36/92B号决议已为此目的赋予本委员会一项具体的任务。

在其工作的初期，这个小组可以在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的基础上，审议所有与核裁军各阶段及其暂定的内容有关的方面。此后，该小组可以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在讨论第一阶段要实施的措施内容的范围内，应该讨论停止研制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和核武器新系统的问题。

这样，第一阶段的目标就应该是停止质量方面的核军备竞赛，从而为下几个阶段的核裁军措施创造有利的先决条件。

总的来说，拟订核裁军的各个阶段应根据如下几个主要的原则：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该参加核裁军以及相应的协定的谈判；各个核武器国家参加每个阶段的措施的程度取决于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现有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性；

每个步骤应该是总的核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该方案应保证在解决与消除核武器有关的问题上采取必要的综合性的方针。每个阶段的措施可根据预定的次序逐步实施或根据一个时间表平行地实施；

这些裁军措施应得到适当的政治保证和国际法律保证的支持。

这些原则完全符合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它们不涉及到任何先决条件，其目的是在核裁军的整个过程中维持有关各方不受减损的安全。

从这些考虑出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建议规定议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组的任务范围如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的基础上拟订核裁军的各阶段，目的在于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适当的多边谈判作准备。该特设工作小组将在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第一和第二期会议结束之前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其工作的进展情况。”

核中子武器的研制强调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确信，这个项目应该继续成为我们工作中的最重要优先项目。在联合国大会上，在本委员会和其他讲坛上，每年都强调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紧迫性。不幸的是，至少有一个前三边谈判的参加国违反《最后文件》和本委员会的议程，现在宣称全面禁试不再是议事日程上的议题。这是为什么？近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也许可以这样设想，有关的国家现在比最近几年更有兴趣使用核试验来加强其军事力量，正如它们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为维持“可靠的威慑力量”所必需的。很明显，有一种既定利益就在于以这个方式排除在以下节话中所提到的那种效果。1978年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研究试制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总的来说，全面禁试很可能会排除任何新弹头的研制和过去未曾试验过的任何弹头设计的储存。因此，在全面禁试有效期间，未来战略力量的现代化可能会受到那些已经试验过、可以按照需要修改的弹头设计的影响，而且会仅限于那些弹头设计……无限期的全面禁试更可能的后果是核武器的逐步降级而不是核武器的消失。根据1964年以前的暂时停试的经验，在这段时间保有我们最好的核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使留下来的人保持高的专业水平，吸引和培训新人，都是很难的”。

我想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鉴于全面禁试的重大意义，我们吁请三边谈判的参加国立即恢复谈判并尽早获得成功的结果。现在该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延迟地进行全面禁试条约一切方面的谈判的时候了。因此，最适当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就全面禁试条约案文进行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会有适当的机会解释它们的立场并参加完成核裁军领域内的这项重要任务。

要设立的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应该考虑近年来就全面禁试问题提出的所有提案和倡议，以及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三边谈判报告。

为了促成早日建立议程项目1的特设工作小组，我们提议如下的任务范围：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进行谈判，同时考虑到所有现有的提案和未来的倡议。该特设工作小组将在委员会的1982年会议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结束前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其工作的进展情况。”

除了核裁军和全面禁试条约外，裁军谈判委员会还应讨论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问题。在这方面，委员会应执行联大第36/92K号决议，该决议明确地请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我不打算谈判这个项目。我仅表示我国代表团同意一些代表团的意见，提议立即采取步骤以便就这样一个协定的案文进行谈判。

对于不把核武器设置在目前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也应给予适当的注意。在结束讲话时，我想请主席先生作出必要安排以确保对我们的议程项目1和2进行彻底的审议。

主席：感谢你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发言。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我国代表团深切哀悼我们尊敬的意大利同事、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不幸去世。

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同所有在我之前发言的尊敬的发言人一样，最热烈地欢迎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和祝贺。我国代表团愿意在你执行艰难的任务中给予全力合作和支持。

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印度尼西亚萨尼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感激之情，感谢他对圆满结束1981年的会议所作的贡献，和他在今年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进行的努力。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在这里欢迎我们的新同事，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们，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新任代表们，他们第一次参加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

主席先生，我还要向荷兰的费因大使告别，我同他尽管在政治上有分歧，但还是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我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如蒙荷兰代表团将我的祝愿转达给费因大使，则不胜感激。

(苏伊卡先生，波兰)

主席先生，我希望我们今后两个月左右在这里继续进行的谈判将极大地促使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取得成果。我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开会接到的指示是，竭尽全力，尽可能采取建设性和灵活性的态度，以便在这里对裁军与和平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因此，我愿意首先对列入我们议程的题目进行详细的论述，因为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的意见是，这是而且应该是我们在本委员会进行讨论的实质性内容。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今后两个月在这里进行的建设性谈判应该：拟订一个《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在拟订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草案方面至少取得一些具体成就，至少着手讨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并在特设工作小组内就诸如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全面禁试条约等重大议程项目进行谈判。我愿意着重谈谈某些优先题目：

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以及无数决议和各种裁军倡议都提出就停止核军备竞赛进行具体谈判。其中有些是波兰首先提出的，它还赞助了许多别的倡议。我们决心遵照这些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办事。我们全力支持上届联大通过的第36/92^号和第36/92^号号决议的建议。更具体地说，我国代表团无条件地支持联大的要求，即在这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设立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道，积极地参加了本委员会关于这一议题的所有辩论，并积极参与了关于这个议题的相应文件的准备工作，从目前形式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之初通过的第CD/4号文件开始。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并且深信工作小组的建立是履行本委员会关于这一议题的任务下一步必须采取的前进步骤。

我支持刚才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提出的关于工作小组任务范围草案的建议。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情况也一样。本委员会不应再拖延按照过去几年联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包括最近通过的第36/84号和36/92^号号决议，建立这一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我们确实应该记住联大第36/84号决议所指出的：“……自从1972年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和科学各方面均已予充分探讨，现在只待作出……政治决定……”。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本委员会去年会议的报告和上述大会决议所强调指出的，仅仅由于两个核武器国家采取了消极态度，裁军谈判委员会无法响应建立这一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普遍愿望。这个工作小组应该毫不延迟地

(苏伊卡先生，波兰)

建立起来，应审议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力争做到早日拟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案文。

在谈到停止核军备竞赛这个复杂的问题时，我必须涉及核中子武器问题。联大在第36/92K号决议中请本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我国代表团认为，拟订这样一个公约的最合适的组织体制就是可由裁军谈判委员会建立的特设工作小组。我们有比较好的背景进行这项工作，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交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公约草案，以及关于这一议题的广泛进行的意见交换。在工作小组中还可继续深入地交换意见。

关于我们去年在工作小组中集中力量进行讨论的议程项目，我愿意就化学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谈谈我国代表团的看法。

关于化学武器问题，我们深感忧虑地注意到化学军备竞赛中危险的新动态。美国政府正准备生产新一代的化学武器，特别是二元武器。本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知道，我们至今还未能就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草案进行具体的谈判。这主要是因为至少有一个代表团所采取的态度，它主张给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规定相当有限的任务范围。现在，我们已满意地获悉，美国愿意“支持为取得禁止化学武器所作的努力”。我国代表团欢迎这样的表态，我们认为这表明美国代表团同意扩大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鉴于上述情况，我国代表团相信关于扩大任务范围的建议将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工作小组任务范围扩大以后，就将责成我们着手拟订公约草案，工作小组显然应该在本委员会最近两届会议上在非常能干的日本和瑞典两位大使担任主席时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行工作。怎样才能取得更多进展呢？大家都知道，现阶段的谈判已有可能确定会上关于许多问题意见一致和意见分歧的程度。从这一点起，本年度的工作小组就应该着手就已经趋于一致或一致同意的问题拟出公约的具体条款，并努力设法缩小那些意见仍有分歧的问题上的距离。工作小组的工作还可以交叉进行即在一段时间集中拟订具体条款，在另一段时间则集中缩小意见分歧的距离。

作为联大第36/96E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我国代表团愿意提及该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其中“吁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妨碍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谈判的行动，特别避免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并且避免将化学武器部署在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我们深信这一条款应该明确地反映在我们拟订今后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中。

(苏伊卡先生, 波兰)

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2月2日发言时,对 整个《综合裁军方案》及其个别章节,极其详细地表达了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波兰的共同意见。我没有多少要补充的,只是要再次着重强调指出,鉴于即将来临的第二届特别联大要通过这个《方案》,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都认为,《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应该由本委员会在目前这届春季会议上拟订出来。我们需要的是对谈判达成全面彻底裁军这一主要目标采取现实和真诚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尊敬的印度代表一周前在这里发表的意见。

事实上,我对讨论《综合裁军方案》的原则还要补充一点意见。我想到的是“联系”的论点。假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采取“联系”的办法,那么,我们确实就不可能制定真正的《综合裁军方案》。大家从过去的经验知道裁军谈判是一个费时间费力气过程,所以我国代表团建议,它不应联系国际生活中发生的其他事件。我们也认为这一点应该是未来《综合裁军方案》的原则之一。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前来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我们愿意和每一个代表团进行合作,因为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年一定要取得切实的进展。对于社会主义波兰的对外政策来说,最重要最迫切的目标莫过于争取持久和平与世界各国的多边合作。这一目标只有通过制止疯狂的军备竞赛以便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才能达到。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紧张局势的加剧越来越担心的原因。现在确实有使我们担心的许许多多原因。没有扑灭的国际武装冲突之火还在不断地燃烧。目前就有吞并外国领土,各种形式的外来干涉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施加压力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也看到为了制造人为的紧张中心,为了用各种借口替加强军备的政策,包括生产新式武器进行辩护而玩弄的种种花招。

就在今年这届会议的第一天,我们就在这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看到有人试图打波兰这张牌。确实,有些人在打这张牌的时候承认裁军谈判委员会不是玩这种牌的适当场所,但他们还是继续打这张牌。

我国代表团尤其感到非提出这个问题不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限于耐心地斥一切针对我国、我国政府和我国民族的荒言指责。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珍惜可贵的时间,使委员会能够进行期待它进行的工作。

(苏伊卡先生, 波兰)

表面上那些把我国事务带到这个讲坛来的人争辩说, 波兰的事情不仅仅是内部问题。据他们说, 由于波兰发生的事件降低了国际关系中信任的程度和威胁到国际安全, 这些事件妨碍所有裁军谈判的进行。

这是一种片面的、政治上有偏见的解释, 它有利于那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抓住任何把柄的人,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每一个不符合他们政治主张的行动, 把它变成他们自己采取行动的巧妙借口。现在, 我们听说对美国新的军备政策负有责任的不仅是“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取得很大优势”的苏联, 而且还有被指责为“破坏裁军谈判必不可少的国际信任气氛”的波兰。

为什么波兰应受到这样严厉的指控呢?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在波兰由宪法授权的当局完全符合宪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制定了军事管制法。代表最高民族利益所制定的军事管制法确实规定暂时取消某些宪法上保证的公民自由。但是本委员会的某些代表团团长好象没有注意到波兰政府总理1981年12月13日讲话中曾说过, “我希望大家都理解我们行动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不会走向军事政变, 走向军事独裁。这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和智慧来形成一种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在这个体制下, 武装部队将能够留在他们正当的场所——兵营中。从较长远的观点看, 波兰的任何问题都不能以武力解决;”他还说, “我向整个世界舆论讲话。我吁请理解波兰发生的特殊情况, 理解我们有必要采取的紧急措施。我们的行动不危及任何人。这些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排除内部的威胁, 从而避免对和平和国际合作造成危害。我们愿意履行已经缔结的条约和协议”。那些发言人也不去注意他们自己国家的代表早些时候说过的一些话, 那些代表出于合理的动机, 对当时处于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下的波兰的命运, 表示非常关注。在这里我要再次引用我国政府总理的话, 他去年12月24日说: “让我们每个人凭他的良心对以下问题作出坦率的回答: 波兰走向那里? 一个每天被罢工闹得四分五裂, 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笼罩在人为制造的仇恨气氛下的国家能存在多久? 我也向那些国外人士提出这个问题, 他们在大约两周以前曾劝告波兰人开始工作, 恢复秩序和纪律。今天, 同样是那些人却叫嚷对于正是为了上述目的采取的措施表示遗憾。人们可以产生这样的印象: 使波兰成为一个混乱的国家, 一个没有偿付能力的债务人, 一个欧洲的病态机体是符合某些人的利益的”。

(苏伊卡先生，波兰)

对于本委员会的某些代表团来说，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并不是唯一可靠的消息来源，谁也没有权利去了解这些消息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就在这里，在这个多边裁军谈判的机构中，我们正被指责为侵犯人权，但是有一个事实他们却避而不谈，波兰当局曾就实行军事管制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波兰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的，这一条规定，如果根据社会紧急状态有此需要，有关国家有权减少其条约义务。

有人对我们施加压力，进行讹诈和经济限制，恐吓我们，指责我们违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然而，就是这个文件庄严地宣称：“各缔约国应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平等和各自的性质，以及构成主权和包括在主权以内的权利，特别是每个国家在法律面前平等、领土完整以及自由和政治独立的权利。它们应同样尊重每个国家自由决定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以及颁布法令和规章的权利”。我倒愿意问一下，究竟是谁在违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是那个颁布他认为拯救他的国家的地位和维持欧洲稳定所不可缺少的法令的人呢，还是那个在全世界到处宣扬这种行动不合他的心意并甚至在这个会议厅中蛮横地要求按照他的意愿改变这些法令的人呢？

在这里，我们从某些代表团的发言中听到一些议论，对波兰实行军事管制法纯系波兰内部事务这一点表示怀疑。而今天，在听了罗斯托先生的发言之后，我感到对这些议论的目的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些议论的目的是在本委员会制造人为的问题，并以此为掩护，要我们相信增加军事预算、生产新式武器的理由是多么充分。“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斗争是多么重要。

是不是要我们这样来理解裁军谈判委员会，这只是一批“世界民主、正义和自由的崇高和英勇的捍卫者”，加上一个白某——“具有帝国野心的压迫者”和少数“被压迫”国家——它们被压得甚至不敢承认自己受压——组成的集团呢？其余就是一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国家，它们连谁是什么人和他想干什么都需要由“英明的自由世界”来引导和指示。

某些代表团试图把波兰局势说成一个国际问题也是为了借这个理由向我们提出

(苏伊卡先生，波兰)

忠告、指示和条件，他们认为波兰应该履行这些条件才能挽回其信用并恢复裁军谈判的良好气氛。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确的是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人们几乎禁不住要说，未经提出请求的忠告和建议，只能在自己家里提供。可是未经邀请就向别人提供忠告和建议，这就很不合适了。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中尤其重要。我国代表团既没有请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也没有请求任何其他代表团就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同什么人在波兰进行谈判提出忠告和建议。如果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这里以研究人类关系的社会学专家自居，那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不向他自己的政府就如何对付失业提出忠告或者就如何在他国内雇用“政治上可疑”分子时不搞歧视提出忠告呢？我们波兰人还清楚地记得45年前一个国家就所谓格但斯克走廊向波兰提出的忠告和指示，战后那些为奠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础起过作用的政治势力宣称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继承者。当时的波兰政府并没有听从那个“忠告”。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是有历史可查的。

我们牢记这个历史教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决主张任何国家再不要对别国提供这类指示，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在互相尊重的气氛下相互合作的原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甚至借机把我们根据宪法产生的政府称为“军事政权”。这样一个名词连他自己政府的成员都没有用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在表示希望“恢复信任气氛”的时候用的这个名词。而罗斯托先生则禁不住把我们按宪法产生的政府的总理称为“军事独裁者”。看来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恢复互相信任的做法。

我来自一个也许是贫穷的国家，而且肯定要比罗斯托先生的国家要穷得多，但是这个国家具有高度的尊严感，因此，我不愿利用回敬的权利，也不愿意在提到罗斯托先生的政府首脑时使用无礼的语言。我认为在国家的代表相互关系中是不容许使用无礼的语言的，因为，扣帽子显然表示理亏。现在我要说的是，美国代表在与委员会议程无关的问题上想教训我们时，要运用力量作为论据那是很容易的。可是，正如尊敬的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们所指出的，当他哪怕是简单地谈到议程上的项目时，要运用论据的力量对他说来可就困难得多了。

我不愿意再在与日程无关的问题上占用委员会的时间，因此，在我发言的最后部分只想简短地摘引我国政府总理沃尔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在今年1月25日波兰议会开会时发表的声明，其中提到：“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中。

(苏伊卡先生, 波兰)

我要开诚布公地讲话, 不搞外交辞令。破坏欧洲战后力量均势, 同时也是破坏世界战后力量均势的进程是在波兰开始的。为了破坏稳定局面, 取得单方面的优势, 不惜摧毁欧洲和平的基础, 即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这种策划的代价是要让波兰人付出的。这个目的在12月13日前没有能实现。现在就想用威胁、抵制和所谓制裁等手段来实现。”

我们欢迎并欣赏那些奉行现实的, 有远见的政策的政府以及那些反对强权命令, 坚决捍卫作出主权决定的权利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界人士。我们今天特别指出这一点, 我们将来也会铭记不忘。

不幸的是, 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其他国家对波兰发动了一场心理战和宣传战。还使用上经济和食品的武器。有人坚持说, 经济制裁是针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 针对救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不符合事实。归根结底这些制裁都是针对波兰人民的。是针对每一个波兰人的。制裁的目标很清楚: 要搞垮波兰的经济, 使它无法摆脱危机, 使整个国家挨饿而迫使它屈服, 挑起一场内部冲突。这就是所谓人道主义方法的措施。这是我们一定要牢记心头的教训。波兰人要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不容许在欧洲的心脏筑起使他们国家成为牺牲品的祭坛, 是因为他们至少有一次在失败前变得更聪明一点了。

伪善是不问国别的。多年来一直阻挠对南非共和国这个最大的集中营实行制裁的政府, 却毫不犹豫地波兰实行制裁。

波兰政府首脑没有要求从美国监狱里释放带着手铐的航空指挥员工会的领导人们, 波兰政府没有发表有关评价北爱尔兰尊重人权问题的声明。波兰议会并没有讨论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行的禁止持不妥观点的人担任某种工作的法令是否符合《世界人权宣言》。我们遵守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我们有权期望其他国家也遵守这一原则。某些国家对波兰由谁出来谈判或同谁进行谈判发号施令, 简直是可笑, 也完全不合时代的潮流, 这俨然是十九世纪宗主国对它们的殖民地讲话的口吻。

波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外国的最后通牒屈服。显然, 并不是每一个外国人都能了解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我们国内是有争论和冲突, 但不是任何外部力量所能解决的。

(苏伊卡先生, 波兰)

同样, 我们拒绝那种含沙射影的说法, 说我们决定实行军事管制法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 是别人授意的。有人企图散布这样的看法, 认为一个拥有一千年立国史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 一个有强大军队的国家, 竟是一个必须有人用手领着才能走路的孩子。事实真相是, 决定是我们作出的, 而且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估计作出的, 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实行的。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在反对波兰的行动中, 现在的美国政府扮演了主要组织者的角色, 而这是一个波兰同它有传统友谊联系的国家。我们不放弃美国能恢复现实主义的希望。我深信我前面引用的话是对每一个在这里谈到我国事务的人的明确答复。

在结束发言之前, 我愿意简单地再谈一下“联系”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同意许多代表团在这里对“联系”问题发表的批评意见, 并愿意重申我们的立场如下: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根据国际社会的要求, 由四年前决定的成员国家在一起, 互相尊重它们的平等和伙伴关系以及它们社会政治制度的特性和军事政治集团或不结盟运动的成员资格, 就停止军备竞赛问题和在目前这样的世界范围内达成裁军协议进行多边性谈判。在本委员会中谁也别想去教训任何人或转变任何人。我们任务重而时间不多。我完全同意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意见, 他在2月2日发言中特别指出: “……要接受联系的论点……就意味着决不可能或实际上决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裁军谈判”。至于某些想把“联系”的论点强加于本委员会的“专家们”, 我倒愿意问问他们以下的问题: 如果我们大家都运用这种方法, 而每个人都有这样做的权利, 那么我们还能不能现实国际社会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期望呢? 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有根据的, 这不仅由于我们以前的经验, 而且也由于迄今为止讨论中的某些发言看出的前景。

在和平与国际安全这个最高利益指引下, 我国代表团声明愿意积极参加使本委员会继续保持它作为谈判机构的作用的共同努力。我们愿意表达我们深刻的信念, 相信进行这样的努力现在为时还不太晚。

主席: 我谢谢你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委内瑞拉代表纳瓦罗大使发言。

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本委员会主席；我们也向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萨尼大使祝贺，祝贺他在上月会议中干练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欢迎加入我们一起进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重要工作的尊敬的同事们，并愿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我们对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逝世的慰问。

今天我们发言的意图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代表团认为应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那份文件，由于秘书处出色的协作，该文件已经有了各种工作语文的文本。

这份文件就是第CD/238号文件，题为“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的声明”，是教皇科学院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要求就这个题目进行研究的成果。

该研究报告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14名专门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编写的，当这个报告完成时，约翰·保罗二世立即将研究成果直接递送各核国家的领导人，并且通过罗马教皇使团递交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

由于该研究报告的内容，特别是由于教皇的精神权威，这项由教皇科学院所进行的研究是对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此领域所做其他研究的补充。

读过这个文件之后，我们重申我们的信念：核武器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而声称和平可以在一个这样巨大的威胁下取得也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认为要取得和平，各国人民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联合起来，而且我们认为承认这个事实将使我们能达到裁军的目标和达到人类为了全面发展而确立的其他的伟大目标。

核武器的问题是，这些武器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而且也阻碍人类的全面进展。

我们讲这些话，是想提请注意裁军和人类生活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意图是要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裁军，以便我们可以一边在本委员会里为裁军而工作，同时着眼于人类的最高理想。

最后，我要说我国代表团将在其他时间向委员会发言，以便解释我们对议程上的项目的立场。

主席：我感谢你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萨拉赫·贝大使发言。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满意地得知伊朗代表就任委员会主席职务。我衷心祝贺你并再次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充分准备好与你合作。我还要祝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萨尼大使主持我们工作的作风。我也高兴地欢迎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我们的同事们，并预祝他们在工作中一切顺利。我们从前的同事之一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已经去世；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哀悼，并且请求意大利代表团转告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家属。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代表团都同意这个看法：自从本委员会的夏季会议结束以来国际局势已经恶化了。当然，对造成恶化的原因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看来我们大家都同意对此点的讨论不需要拖长，但仍值得再次强调指出，军备竞赛与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之间是有关系的，因而也值得提出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真正目的的问题。

我们听到的周期性的发言向我们解释说，由于国际紧张局势加剧，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不得不加强其摧毁或威慑它的潜在敌手的手段。

我们也同样听到这样的言论：通常称作军备竞赛的情况只不过是合法地谋求军事均势。

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说明为什么它拒绝承认军备竞赛的不可避免性和拒绝承认追求军事均势或优势的不可避免性；二者都会导致无法接受的结论：所有真正的裁军努力都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注意到，任何一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上代表团们总要提请注意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不幸的是，我们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主要的军事国家继续挑起国际紧张局势和使军备竞赛逐步升级而受到损失。

裁军谈判委员会被许多危险所困扰。瘫痪的危险当然是最显而易见的，因为这将确认多边裁军谈判是无用的。即使本委员会在各议程项目上特别在头两项上实际上都没有取得进展，我们的工作也还没有达到这种极限阶段。

第二个危险是把本委员会变成各方相互攻击和指责的讲台。这样的态度正好与谈判相对立，而相互论战并不能取代谈判。我们不能不认为它们是一种掩饰，是对拒绝真正解决委员会议程上的基本项目的一种拙劣的掩饰。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引人注目的对抗趋势突出地表现出基于两个集团划分势力范围的国际关系体系陷入的僵局。国际和平与安全仅仅取决于两个集团之间的信任，而且人类大多数的命运与一个特定地区的命运相联系，如此看待问题的态度不能不对裁军努力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产生直接的后果。

解决争端必须涉及大国之间相互妥协的国际和平概念是危险的，因为如果这个概念行得通，它也是将缓和带来的相对好处限制在一个特定地区，而以损害世界的其他地区作为代价。

所谓的缓和时期——这个缓和仅限于政治范围并涉及建立势力均衡的企图——证明是不能维持和平的，更不能缓和军备竞赛。最不使人吃惊的是，在这个缓和期间，从质量上和数量上看军备竞赛都加剧了。

每年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尖端、越来越厉害和越来越费钱的武器在研制而无能为力。外层空间和大洋的军备竞赛正出现新的方面，这是造成紧张的另一个根源。新武器的技术带来了危险的战术性和战略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日益增加发生核灾难的可能性。看来我们正越来越远离几十年来一直列入国际组织议事日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核武库的存在现在被看成是对人类未来的最严重的威胁。核威慑战略，据说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保证，但它带有在核武器领域进行无止境的竞争的种子。这个战略不是鼓励缓和，而是加深同伴之间的不信任和煽动起两个集团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个战略支持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而且助长集团间的竞争。

更为愚蠢的是，这个政策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是对世界经济的巨大消耗，损害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际安全体系确实不能建立在核武库上，裁军努力中的任何进展无疑都将为扩大和加强真正的缓和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在描绘一幅相当可怕的国际局势情景时，目的不是要增添普遍的悲观主义；但是形势的严重性不允许我们忽略威胁着我们的危险。

对已成为我们现在日常环境一部分的军备竞赛的忧虑和关切越来越多地以共同意识到需要防止核浩劫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近几个月在许多国家举行的支持裁军的示威，是拒绝驯服地接受核威慑政策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造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危险的令人鼓舞的征兆。

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是：这种普遍的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或地理界限的抗议运动，不能被看成只是那些与现实失去联系的、偏激分子的示威。相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指望之一”，而且我们必须重视要求生活在一个无须经常惧怕发生大灾难的世界的深切合法的愿望。

这种通过越来越广泛的舆论所表达的对真正立即裁军的要求，是对那些支持裁军的国际机构的许多建议和决议的反响。在此方面，是否有必要象在我之前的许多发言人那样，回顾大会在其最近一届会议上就通过了大约50个裁军问题决议呢？

毫无疑问，本委员会的这届会议由于它举行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前夕，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我们相信本委员会并不是非要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之前完成委托给它的全部任务不可，但是我们看不出委员会如果没有任何重大成果如何能够向联大交待。

不可否认，没有积极的成果将大大降低委员会的信誉，并将引起对第一届特别会议上设立的这一机构的有效性的怀疑。然而，在开头时，这个机构似乎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五个核国家第一次坐到一张谈判桌旁；第一届特别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概略阐述了全面彻底裁军的体制并对原则、目标和优先次序也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在各个裁军领域还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

那么我们怎么能解释，经过四年的谈判，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联大的建议没有一件真正得到执行的事实呢？

不幸的是，我们只能得出一种解释，就是主要国家缺乏政治意愿和决心。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解释。我们越来越确信，政治意愿在目前阶段是真正谈判裁军措施的决定性因素。

经过三年的年会，裁军谈判委员会甚至未能开始对全面核禁试和停止军备竞赛这些最优先项目进行正式谈判，而全面核禁试和停止军备竞赛列入谈判的议程上已有二十年，对它们的各个方面也都进行过探索，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而且我们怎么能对一些核国家的妥协态度不给予严厉评价呢？这些核国家未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改变它们旨在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公保证的单方面声明，但却对无核武器国家强加进一步的义务。核武器国家对于无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对那些拒绝与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个共命运的无核武器国家对安全的关切这样漠不关心，怎么能不招致对这些核武器国家的态度的严厉评价呢？

现在既然恢复化学军备竞赛的危险已经很清楚，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合理根据拒绝给予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更具体的任务使它能就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条文进行谈判？然而我们知道由于工作小组所取得的成果，与裁军谈判委员会权限内的其他任何一个措施比起来，关于化学武器更接近于达成协议。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将《综合裁军方案》——裁军审议委员会已规定该方案的要点——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通过？由于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意见还有分歧，尽管21国集团成员国作出了努力，我们还是没有可以乐观的理由。

对于这些问题除了缺乏举行真正谈判的意愿外，我们找不出其他的答案。

事实是——而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一些国家顽固地继续认为裁军有赖于它们在世界上的使命，而不相信多边谈判的途径。

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驳斥这种概念。我们也曾强调这个事实：军事大国对保卫世界和平负有特别的责任。

为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全部担负起它在准备裁军措施方面的责任。对双边的或地区性的努力当然应给予鼓励，并且我们欢迎在这样的范围内达成的任何协议，但是，这样的努力不能取代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妨碍这个谈判机构执行其主要任务。

我国代表团确信，特设工作小组的制度是就委员会各议程项目进行实质性谈判的唯一手段。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应重新建立那四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扩大这些小组的任务范围时，它们可以按其现有任务范围立即恢复工作。我们特别想到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范围问题。

我们还非常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能在建立谈判核禁试条约和制定停止军备竞赛措施的两个工作小组问题上毫不拖延地达成协议一致意见。众所周知，这是在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裁军领域居核心地位的两个最重要的优先问题。是否需要回顾一下，去年联合国大会在其第 36/84、36/85、36/92E 和 36/92F 号决议中曾再次敦促将这两个问题的谈判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会议的优先事项未进行？

关于化学武器问题——另一个其优先次序仅次于核武器的重要问题——我们确信，由于工作小组作出的卓越的工作，如果所有参加国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都同意作出必要的相互让步，是有可能取得积极成果的。

尽管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缺乏进展，我国代表团仍认为，这个小组应继续它的工作，因为我们确信如果一些核武器国家从普遍利益的观点出发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而且考虑到无核武器国家对其安全的关切，那么就有可能达成协议。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应谋求就根据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按明确规定的阶段，进行具体裁军措施达成全面的协议。为使其有效，这个协议应采取使各国对执行已同意的措施负有义务的方式。我国代表团坚定地支持第 CD/223 号工作文件中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是现实的和建设性的。我们衷心希望能将一个协议提交第 37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通过，因为我们相信这将是给予裁军新的动力的基本要素。

最后，虽然我们不认为放射性武器问题是最优先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以真正建设性的精神考虑到各个集团的立场，在这个领域还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我国一直积极努力，争取减少集团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军事同盟及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我国代表团代表一个不结盟国家，这个国家与许多其他国家一起，保卫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从经济与社会进步中获得好处的权利以及在无须担心世界大战威胁的条件下生活的权利。

许多研究报告已经强调了发展与裁军之间的密切的依赖性联系，我们也确信，裁军与谋求和平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尽管还有困难、有障碍妨碍我们在工作中取得决定性进展，我国代表团仍然切希望，国家之间的和平、各国人民的发展以及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国际社会的理想将战胜权势和统治的诱力。

主席：我感谢你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缅甸代表貌貌季大使发言。

吴貌况季（缅甸）：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缅甸代表团对你有效地、公正地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赞赏。我国代表团相信，在你干练的主持下，工作将取得进展。

在我开始我发言的实质性部分之前，我谨对那些在我之前发言的尊敬的代表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发表友好讲话欢迎我以及和我一样最近才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其他同事。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担负起了我国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义务，并荣幸地参加了对整个人类的未来是如此重要的工作。尽管我们会遇到许多障碍和挑战，但是我们真诚地希望，本届会议期间将会取得进展，这与所有代表团投入到我们工作中的精力和努力是相称的。

在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中，有必要在某些时候估计一下形势。为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也应该象其他许多代表团自2月2日本届会议开始以来在他们发言中所做的那样，发表自己的看法。考虑到委员会即将跨进它成立以来的第二十个年头，这样做就更为必要了。我们还应该记住，现在离我们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报告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成就，我们不得不赞成其他代表自本届会议以来在这次会议桌上所发表的意见，即我们的成就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我们这么说并不是低估多年来在谈判中经过艰苦努力才达成的协议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些协议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要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终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就必须采取实质性的裁军措施。同时，我们并不是在一种静止的环境中活动。正在继续的军备竞赛的势头和力量远远超过了委员会为裁军所作的努力，正在使我们的任务更难完成。

本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尽管在技术上说是独立存在的，但对国际社会负责，它通过联大的决议与联合国保持联系，这是它工作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国际社会为我们规定的方向，我们就会象在茫茫的大海里航行一样。缩小联合国决议的重要性或低估其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不公平的。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对国际社会为我们规定的、并且在《最后文件》中体现的职权为裁军提供了一项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赞同的整体的和普遍的战略。我们

(吴貌貌季先生, 缅甸)

有义务把《最后文件》中载有的原则变成一项整体的行动纲领。第二届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段时间内我们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对于这届会议的结果关系极大。现在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履行国际社会如此迫切地希望我们履行的义务。我们还应该铭记, 谈判取得进展所必需的根本因素是各国的政治意志, 没有这种政治意志, 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不会产生多少结果。

关于国际政治气氛的恶化及其对裁军的影响, 大家已经谈论了很多了。不容置疑的是, 良好的政治气氛会产生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和信心, 这将有助于裁军谈判取得成功。反过来说, 这个逻辑也同样是成立的。大国间由于缺乏相互信任而大大扩充军事武库的行动已经成为改善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障碍, 这正是由于军备竞赛的性质以及对其重大安全利益的威胁所决定的。裁军领域中的确凿的成果反过来可创造有利于相互信任和信心的条件。因此, 国际政治气氛的恶化不应被认为是可以推延裁军谈判的理由, 特别是推延战略军备领域中裁军谈判的理由。

当今世界最为关切的是一场全面核战争是可能的, 以及为了保证人类的生存而避免这一浩劫的极端重要性。只要核武器继续存在, 其威胁就会象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悬挂在人类的头上, 并且总有可能因意外事故、错误估计或通讯方面的失误而发生核战争, 因为没有人能说控制这些武器的机器和控制这些机器的人是不会失误的。各国通过取得核武器寻求安全以及核武器越来越多的积聚, 威胁着人类的安全。由于这些原因, 核裁军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就成了裁军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倾向于缩小核战争的危险性或把解决核裁军的问题与裁军的其他方面问题混为一谈, 这是无助于世界和平和安全事业的。

限制核军备的战略组成部分是核裁军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有意义地限制战略军备竞赛能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于防止核战争危险能产生积极影响, 并有助于核裁军的进程。国际社会对于《战略军备限制条约》的批准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 由于战略理论发展方向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决定, 这些希望未能成为现实, 对此,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第36/97I号决议反映国际社会深深的关注。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声明，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占有最高优先地位，并且亟须逆转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避免核武器战争的危险。因此，在本届会议期间严肃地考虑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委员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设立一个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该小组早该设立了——将为进行核裁军具体措施的多边谈判提供一个适当的机构。

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也是委员会必须有效加以解决的一个优先项目。关于彻底停止核试验的国际谈判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早在本委员会成立之前——尽管本论坛和其他论坛都一直持续努力，但一直老是解决不了。签署《部分禁试条约》时，人们曾希望该条约将是朝向全面禁试的一步，但是这些希望没有实现，核试验，特别是核大国的核试验仍在不停地继续。人们一再强调指出，主要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试验，目的是为了使其核武库进一步尖端化。再者，核武器纵向扩散对核武器横向扩散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现在，达成一项禁试协定所需要的是主要核大国的政治意志。在这方面，回顾以下这一事实是适时的，即 1972 年秘书长曾宣布这一问题的所有技术方面已经如此充分地探讨过，现在只待作出达成最后协议的必要的政治决定。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第 36/84 号决议再次提到了这一点。

过去，委员会未能如 21 国集团建议的那样就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阻止了实质性的谈判。虽然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责任应由核武器国家承担，但所有国家都普遍关心早日缔约一项禁试条约。因此，在这样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一个多边途径寻求解决办法是最为适时的，并且设立一个拥有有效职权的特设工作小组是最为恰当的。

现在我想谈谈当前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我之前发言的许多尊敬的代表都恰当地把它说成是本委员会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国际社会急切地期待着本委员会将提出什么样的综合裁军方案。如果我们要表明我们真正无愧是一个有效的多边谈判论坛，并以解决这一最为重要的问题证明自己对裁军的义务，我们就一定不能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在我们的任务中，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如果我们要在拟定《综合裁军方案》详细内容方面取得进展，根本的途径和观点就必须协调一致。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愿意和其他代表，特别是21国集团的代表们一起，呼吁所有有关国家在共同努力制定一项可接受的综合方案的过程中表现出政治意志。

我国代表团同意21国集团的协商一致意见，即可以根据该集团提出的工作文件中载有的建议产生出有形的结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文件是根据有关本委员会工作的联大决议，特别是《最后文件》、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等制定的，这就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这些就是我们在委员会本屆会议开始之初发表的看法。当然，我们还将在本屆会议期间就这些问题以及委员会议程上的其他问题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意见。

主席：我感谢你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上午的开会时间已经用完了。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建议全体会议现在休会，下午3时继续开会。

会议于下午12时50分休会，下午3时复会。

主席：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55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委员会将听取今天发言名单上其他几位代表的发言。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卡拉萨莱斯大使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你主持本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向你保证，阿根廷共和国代表团将同你进行最充分的合作，帮助你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同时，我愿感谢印度尼西亚的萨尼大使，到本月初为止，他一直非常有效地、热诚地主持了我们的审议工作。我还愿向首次前来参加本委员会的各国代表表示欢迎，并向他们保证，阿根廷共和国代表团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上述这些话都使我感到愉快，但是我现在还要执行一次悲痛的任务，就尊敬的意大利大使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的逝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转达我国代表团的慰问。我愿请意大利代表团向意大利政府和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家属转达这些感情。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我相信，大家都已注意到，迄今为止在委员会发言中有两个共同的主题。首先，发言人都强调指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四个月之后，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国际社会将开始深入研究裁军当今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之一——裁军问题，而且国际社会必然将宣布其对这一领域中取得具体成果专门负责的机构，即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完成的任务所作出的判断。

在这场辩论中突出的第二个共同的主题，是大家普遍认识到了目前国际政治气候的恶化，并准备追究造成这种局势的责任。于是指责与反指责、批评与反驳接踵而来，而且异乎寻常的频繁。这一切已彻底改变了审议工作中的气氛，而在原则上，审议工作本应围绕我们的议题，或至少应围绕着特别是本委员会权能范围之内内的各种问题。

的确，我刚才所说的话都不是什么独创的见解，这些话只不过是强调了我们不能无视而且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使一个本应是技术性的讨论政治化，这本身并不是消极因素。裁军问题不能脱离国际事件加以解决。那些主张裁军的人，特别是那些运用其势力和影响，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裁军和安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看法必然是我们工作中的有用的因素。在任何情况下，明确了解国际形势将有助于我们避免脱离我们周围的现实，过分陷入于权限之内的问题的考虑，这个现实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如果我们不会因企图干那些不可能办到的事而感到失望的话。

可是即使一场政治辩论偶尔是有价值的话，如果这场辩论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消耗了我们的精力，成为审议中的老话题，那么它就会失去其价值。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已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衡量了在世界各地国际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事件，评估了形势，并对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做出了判断。继续这种作法将是一种重复的劳动并会产生反作用。人们希望，一旦渡过了这个也许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阶段，辩论就应回到原来的轨道，我们就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去对付我们在短期内所面临的挑战，即用我们近几年来所努力取得的微小的成绩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尽可能最大的贡献。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逃避这样一种现况。裁三谈判委员会工作的结果肯定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不会赢得热情赞扬，而这种情况在核裁军领域中就更严重了。

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优先权是毋庸置疑的。我故意用了“毋庸”一词，这是因为我国代表团，特别是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上惊奇和迷惑不解地听到某种相反的解释。

“优先”的概念意味着优先的次序和重要性。使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在内的常规武器的问题都具有优先权，但是又不在这些问题之间确立优先次序的程度，这就是使优先权的概念脱离其内容。因为如果整个范围内的问题都具有优先权，那么事实上什么问题都不具有优先权了。

我们还听到有人为了为这一立场辩护，对《最后文件》作出了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其他妥协的产物一样，在这份文件中的确有一些意义不明确的词句。但是，文件中许多词句是清楚无误的，使人无法对它们作出其他的解释。为了使发言简短起见，我就不一一援引这些字句了。总之，我们都熟悉这些内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条款，我们就必将违反对国际文件进行任何分析所需要的基本原则：诚意。

《最后文件》中确定的高于一切的优先项目，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中提出的重于一切的建议，这些文件都宣告了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迫切需要，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现实：全世界人民关注着——从每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出他们是深切的关注着——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以及能发动这种战争的武器的数量和破坏力正在不断地增长。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工作一开始，有一个问题将支配会议的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些什么？委员会议程上的所有最重要议题都是与其相联系的。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再消极不过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不仅没能就禁止核武器试验进行任何谈判，更谈不上就构成其议程第二项目的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甚至没能设法设立被认为将是最有效地进行谈判的机构，即适当的工作小组。

我们不应自欺欺人。这是最致命的一个弱点，它将影响着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效率所进行的任何苛刻的批评。虽然本委员会正在积极考虑的其他一些问题也许有更多的内在重要性，但是公众舆论认为没有问题会比核裁军更为重要，事实也正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是如此。

我们真诚地希望，裁军谈判委员在本届会议上将在这个领域中取得真正的进展。21国集团已做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了书面建议，把大家都明显地分担着的关切变成行动。现在迈出第一步还为时不晚。让我们这样行动起来，让我们开始真正谈判的进程，这正是国际社会和我们的职权对我们的要求。

正是因为“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是最高优先事项，应由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予以审议”，所以联合国大会在最近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第36/81B号决议，而上述文字正是摘自该决议中的一个前言段落。

第36/81B号决议草案是由阿根廷代表团和其他友好国家的代表团一起提出的。该决议也重复了《最后文件》中的措词。它认识到“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军备竞赛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并认识到“目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消除一场世界战争——一场核战争——的威胁”。

“意识到核武器国家的特别责任，大会在该决议第1段中“敦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于1982年4月30日以前将其确保防止核战争方面的意见、提案和具体建议提交秘书长……”。

在同一份决议的第2段中，同样要求所有其他愿意仿效的成员遵照此办理，因为“各会员国共同的责任是使后代免遭一次惨不堪言的世界战争”。但是正因为核武器国家拥有发动核战争的武器库，因此他们应首先就防止这种战争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提案。

1982年4月30日已经为时不远了。我们真诚地希望核武器国家将不无视大会同他们发出的呼吁，并确保当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讨论当代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时——肯定会进行讨论的——这一讨论能在认真的、可行的和有意义的提案基础上进行。人们似乎不可能再消极地接受那些进一步的令人失望的事了。

同样也是一致通过的大会第36/97C号和第36/99号决议授予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新的责任。虽然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规定了必须遵守的优先次序——我在上面已经提及了——但是委员会必须毫不迟疑地讨论一项不容否认地重要的新项目。为了制订出可遵循的道路，确定当务之急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有待采纳的程序，进行预备性讨论无疑是有必要的。但是主要的目标显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然还应是早日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如果本委员会的工作是进行谈判，就应把每个项目都列入议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对此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为了无休止地讨论下去。这种作法适用于我们议程上的每一个项目。迟早会在适当的时候在议程中加入一个与外层空间有关的新项目，这必定会导致设立一个最适于进行谈判的机构，即一个工作小组。

离开委员会本屆第一期会议的结果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肯定不会有太多时间可以设法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但是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份详尽具体的和真正有意义的综合裁军方案。幸运的是，该特设工作小组从一月初以来一直在经验丰富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工作小组虽然取得了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限是无情的，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努力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该工作小组及其接触小组应有更多的时间举行会议。虽然总的来说，人们对于是否所有工作小组——不论其审议工作进展如何——都应该有完全一样的工作时间这一问题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无疑应给予特别的考虑。

在适当的时候，有必要再重新审议本委员会的工作方法问题。荷兰的费因大使——我深感遗憾的是他将离开本委员会——于2月2日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些极为有趣的意见。我愿在此重申他的一点意见并对此表示支持。这一意见是：委员会需要有必要的力量供它支配以确保迅速分发全体会议逐字记录。

一场辩论就是一席对话，要使这一对话有意义，每位发言者必须能够对别人所说的话迅速作出反应。发言者分发其发言稿并不能代替几乎是立即提供的完整的逐字记录。此外，其他原因之一是，并不是所有的发言者都散发其发言稿，或者仅仅是散发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或仅仅散发以普通熟悉的语言起草的发言稿，这些都是习惯作法。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几乎是在第二天就可拿到逐字记录。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过分的苛求。

本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正在不断地得到改进。虽然程序问题不能取代实质性问题，但是前者有助于后者成功地获得解决。

委员会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必须尽快做这些工作。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的一个有效办法是简短发言。鉴于这个原因，我将不就其他议题发表意见了。留待以后再谈。

在此我只愿表示一下希望，希望本届会议的成果将会对裁军事业和即将召开的专门讨论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工作作出宝贵的贡献。这种精神将永远指导着阿根廷共和国代表团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你对我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瑞典代表 图尔森夫人发言。

图尔森夫人（瑞典）：主席先生，我对在会议的初期就作这第二次发言表示抱歉，我将力求简短。我今天发言的原因是，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尊敬的罗斯托博士在一周前代表美国代表团在其发言中谈到了《全面禁试条约》。鉴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要求现在应当终于能设立一个早该设立的、讨论议程中这个最高优先项目的工作小组，我将评论一下罗斯托博士发言中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部分。

1977年至1978年期间，有人要我们认识到，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似乎转瞬就会达成。在1977年夏天就这一问题开始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都投票赞成1977年秋季通过的大会决议，这一决议为达成该条约规定了时限。因此，在四年多后的今天，我们甚至还看不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设立一个讨论这一问题的工作小组的迹象，就不难理解这张会议桌旁许多人的失望的、甚至愤懑的心情。当然，三边筹备谈判停顿了一年半之多的事实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心情。从委员会协商一致规则产生的否决权或任意用来阻挠设立就议程项目进行工作的附属机构的程序性决定。

现在我想集中谈谈罗斯托先生一周前就此问题的发言。确实，他阐明了美国的原则立场，希望最终缔结一项禁试条约的愿望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关于途径和时间问题还缺乏一致意见。

但是我感到十分震惊的是，他接着说了下列的话：“限制试验的问题必然要在核问题的广泛范畴内加以考虑。”这一说法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立场是拒绝就《全面

(图尔森夫人, 瑞典)

禁试条约》进行谈判, 除非是在核裁军的范围内, 并作为核裁军的一个从属项目进行谈判?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是否就是美国建议在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议程中把项目1和项目2合并成一个项目的理由呢? 我高兴地注意到, 这一建议已经被撤回; 不然, 瑞典将是最坚决反对的国家之一。鉴于美国一直抵制设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并考虑到刚才援引的那句话, 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意美国的建议人们就不难预料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全面禁试问题将沉入非常复杂的核武器问题泥淖的底层, 除非到达了想象中的全面核裁军的黄金时代, 这个问题再也不会浮现的。

确实, 发言接着说, “全面禁止核试验是美国的军备控制全部长期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注意到“长期”一词, 因美国已和其他国家一而再地决定把《全面禁试条约》作为委员会议程的一个最高优先项目。但是, 很难理解把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和“核问题的广泛范畴”混为一谈的做法怎么能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一致起来呢, 特别是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序言第2段中表达的美国对《全面禁试条约》的义务。内容如下:

“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决心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谈判……”以及1968年不扩散条约的序言第10段, 内容如下:

“回顾到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各缔约国在该条约序言中所表示的谋求达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 并为此目的继续进行谈判的决心……”

在这些美国签署并批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中, 没有任何条款把《全面禁试条约》与“核问题的广泛范畴”联系起来, 相反, 却明确说明它将根据《全面禁试条约》实际情况来寻求达成该条约。美国现没有废除这些序言段落, 也没有宣布它将用新的较少约束力的办法来解释这些段落的意图。因此, 据我的看法, 美国对根据《全面禁试条约》的实际情况对此进行多边谈判是承担义务的。

我还要指出一个颇为令人吃惊的事实, 即罗斯托博士的发言中一点也没有考虑《全面禁试条约》的不扩散方面。我认为, 核扩散的危险正是这一范围内的一个主要关心的问题。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再者, 在过去, 有人反对设立全面禁试条约工作小组的一种说法是, 在三边筹备性会谈的同时进行多边谈判, 这是无益的和困难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正如我刚才提到过的, 三边谈判已经停顿了一年半了。事实上,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处在一种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处境之中——它是委员会会议中的一项最高优先项目, 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却不能就其进行谈判, 而且至今还不能进行谈判。

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两个成员一直阻挠着这个由40个国家组成的机构根据其职权和议程履行其义务所作的努力。它们反对日益强大的世界舆论, 顽固地抵制其所有要求中最为合理的要求, 那就是本机构应履行其义务并信守其承诺。

我相信, 对参加本委员会会议的绝大多数政府来说, 目前的形势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主席: 谢谢你。今天已登记的发言已发完了。波兰要求发言, 我请苏伊卡大使发言。

苏伊卡先生, (波兰): 主席先生, 我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协调员的身份作一简短发言。正如我在上次非正式会议上宣布的, 我国代表团正在准备一份工作文件, 其中包括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工作安排的一些意见, 我要求记录在案,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将向秘书处提交这份文件。

主席: 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如果没有, 我将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五分钟后召开一次委员会非正式会议, 以便继续审议那些仍未解决的安排问题。

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2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召开。
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3时50分结束。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